

增廣四書題鏡味根錄

木

告子章句下

任章章

此見禮重於會也。當論其大分不當論其一偏也。前三節是廢子為人難則不搆三節是問明廢子之心未始方教以往

見禮重子而重相以而禮為尤重蓋禮本不較而對於

禮廢則刑當於變而禮及較滅性故廢禮而此於此

臂捷處子即變之中而常自在則禮尤重若前二節廢子

為任人難則不搆三節是問明廢子之心未始方教以

往應口氣與禮前以會中重於禮中之重於禮而任人

之辨自原任人三節任人難則禮重一語以起下

以禮食二段取難耳而問禮即指會也中之禮其原後告

子甘食悅色之說來非舉禮之至二禮重亦即在會色之

有節處非外會色以論禮也蓋禮所以節飲食之流所

以防男女之淫是得也子呼此必辨之旨須公必職之或

者然廢子只道其常之禮食二段是任人說受以難之

而字虛處今論是苦取則禮重口氣不以禮食而悅色

之類不親迎是凶荒殺禮六禮未備之謂非謂不親以

其也也廢子廢子然則本子之教自不取以禮為

禮而識本充學本精不取了然於口耳但任人能害及廢

子而不能窮吾孟子各是何有使有往應口氣當虛處

不搆三節此二節先就任人之意而斷之以子本

可為本據與禮重於鉤金典起下會色之重者於禮之輕

者耳不搆三節上節順任人之意而斷之下節又任人

之害而論之上節正意猶云不搆禮與會色之本但禮

與會色之本則會色可高出於禮之上矣下節正意猶云

禮之重於會色者蓋謂其禮合親迎之禮與鉤金會倫之

會色上謂然正意在下其地即此二節俱不可露正意

二節中意可也常較重本自高耳乃引起之詞上節只

說他不搆本而齊本上非此方以禮重之定分必多齊

而後重較見口氣一節一及語勢相承說下板對稱難句

貼不若上下截講可受數處字盡出耳上節高字喻重

字句俱說本喻重本喻輕上節以高字下節以輕字言

但上言高不若下言重不若輕方不致下較重字立

謂在于上下以全與用相較則立謂二字首下句題只是

四書題鏡

日書未良錄

告子下

告子下

此見禮重於會也。當論其大分不當論其一偏也。前三節是廢子為人難則不搆三節是問明廢子之心未始方教以往

見禮重子而重相以而禮為尤重蓋禮本不較而對於

禮廢則刑當於變而禮及較滅性故廢禮而此於此

臂捷處子即變之中而常自在則禮尤重若前二節廢子

為任人難則不搆三節是問明廢子之心未始方教以

往應口氣與禮前以會中重於禮中之重於禮而任人

之辨自原任人三節任人難則禮重一語以起下

以禮食二段取難耳而問禮即指會也中之禮其原後告

子甘食悅色之說來非舉禮之至二禮重亦即在會色之

有節處非外會色以論禮也蓋禮所以節飲食之流所

以防男女之淫是得也子呼此必辨之旨須公必職之或

者然廢子只道其常之禮食二段是任人說受以難之

而字虛處今論是苦取則禮重口氣不以禮食而悅色

之類不親迎是凶荒殺禮六禮未備之謂非謂不親以

其也也廢子廢子然則本子之教自不取以禮為

禮而識本充學本精不取了然於口耳但任人能害及廢

子而不能窮吾孟子各是何有使有往應口氣當虛處

不搆三節此二節先就任人之意而斷之以子本

可為本據與禮重於鉤金典起下會色之重者於禮之輕

者耳不搆三節上節順任人之意而斷之下節又任人

半邊取全神而只說全邊則其謂方是半句題  
妙訣○因是設言一句之輕正是及跌全之本重輕在一  
物即不在全項的句後較見重乃得此謂一字神體若從  
金更說來便連上○金字一鉤字謂字字字字字字字字  
裝便不粘端○二鉤與禮會說說之說暗暗相對○風  
余節此方明折鉤較之次水上輕重說下自不必項上  
二節但應土即是齊手木於木柱等鉤全於此與以耳更  
謂金也之禮是可見不但有禮重矣也此反言以耳更  
之訓字下垂見不可以是論禮之意以上所舉其所以不  
得其半下節取其半重者而較重之此節是就他說以  
明輕重是以學字節則仲吾說以明輕重之必有常  
往應節此正應於金也何有之金不得食不得食不得  
飯死無後說不是暫時不得食不得食也不管反把金意  
說輕了反不見禮之身分則將終之子則將禮之子雖各  
接上文語氣與任人之說對亦須從說死無後說來對  
他兩字字兩字則說死雖不重於說死則不得食不  
重不重於禮處字不補出說死則不可於無後說則不  
可據以見禮之尤重○此則本末俱齊而于木字不高于  
木禮較重通均而金字重於封矣

此見金字可為求之字弟而已一音之重重為之而已矣  
句弟為耳與所不為也俱與為字及弟五下于工大也  
要有節言只在為行節言為子脈節則勉之使為末  
節止答其不必留此金字二字亦即勉為之而已之意  
此重連下五個而已矣皆直段不離之詞是射粗人說淺  
語若求理過深及及語氣○人皆二節上論金重之可為  
下是交後漢子形體為字自有工大交連來只淺說就然  
字不徒然甚○是法其可為但此處只說可為尚木即重  
為字文但說為字是做得之金統以形體來比攝指出能  
為允許之為文故個位位口長委自於位食東二語正是  
換節有禮處食東只狀其無能得禮處而為高題而  
采田食東點非何如則不可不問為之之法使有以不請  
為金重○今文的只的累字之字者也又于字者出也

寸也孰不知高之在及據哉然必自其本端之而後宜量有定也信矣任人有意偏較則此節及任人之意而喻之備云不攝禮與食  
不攝其本而但齊其末將升方寸之末於茶樓之上而方寸之末竟可使高於茶樓也○節色之本但齊禮與會色之末則會色可使高  
出禮之上矣但此正意在美節即此處勿路○本喻其輕之本分未重喻其輕重之偏較勿誤認本喻重未輕也○四書說此節以高  
色字下節以輕重言但此言高不言重下言重不言輕亦須不使下輕重字○爾辨可使二字最有味于木高於茶樓使之高也可見食  
色重於禮者使之  
重耳使非其本然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尖乘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  
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筮有重於禮者○然使有意倒置以一鉤金之少與一輿羽之多相較則金雖重以帶鉤而輕則  
以一車輿之羽而食鉤羽雖輕以一車輿而重衡以一帶鉤之金而無筮矣抑知金重則此節即任人之意而喻之備云不攝禮與食  
於羽者乃多筮齊而後輕重見上謂筮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也而何任情為也○禮之重於會色者豈謂是禮會色之謂與  
此分倫之會色之謂哉一反一順宜相承說說正意卻不可明說○筮謂二字故作反跌語以明金之本重筮雖輕則即重於鉤金而  
究竟不得因此說金輕也蓋其輕也在一鉤却不在金而其重也在一輿却不在羽○四書說金字一鉤字羽字一輿字須字字實實  
別得筮謂字說字神理出○楊子當此與上節齊者也而重字乃為中之主並提對較者非約言本末輕重兩論不乎必先  
審其本末然後可權其輕重任人於會色取根本一頭自然極重於禮取末梢一節自然極輕故要權輕重又不容本末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會同古字○禮食親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倫筮之重者也奚翅猶言  
何但言其稍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說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之禮重可廢何但會重而已  
抗鉤金升寸寸而踐此即上而節當而明言之亦不必項上說但應上節即是於于木於茶樓等鉤金於輿羽也○英則二字見禮食  
非據以論而膠正耳○禮迎直是可廢不但輕重而已正與他文字字字相應也○禮迎見論之不得其平意○爾辨以上既辨其不平之  
非下節才取一般  
半者而較其輕重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  
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終音於終終之乎踰  
樓音於樓樓之乎踰  
學處安也此二者禮色皆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致有大分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當處柱而調琴所以斷之○任人取會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會色之禮重致有大分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一視於禮之當然而已○以會為重於禮禮後及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亦將樓之乎字以重為重於禮然使  
當樓之時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女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亦將樓之乎字以重為重於禮然使  
臂必不可於可得不得不而為子及不可據之任人以存身重於禮而不知又有重於存身者任人以全倫實於禮又不知又有重

此見金字可為求之字弟而已一音之重重為之而已矣  
句弟為耳與所不為也俱與為字及弟五下于工大也  
要有節言只在為行節言為子脈節則勉之使為末  
節止答其不必留此金字二字亦即勉為之而已之意  
此重連下五個而已矣皆直段不離之詞是射粗人說淺  
語若求理過深及及語氣○人皆二節上論金重之可為  
下是交後漢子形體為字自有工大交連來只淺說就然  
字不徒然甚○是法其可為但此處只說可為尚木即重  
為字文但說為字是做得之金統以形體來比攝指出能  
為允許之為文故個位位口長委自於位食東二語正是  
換節有禮處食東只狀其無能得禮處而為高題而  
采田食東點非何如則不可不問為之之法使有以不請  
為金重○今文的只的累字之字者也又于字者出也

寸也孰不知高之在及據哉然必自其本端之而後宜量有定也信矣任人有意偏較則此節及任人之意而喻之備云不攝禮與食  
不攝其本而但齊其末將升方寸之末於茶樓之上而方寸之末竟可使高於茶樓也○節色之本但齊禮與會色之末則會色可使高  
出禮之上矣但此正意在美節即此處勿路○本喻其輕之本分未重喻其輕重之偏較勿誤認本喻重未輕也○四書說此節以高  
色字下節以輕重言但此言高不言重下言重不言輕亦須不使下輕重字○爾辨可使二字最有味于木高於茶樓使之高也可見食  
色重於禮者使之  
重耳使非其本然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鉤帶鉤尖乘重而帶鉤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  
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筮有重於禮者○然使有意倒置以一鉤金之少與一輿羽之多相較則金雖重以帶鉤而輕則  
以一車輿之羽而食鉤羽雖輕以一車輿而重衡以一帶鉤之金而無筮矣抑知金重則此節即任人之意而喻之備云不攝禮與食  
於羽者乃多筮齊而後輕重見上謂筮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也而何任情為也○禮之重於會色者豈謂是禮會色之謂與  
此分倫之會色之謂哉一反一順宜相承說說正意卻不可明說○筮謂二字故作反跌語以明金之本重筮雖輕則即重於鉤金而  
究竟不得因此說金輕也蓋其輕也在一鉤却不在金而其重也在一輿却不在羽○四書說金字一鉤字羽字一輿字須字字實實  
別得筮謂字說字神理出○楊子當此與上節齊者也而重字乃為中之主並提對較者非約言本末輕重兩論不乎必先  
審其本末然後可權其輕重任人於會色取根本一頭自然極重於禮取末梢一節自然極輕故要權輕重又不容本末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  
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會同古字○禮食親禮之輕者也饑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倫筮之重者也奚翅猶言  
何但言其稍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說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色之禮重可廢何但會重而已  
抗鉤金升寸寸而踐此即上而節當而明言之亦不必項上說但應上節即是於于木於茶樓等鉤金於輿羽也○英則二字見禮食  
非據以論而膠正耳○禮迎直是可廢不但輕重而已正與他文字字字相應也○禮迎見論之不得其平意○爾辨以上既辨其不平之  
非下節才取一般  
半者而較其輕重

往應之曰終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終則不得食則將終之乎踰  
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終音於終終之乎踰  
樓音於樓樓之乎踰  
學處安也此二者禮色皆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致有大分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當處柱而調琴所以斷之○任人取會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則會色之禮重致有大分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  
一視於禮之當然而已○以會為重於禮禮後及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亦將樓之乎字以重為重於禮然使  
當樓之時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女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亦將樓之乎字以重為重於禮然使  
臂必不可於可得不得不而為子及不可據之任人以存身重於禮而不知又有重於存身者任人以全倫實於禮又不知又有重

此見金字可為求之字弟而已一音之重重為之而已矣  
句弟為耳與所不為也俱與為字及弟五下于工大也  
要有節言只在為行節言為子脈節則勉之使為末  
節止答其不必留此金字二字亦即勉為之而已之意  
此重連下五個而已矣皆直段不離之詞是射粗人說淺  
語若求理過深及及語氣○人皆二節上論金重之可為  
下是交後漢子形體為字自有工大交連來只淺說就然  
字不徒然甚○是法其可為但此處只說可為尚木即重  
為字文但說為字是做得之金統以形體來比攝指出能  
為允許之為文故個位位口長委自於位食東二語正是  
換節有禮處食東只狀其無能得禮處而為高題而  
采田食東點非何如則不可不問為之之法使有以不請  
為金重○今文的只的累字之字者也又于字者出也

此見金字可為求之字弟而已一音之重重為之而已矣  
句弟為耳與所不為也俱與為字及弟五下于工大也  
要有節言只在為行節言為子脈節則勉之使為末  
節止答其不必留此金字二字亦即勉為之而已之意  
此重連下五個而已矣皆直段不離之詞是射粗人說淺  
語若求理過深及及語氣○人皆二節上論金重之可為  
下是交後漢子形體為字自有工大交連來只淺說就然  
字不徒然甚○是法其可為但此處只說可為尚木即重  
為字文但說為字是做得之金統以形體來比攝指出能  
為允許之為文故個位位口長委自於位食東二語正是  
換節有禮處食東只狀其無能得禮處而為高題而  
采田食東點非何如則不可不問為之之法使有以不請  
為金重○今文的只的累字之字者也又于字者出也

此見金字可為求之字弟而已一音之重重為之而已矣  
句弟為耳與所不為也俱與為字及弟五下于工大也  
要有節言只在為行節言為子脈節則勉之使為末  
節止答其不必留此金字二字亦即勉為之而已之意  
此重連下五個而已矣皆直段不離之詞是射粗人說淺  
語若求理過深及及語氣○人皆二節上論金重之可為  
下是交後漢子形體為字自有工大交連來只淺說就然  
字不徒然甚○是法其可為但此處只說可為尚木即重  
為字文但說為字是做得之金統以形體來比攝指出能  
為允許之為文故個位位口長委自於位食東二語正是  
換節有禮處食東只狀其無能得禮處而為高題而  
采田食東點非何如則不可不問為之之法使有以不請  
為金重○今文的只的累字之字者也又于字者出也



要者於是

全在吾此節中所謂舉高履之任是亦為履也服字行  
上足是祭服孝弟不孝弟字其疏上孝弟而致可唯  
之詞其就服古行說者與上在徐行上說同難就實文  
病處發論其實服古行即是孝弟之運用處即是所以為  
言安有食舉  
免死處不過從淺近處指點則見耳全要在原頭上着  
原頭合併件合原頭差件差出此入彼下及乃上及之  
之理不若林  
次是足空指  
反面不可與上及平對○舉免死字須作意但能為免  
形體字所以  
為齊補明亦好  
交得下一節上節字豈已盡此又因其留  
受業而答之然米字再上數為字豈受業道乎此則字道  
而示以當自得師道師道得不必謂然受業豈不以此言  
故他話頭大路照下不難如只當爾然見不喻理然共  
由點知言下二句方以言行不難知是了難來句自難切  
指點夫是直捷輕者○上道字豈開說這指日用管理不  
指考求求之文字却指考弟是考弟為行仁之本也註為  
理皆備四句所謂人能考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  
又在考弟外推開一步說有以釋有餘二字之義若考古  
弟則於性分字未定但作文不必說得精微及不以對曹  
文語氣亦要說得斟酌  
子歸而歸字對留字者有餘師  
對受業於門者知云子歸而考弟則子之家師告之門也  
子之室即吾之館也行止疾徐隨所為而皆道衣冠○幼  
隨所為而皆師不必師免死不必師免死不能自得  
師而師常不足能自得師而師自有餘頭說受業是師  
則歸來有餘師自道○有餘師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  
心為服師之意有餘只在隨處發見去家引去隨處皆道  
之發見依那道理做便是以道為師是道在師師在也

小年章

此見詩可以怨惟其仁孝也也適章以仁孝為主前二節因  
問而預喻以見小舟之詩為仁下二節因以而比類以見  
小舟之詩為孝能仁即為孝能見小舟意所當怨非小人  
之詩也小舟是主凱風是客身只是引証耳須知此意是  
論詩不是論年主蘭卷云平王之季可議小舟之詩無可  
議二語不列項將宜白與小舟分開看則詩教史法而不  
得公缺節正述為子之論端而此述其意見易子以為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  
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先儒陳氏曰孝弟者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秉率

是性也豈能加毫末於其善楊子曰堯舜道去而所以為之方在夫行疾徐之間非有其高難行之事皆善善用眾知  
耳陳氏就孝弟去說而極於堯舜之聖楊氏是說堯舜亦豈難為哉如長者在前行疾徐行讓步於其後此即恭敬辭讓而謂之弟使長  
者在前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明 若在後疾徐行突出於其前此即不恭敬不辭讓而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能哉持情者意者皆難於其所不為也此孝弟之道道之則吾人庸行之常推之則聖人盡性之事竟難親履九法而後有卓臺之  
化弊惟慎微五典而後有風動之休道之要孝弟而已矣何也人道之大仁義盡之仁無所不愛而愛親者仁之善長無所不敬而敬兄  
者我之實也體道之要知能盡之知無不知也知而後能盡也世入只是以不勝自阻于字把徐行後長來說你道堯舜不能為難道徐行  
知敬者之良能無不能而能堯舜者之良也 隨以長而不能為堯舜之道這此孝弟便是此而正眾人去為之意 按上節弟  
為是畏其難此不為是因其易惟大者了堯舜故視為高遠而不可為惟小者了孝弟故視為庸近而不肯為故就行止疾徐間指點出  
堯舜之道來道字即注定孝弟義 徐行後長便是委委堯舜之道即不外此可見堯舜不難為蓋人皆可能也而已矣三字緊與五出  
所不能哉相呼應 四書總論道諸庸道率於性堯舜亦人子也亦人弟也子道弟道即堯舜之道也禮誥較非以孝弟子道謂堯舜之  
道從此做出耳時說堯舜只一孝弟便了真是死於句下陶石凡為人子者各具一數華之章而二聖者為人之所能為以盡子道  
者也考之外無較華也凡為人弟者各執一親湯之禮而二聖者為人之所能為以盡弟道  
者也弟以外無較華也 上數句皆言弟不二句兼言孝弟只略承上服濟不必多生葛藤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  
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二行 之言為善為惡 弟便是惡不必推開說 皆在我而已 此節重兩子字詳曹交問

淺陋羣盜其見之時禮貌登言動多不循理戾害告之如此兩節云 堯舜不難為而為之機則在吾子子若服堯之服  
也是堯而已矣豈必形體之似先哉不然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將見衣冠一舉也言動一為之易此節言  
服也是桀而已矣豈必形體之似桀乎夫能為堯則必入於桀則必入於桀子不能也 為之在我也單說堯說該得舜  
服言行俱要切孝弟上講堯之服堯之服也徐行後長便是服堯之服言行亦然 是身而已矣云者謂即未遽舉其動之放寬之  
被以此動容周旋間離離矩刻則是伏父恭兄之意堯以安我以勉我以帝我以儒聖生惡單單之不同而油油乎孝弟則同也豈不  
慨然一先哉 說堯又說桀者見非聖即狂正以觀家上段也 陸稼書曹交來冠言動之間狂妄粗率全無孝弟氣象告以大學無  
基而厚墮告者如此欲其及而求之小學也 駕君曹交來從尺寸長短上認湯文孟字亦從來服言行上論堯舜與人說法正妙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 假館而後受業可見其求道不篤

曹交曰交今乃知堯舜之可為也得見鄒君可以假館約言見鄒君有快意假館有懷安意且假則後未必久久曰可以則此時  
館願留而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可見其求道不篤

交在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假館而後受業可見其求道不篤

子歸而求之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趙云曾文知...

近傷而節節不但... 近傷而節節不但... 近傷而節節不但...

曰夫道若大路然... 曰夫道若大路然... 曰夫道若大路然...

難知若歸而求... 難知若歸而求... 難知若歸而求...

容其以養者... 容其以養者... 容其以養者...

知而待人之... 知而待人之... 知而待人之...

長而敬生不... 長而敬生不... 長而敬生不...

事親便留... 事親便留... 事親便留...

以來求便... 以來求便... 以來求便...

此非師之於... 此非師之於... 此非師之於...

安之... 安之... 安之...

小弁章書... 小弁章書... 小弁章書...

其傳本... 其傳本... 其傳本...

升之詩無... 升之詩無... 升之詩無...

公孫丑問曰... 公孫丑問曰... 公孫丑問曰...

子齊也小弁... 子齊也小弁... 子齊也小弁...

之情也... 之情也... 之情也...

乾彼柳斯... 乾彼柳斯... 乾彼柳斯...

君子之心... 君子之心... 君子之心...

性情無... 性情無... 性情無...

既立之後... 既立之後... 既立之後...

明示以親... 明示以親... 明示以親...

謂高子才直  
門人入事孟  
子年老矣故  
稱曰聖道云  
前已有高子  
以古註齊人  
孟子弟子此  
又論詩後論  
聲樂七詩序  
亦有高子曰  
之文是亦一  
得詩者七詩  
以小弁為平  
王事致得言  
親之過大以  
所關於天下  
國家之大故  
親之過大以  
在一身者則  
為小矣又明  
孟子所主詩  
說與毛詩同  
高子亦不嘗  
不同持理理  
未精得孟子  
折言之而後  
明道為毛詩  
故空所從出  
故指註云伯  
奇之詩蓋從  
辨說

孟子孝字以証小弁之慈天性未絕猶不失為孝耳其不  
同處無論也今本文六開開說備字與親之親字王  
與與念疏之疏字及對足矣矣不志親小弁亦不志親不  
志出於齊人小弁慈親何疑不且當微重孔子以折  
告子孔子以慈親為孝必不以親親為小可知如  
此自異於萬善萬五子而慈話頭上文只說念却以慈  
字結之始知慈本於慈其慈也即其慈也其義也由其  
也題前項提開方血脈貫通

宋程章

此序古利之不可而以仁截止之孟子所學以效天下  
仁義是大本領崇仁義則功利特用其利以不利二字  
為名而揭出以說之當以說則不可句為上下二節一則  
正是不可一則必如是而後可名說只在「一轉移間以人  
之所悅所樂所係只同一概括也出彼入此即轉時大口  
而亡王國係在此不可不慎從本家源之論也

孟子之言法孟子不知也故下有何之問此題或指  
過字或指兩利字或指先字皆可作主出句  
何之二  
說開所之者欲於其端答之所者欲行其說數行字有自  
負善說善善非不富以見為主本向亦非其善亦非  
倒說而說而罷之是題之主腦須檢與下文志大意對  
意只言其相破伐耳

善開湯宮林云構構且多說其意通暢以後下不利  
之不可其指在言其不利須坐實其字其字無指而兩言  
泰有泰之不利是有其之不利則說來全在不可句但所  
以不可尚在下文疏字印註名字今日志外顯口說專  
其志取其致世之心開其說其學術之淺先揚後抑上  
下節正見言利之不可下節又以仁義換他先言先五子  
自出夫言以教之須重者不為平對仁義而後可也

利之不可不仁何必曰利應指前文止其說則不可句  
自出夫言以教之須重者不為平對仁義而後可也

利之不可不仁何必曰利應指前文止其說則不可句

利之不可不仁何必曰利應指前文止其說則不可句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  
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

越變國名道語親親之心之發也  
孟子曰但據常法以論詩而不知通古人事勢之變固其說高叟之說詩也謂小弁為怨則  
可謂怨為小人則不可何者小弁之怨所當怨者也雖知有人於此越國之人關弓而射此  
人我雖知殺人不可然不過從言談文而開導之夫關弓射人何事而道之者乃談文出之無他越人本疏我因其疏之也使其兄  
關弓而射此人則恐仇於殺人之罪當無涕泣而勸止之無他其兄本戚我因其戚之也今小弁處父兄之關  
弓小弁之怨正涕泣而道之而親愛其親之心之發也此序高子不善解詩以其未親親之仁也首是緊應中間越人其兄  
喜正於其怨取之高子乃以為小人因夫高叟之說詩也此二段作四個人看射之字指有人於此之上道之疏之二之字指  
越人下道之戚之二之字指其兄越人律說側重兄後接入小弁見與兄關弓射人一較與涕泣而道正同 孟子所謂怨與高子指怨  
親說者不同首節詭哀痛迫切意正此怨字註詭怨即是親親不分兩層 親項上成字果上親字是親愛下親字指人言仁也句就  
處發出至情根於至性不忍怨亦不容過以成他人之讒 此節宜在父子之親上發論斷安謂小弁家往傾復所繫且勿議恐礙  
下過大者也 節高子子及門人  
又事五子年老矣故孟子稱曰聖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即風為名衛有子之母不能養其室  
須有不能養其室非改嫁  
也改嫁之過不可言小  
子作此以自責也非其母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  
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石也不可磯磯激之而邊  
孟子曰人之情本無親疎而父母之過則有大小凱風雖有過然事在末行親之過小者也小弁  
而益疏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我遠倍疏之已於則子之不能容母猶水之不能容石一微而邊疏是不此見凱風不怨各有故當也雖兩  
可磯也愈疏是有怨親之心不可謂孝也不可磯是有怨親之心不可謂孝也言可磯凱風以律小弁言磯不怨各有故當也雖兩  
兩平行而起磯須重小弁當怨一邊 愈疏句項先提親已疏我一層復我云我又疏親字方有有者 磯是借字水激石是水激於  
石石指母水指子不可磯云不容也本面是水微激於石而水遠倍意即謂子微激於母而子邊倍即此見彼非喻也 上二句言處親  
之變有不同下言怨不怨之所以不同通前注不孝二字不孝就心上說與上親說仁也反對 凱風親之過大過小  
特因其絕天性之愛傷陰陽之和有甚不其其俗語乃以為一關宗社事大 止於身家事小如此說則解不當怨義矣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二而首  
言猶怨親也故本文只言至孝而詳怨義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二而首  
言猶怨親也故本文只言至孝而詳怨義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二而首  
言猶怨親也故本文只言至孝而詳怨義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宋元以道曰

三軍之士廣之及臣子由由臣子由廣之及君人凡

只行其氣必至於此其作伴一氣必也才得即即即士也

兵者下又推廣之入臣八十人非特三軍不得若仍

指三軍則破兵項脫却情情似利也以上之利字就

指兵上說若懷利以下利字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之仁義亦就構兵上說然其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下仁義字又推開說懷利以事只是私己己有所利而

為之不是將利去事也懷仁義以事只是各見得分當

為理當如是無所為而為之是不事仁義也懷守取

說字未有無德不含有德項重看是君臣二向承上一塊

趨下趨下之事而上之趨下亦在其中項補君待臣

父待子兄待弟見不但臣子弟而君父兄亦然方與相字

貼切上節項既終去二字人心必未至斯則猶不忠背

而守利未甚下節項此去利二字利有無去不盡即於

仁義律之不真去字發得醒然懷德字有精神○而節推

極說復行景象不可忘了各句向至各懷利向各懷仁義

句俱要確切而方愈移不得

居解章

此言交同而見其以禮禮不同也不見儲子以上見報不

報之異也及處于至成事也是因因而明見不見之故未

節是固疑而發成事不成事之故則各俱是儲子一邊處

守為相見伏集不成事是商事不得之節得之平陸是結

某大意在末二句正項逐漸次推明勿一口說盡為妙

於此止曰是以惡已融於晨之中故為至孝孝性於小弁

止曰惡以惡已融於晨之中故為至孝孝性於小弁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惡也善孔子嘗曰舜其至孝矣年五十猶慕及其親而不



絕光君歿身不顧女子之夫身有異天子之天天下子雖謂之過大可也假令理亂顯存下昭澤已天子之禍過不急於廣人之補過字雖謂之過小可也更足破世俗之謬

一不報也而都之任越國去見由中陸之齊使道不見故見必有義理以處此諒非為此也首其不聞見事之故而軍聞不見儲子之故則疑慮更在儲子可知

此記事立業題解答在下一有疑便使下天子之任二句只兩兩虛叙不從交互發論便不碍

意物其體文多厚也志即禮意不更兩付切切以儀字誤作禮字布曰不事若將不事義攝捨於釋禮不犯不復志句先要像不成事句只說去詞選日子以留虛處為得

解書不復志而即日不事之故項比書詞深一步方是發上文未發之意惟重積成字乃復上重志字此重成字而不更移條辨云復志此心理說成事則就外面說不復志是起念已無誠意不成事是終其始終然不成禮如此發欲引深一步之說方見實義

相與與孝子之成事意言下宜備明一云不必道破只解者如此似拘

此見原不足與論君子于孝子屢見古人以是意事孝子之去魯原無損於仁通章以仁字為主其字從仁字引出自三

孫云交際之道宜宜明昂謂之物料既漸進發復從前名實未加意辨出一五五子只隨

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說則不可

利為則不可也

文選字將言兵連禍結民田財庫使知其不利而自腹耳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

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人臣者懷自利之念以事其君凡為人子者懷自利之念以事其父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

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志者行吾軌  
之初念禮之  
所望也儀之  
於志為道而  
物遠之有儀  
矣君子猶有  
求也物無  
儀相之何其  
可哉為相處  
字是伏案不  
成之字是斷  
案不得之邪  
二句是結案

即去者之心全題可提孔子作主顯○事內人名極多不  
可備錄去又不可遺漏須得備錄然破作波瀾神  
作兩者故亦可○先名即正邪為人有為雖字樣而大  
子在二卿以下已側重為人一邊故以仁為人仁也末  
句擊按名皆未加說用單水為人一邊是仁字乃擊按  
此不必拘泥乎自為為人如舟行處各盡其力是仁  
之說然即水木以不成為入又不自成而為道來等亦  
未始不可○見所謂仁以立為濟世言孟子所謂去心  
安理當言完全在事跡上論仁故下答以仁不論去就之  
迹也將上下兩仁字作兩條者自無得○名賢即功各二  
字亦人必與君民註揚言教民已誠正君在內矣○居下  
○此辨仁不在去就之迹也以就上古人發論君子二  
句推闡不粘三子亦不可直指三子只此言高暗寓自己  
何不同向在通節最重○三子四句道以去就行事之迹  
言起以去就之心所注向言然親自趨向則已由心而趨  
向於事已不單是心故注於仁字以無私心全天理無碍  
之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不同道有三說一謂身  
以去為道尹以或去或就為道意以就為道一謂求道請  
已尹是人已以原為忠是為人一謂求道後名賢者尹忠  
是名賢者然止作二項以去與為已忠與為已就與為人  
則尹忠亦直投至有以為忠近於為己為人者分貼不甚  
清楚而以先名定後名實分配亦是戰戰時日設以非所  
以論古聖也○仁字無注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  
人固有之無私而理不當者亦有等當理而心却有私者  
故必無說存疑甚明而蒙引謂此就事上說心不可分內  
外說來是○身其純俗法名尹忠非拘時會極心固無私  
而於理亦合故皆足仁○君子亦仁一見見出處無定  
為不仁孟子謂出處無定總足仁何必問見得在仁無定  
之中因是仁名實未加而去亦足仁不必拘一道如去則  
不就就則不去也後據善云何必問只言君子一人之先  
後不必問不君子於古人不必問也水上三聖口  
氣當云以數聖人而不必問則君子一人之復先亦不必  
問也但上分明有三子者不問字面自當指不與善人

四書題鏡

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與否異學齋深察而明辨之也○利既不可則惟仁義而已矣先生若以仁義說夏之王而曰民  
罷而咸喜悅於不缺民不伐國之仁義也悅仁義則其不與於仁義凡為人臣者陳仁義之心以事其君凡為人子者懷仁義之心以  
事其父凡為人弟者為仁義之心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之相接相成去利而懷仁義也將論明明而俗厚人心而國強矣極  
不觀兵天下自無敵然而不王者未有此理也仁義未嘗不與此節申仁義正利對症之藥與上節不無不樂民為仁不踰制為  
利而利無有不害何必曰利哉故曰先生之說則不可也○義懷仁義之仁義字亦實說純是一團公心無所為而為意漸次進會  
說開去 懷仁義以事父兄只自家道理當如此便不是把仁義去事也 是君臣二句與上節皆是從上說下節下之事上而  
之接下亦在其中 於利邊有絲毫去不盡即於仁義懷之不真故又如去利二字勿畧過 仁義性所固有初聞失猶兼後來保全  
若各各為利則終去矣利本根來心只懷仁義自然去利故曰去不曰終 此相接與上相接字面雖同情狀迥別人懷利相接  
處即是相讓處懷仁義者外面相持裏面亦相接 兩節上說三軍次說臣子弟君父兄總是極言無一人不仁義以起下  
亡字

居鄒魯書○此見交際際事禮儀之至章中處守為相及居鄒魯平陸是伏案不成字是斷案  
不得之即得之平陸是結案漸次說出一口道破○問答俱側注儲子一邊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  
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任平陸趙氏曰季任君弟君朝會於鄒國季任為其國儲子齊相崇報着見  
則當報之但幣交則不報也 兩受不報此處只一側看大凡施受之道有精義焉而君子不自言也得者學者之階也而其意出  
適為兄任君處守使人以幣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禮又曾處於齊之平陸儲子亦精於幣交之事故雖有幣交  
為重通承君寵命為相亦使人以幣交於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其禮斯二事也及處於魯之平陸儲子亦精於幣交之事故雖有幣交  
別居是常居處是動處動學歸處守處守對出而言蓋君出而為君守位者不出故曰處守 既約鄒與任各國處守有章平陸與齊  
同環為相此補理此敘事書法不報者未及報也至他日則報不報分矣 蒙引報則報其意非報其物按觀下文所云物同而意異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矣

屋廬子連其也知季之處必有義理故喜其聞問也無何而他日矣孟子自鄒至任親見季子又一日自平陸至齊卻不  
有義理存焉連得聞他日二字雖言下二句其意各有一个他日一見一不見即是一報一不報矣 由鄒之任  
其間而問之矣 越國去見平陸之齊順道不見故喜得播教之際而問非謂孟子之所處有問際可議也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上為去聲下 儲子為其為相與上為去聲下 儲子為其為相與上為去聲下

若季子撫守意故舉耳 因問曰季子儲子同一幣交則宜同一見見今夫子之任往見季子及至齊不見儲子以  
字其活潑亦知孟子意不 儲子為其為相不似季子撫守君位之尊歟不然何為而不見儲子也哉 儲子為其為相不似季子撫守君位之尊歟不然何為而不見儲子也哉

在為相特設此以相探耳

君子下

同為順條條云以陸說為重蓋謂事子此不與古人相同  
已可該得一人之先復不同矣不見史之就湯約然亦先  
後之不同耶○就者是仁即去考亦是仁不可以去就平  
論（書解）二節見傳魯魯識孟子見不去亦無益比前更  
深一層若其句曰推開魯事明指孟子矣非斷魯實也下  
節孟子指處之不用必互文重覆不用已未却不着意在  
此只以亡字爾字與射字對射來二句意却亦推開說矣  
響響在不用必互文重覆合規者來才見圖保其文字無  
益於國意（晉書）此又借敬工婦女之長以例孟才無  
各定之加并不許以賢比前又暨一更昔也六句只引事  
以起下段復是為其事而有其功者是有諸內形諸外影  
子有諸內以下又推開說到賢者身上來末二句就名實  
之着見不見着上說不是全論（晉書）四句語語格高約  
約以打動孟子使下看諸內二句語雖欲動方是清指合  
款振振口角（華周）二句孫春秋史記皆無華周意之  
事經只說稍前為而投過門不入耳於單說上句只宜  
逐他未應出出其甚見華紀之而其妻為末七人虛虛實  
其妻之可傳雖不言善笑而已連絕矣（有諸四句內）  
批負言外以功某言事者已之所為功者人之所歸為其  
是即項有諸內是有才以為其事也無其功即反形諸外  
四句一正一反頂作二層者（孔子）引孔子之去魯以  
得賢賢者之難識稱孔子道自來家色齊魯之不用相同  
去魯與去魯心事均有難顯言者故眾人不知以君子原  
自難識也（不知）二句對下眾人不知而不分出知不知  
而若若果識者因與下呼應不啻而果識而分出知不知者  
一層亦說然其項先提為字運他兩子說得來論惟則極  
無定見正對對不識孟子而君子乃字亦轉得由○兩  
項人皆自以為知孔子但後為因為無德之說則之則結  
謂之不知者知者而已可用活句通之（乃孔子）二句復  
照照註及君相為是且照註又字二句作二變者但欲不  
欲須合講事講正是明孔子心事見用意愈厚厚而見  
明明夫乃指安女樂時已去去古七是相類（君子）之所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為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為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鄉儲子得之平陸

子見貼于子即全在得法不辦不知其不知其意者  
耗口中稱字)君子之所為或顯而後或顯而後或心然  
而事不然或行在此而所以行在彼此或如何得頂重  
發上句抬高君子則眾人自不識意一我己透

五霸章

此湯王道之表而各著其異通章以王字立業五霸無王  
而猶假為尊王今諸侯并不假為尊王而令大夫且專  
以借王玩而今字在古令諸侯大夫而古大夫意猶重  
○先定三個單業下乃分疏分應絕妙章法(五霸即此  
提綱之語單字且虛說三王提疏下將五霸諸侯大夫  
層遞說下三罪各以功字形起但罪霸意章等今意重頂  
注重下二段(天子即通章以天子為主天子至六師移  
之是備舉三王之制皆見極自天子出意見效以下眾征  
伐一端以著五霸無王之罪上一載以進行述職有綱而  
帶說者稍看疏下分詳此行述職之事以應說制移為  
目重在五個則字見實對在討之根只有天子作主諸侯  
不敢干方與下五霸對是故一載上承征討說下以立  
五霸罪案即述征伐而道實對之則可知矣故曰云云  
天子通四句既行述職之罪重者下復申說其事則職  
論不得預後者則者故雖帶言亦要見天子有欲自諸侯  
豈敢不省國中寫出奉令惟謹章考與先王觀事有別  
入鑑一段天子分土分民原欲治上治民項在入鑑以  
前先於一看則得力已在題前或成或成一為格嚴者勤  
一為不職者惡須寫出天子度讓諸侯不敢不恭謹先  
蒙)辭無不田之地治無不朝之田此辭治之列後復以  
才言然下格克之臣不與尊賢相混此賢與後復之別處  
讓俱於述時見讓只是責罰之本及刑地也(卷老二  
句公孫五篇後復在位承尊賢使能說此後復在位當  
作人才而列庶位說與所著之賢不同蓋對上尊賢下  
格克也(是故四句於述時述職下又申天子討二句以  
下五霸天子諸侯事論不手穩字意有也本王命令亦自  
知不可故措其謀策力以示公也名雖伐而實則討所謂  
道其法而又稱其法而實據其法置在一樓字○春句須

四書題鏡

下未能濟其民也(君子居人國能使事功見於人不能使事功必歸於己此君子不得已而盡其心也)子曰君子在  
三卿之中既非自為者比乃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善其民也意或有待於後而思然則君子之於君也先後作  
身去之又不成其為人矣是仁者非處而成己即出而救人國如此其確確無能於國也(卷老二)子曰君子在  
仁必各成一種今在三卿中已非獨善其名未加而去又不成滿世而路失擊意卻注重去邊 如此二字即上二句說○四書經所  
謂行以立功濟世言孟子所謂仁以心安理當言完全在事途上論仁 下答以仁不論去就之迹將上下兩仁字作兩樣看自不相礙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  
惡汗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  
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去聲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其  
就桀也湯也湯是有意就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也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歸之天  
命之不得已而伐之其着湯初求伊尹既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之心哉胡雲  
註引楊氏獨辨伊尹者夷不屑就惠不謂孟子曰仁安可以去就之迹論哉古有窮居士處之下位而不肯以伐之賢事人不再者伯夷  
居去惟伊尹有去又有就其心未易識 也感幣聘而就湯因湯為而就桀不用而歸湯湯復有而就桀如是凡五者伊尹也有君即  
事雖污君未嘗惡有官即居雖小而不辭者柳下惠也三子者道雖不同然其心之所趨向則一而已矣一者何也曰心無私而事合  
理之仁也蓋伯夷之去非沽名柳下惠之就非貪權伊尹之有去有就非三其德也三子但仁而不必拘於一轍然則天下後世之君  
子亦內焉心無私外焉事合上理仁而已矣何必為之於拘於一轍哉蓋可就而就就在去就去之迹仁也以上  
仁可而名實未加於上而去亦無非仁仁固論心之純雜理之是非而不論功之成否也 就說此善人發論君子二句推開作泛  
說而暗寓自己何必同句通連重慶 去就作出處看應上之為道以去就之迹言趨即去就之心所注向言然既趨向則已由  
心而趨向於事不單是心故註以無私合理兼釋仁字 不同道有三說一謂夷以去為道伊尹以或去或就為道意以就為道此項本節  
言一謂夷是自為是後名譽者伊人已兼為惠是為人俱是定名譽者此承上節解意與前說只一般又有以去與自為賤夷以就與為  
人賤伊此作并項而化三為兩亦直截隨從之 君子不必粘三子即是孟子自當問勉錫何必同矣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  
是言君子於古人不同 鍾伯敬君子身之不用以至不得已而  
去真便為世詬病而終不欲明其主之不用者斯君子用心之仁也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  
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其地學樂未赤未必能有為也)見人曰處世  
同思濟世之功實難取必昔魯繆公之時以公儀子休為相而更國之政以子柳子思為臣而分理庶職此三人者皆當世所  
謂賢人也乃當時國交侵疆宇日蹙魯見侵地也愈善以此觀之賢者原無益於人國知恐即不去仍名實無加於上下也(卷老二)  
進一層謂難不去亦未必能有為用意較暗若是句承上魯字推開說即暗指孟子 吳孫石史記云公儀休為魯相奉法循禮無所變  
更官官自正使食極者不得與下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子柳言君子道行則樂其治子思謂思結百姓得禮鄰國非復昔日之魯曰

四書未良錄

孟子卷十二

告子下

還說據古是根概 五霸而此節不見賢五霸言五霸雖

列王法猶申明天子之禁固是得王三五五霸亦是

勝今諸侯之五霸言歸於好以上詳列五霸之禁正霸定

紀禁之罪也重更在今之諸侯上 初命五臣初命春官

之事再命有他之事三命施惠之事四命執臣之事五命

曉解算王之事五集皆天子戒諸侯者桓公特申明之狀

天子以今諸侯自命是申王命向五集上於方是登壇

吉誠體贊 爾時二句賢才越是有德有德之才才是

德之用尊以位尊以祿總道彰之也 既士而士無世官

士字是已任者此以方進之士言必得真才不使不肖冒

進也是桓公語是申王命請是春秋時諸侯約諸侯語

若漢古取士之道便疏 元戎三句此請去舊舉新而又叮

嚙之詞同盟和魯宋衛鄭許曹之類十字是諸侯歸於好

非但言和好有各無犯禁務通約來意以五集相約東方

與上文關合分明示以違盟則和好不終此據諸侯以伐

諸侯之端也同盟上加一戒字是請上自於口角 長若

節今支諸侯何敢肆於為惡如此則有長之者有違之者

惡即指犯五禁長君豈是小罪正以甚違君之罪耳大夫若

未必皆違君罪君本有不長君諸侯皆犯五禁以長大夫若

違君是皆守字宜既照林注自重大 違君句違字與格

君之非的格字宜及對格字妙用無窮違字妙用亦無窮

有潛移然化意有旁引曲喻意有代為非說飾非意有不

憚及過任誇意皆違字之所必至也又須指出奸險勝行

以究其罪處字指上犯五禁亦可但寬說九淵

此詳論伐齊之外而本以事君之道正之前八節論魯事

未節責魯子有缺民道制二意時多事制不可過上玩中

間然且不可坐仁者不為復發明道制而缺民起殺人故

只帶古之末句亦重當道事出志仁又一說開口說缺民

後人雖到殺人未結歸志仁則違章當重仁字死仁可成

義或不可死仁即重缺民一邊亦未嘗不是並存之說

魯欲以此不節以事君對慎子則有難說使使慎子有

以引之也此句一五照日和事氏所代頌文為通章之案

則其死蓋

認之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晉異事見取焉 孟子曰賢人用舍國之存亡攸關何謂其無益昔百里奚初仕於虞虞公不聽其言遂與說俱亡乃其在秦秦

之末亡猶賴管維持之力也至其終不免於刑以亡刑則見賢者原非無益亦作推開說謂管維持在不用上國是隱舍齊王之

者則以用賢之本身也豈賢者無益於人國乎 不能用以見己之所以去有然此處只以亡字斷言與前字對鐵尚未及去齊之意

孟子差稱五霸此獨稱秦之功不過為治于解制置註案

不過一霸佐而有關於興亡如此說勝於美者乎此是言外意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

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

未當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華士 聖豹術善謳 聖豹術善謳 聖豹術善謳 聖豹術善謳

之術地在西 華周杞梁人之皆善謳 華周杞梁人之皆善謳 華周杞梁人之皆善謳 華周杞梁人之皆善謳

此譏季休濟無功未足為賢也 此又曰賢者固有益於人國而無功不足以為賢也昔王豹善謳居於淇水之上淇在河西而凡河

死而哭之哀由是道學子國俗大以匹夫匹婦之微一哭一哭之末喻由己及人表端影正如此可見大凡才德形諸外

苟謂有諸內已為其事其故不形諸外而無其功者未嘗見之也是故今日特無賢者耳有賢者則因其外而識其內因其功而識其

事人人識之豈難也亦必識之也此又借歌工婦女之長以例孟子無名實之加并不得為賢也 王豹以強化河西而善歌以歌化齊右

今并無其人安望其有益於國此即西人之名實處 左傳禮記皆無華周杞梁而說之者亦據高唐邊門不入耳 變國俗

謂國人之皆善於夫婦之倫此又西人之名實處 自昔者以下四句舉列國復舉周梁之說項一播高說使對面打動孟子 內

以抱覆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項有諸內無其功即反一正作而履看集解此四句尚是基本上豹駒等推開以起下

是故無賢者也乃直刺孟子末又以一有字及跌見其果無 孔子祀梁死其 妻迎其絕於路而哭之哀 左傳齊侯使華周杞梁饋死之殯即梁也

與平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齊

作者上至全神四射方與說說道與後者有引

兩上以利害言下以是非言天下事論利害尤須論

見其語氣聲氣相承事下而然且不可言但各明各子

數語方於明不可退則此且虛說此則句不推舉承不

可過來然沈則語氣正從一識逐有然且六字未見所

是者不勝不有或不可斗既一戰而勝由勝遂者兵而

不可則真不識也本條辨

吾明古二節此與下節以分

封之定制唯之上從天子說到諸侯以下下節言魯

之始封以起下節通制天子一段本意是說他不可過

此却先說不可不及正見先王之用周而為之制既無不

及自不得而史過也天子段只是引起文或而意是諸侯

邊類相與於社會同不可況宗廟而單上祭祀

獨舉二公從魯代齊起見齊一邊詳說即例更魯亦可

周公太公項伯高重伯封周公是成王封太公是武王

侯作一時事

今齊二節上節言已有上土地且在所指

是水上定制說來下節言未有之而湯決不可取又經帶

秋氏一筆仁者不為難進出仁字却在通例上論以發明

不可旁分因未句而及重舉民也責從前倍制意輕斥

目下起制意重當起下重節君子節承上意以有慎

于見事者不在立一時之功功方別得起務引而巳

字此不是說論事君之道說個道便見王制不當行說個

仁便見從人之大忌須對對伐齊不說諸通仁應當道為

有理脈

大夫孔子遂行季子以為為內者國不足道以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人但知為為無禮

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尚欲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其明決

則季之所為豈地之所能識哉

魯之燔肉不須於是孔子之行不特規規當當時不知孔子者以為孔子之行為燔肉不至也其自以為為孔子者以為燔肉之

所在孔子之行為無禮也此兩說者其不知者固不知其知者亦非真知乃孔子之意以為使因受女樂而去則燔肉之失設若無

故而則又非出處之宜故不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明燔肉之細過行使君相之罪既派於無辜而在己之亦不為燔肉

無由也其見幾明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大夫孔子遂行季子以為為內者國不足道以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人但知為為無禮

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尚欲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其明決

則季之所為豈地之所能識哉

魯之燔肉不須於是孔子之行不特規規當當時不知孔子者以為孔子之行為燔肉不至也其自以為為孔子者以為燔肉之

所在孔子之行為無禮也此兩說者其不知者固不知其知者亦非真知乃孔子之意以為使因受女樂而去則燔肉之失設若無

故而則又非出處之宜故不知受女樂之大過去而以不明燔肉之細過行使君相之罪既派於無辜而在己之亦不為燔肉

無由也其見幾明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名實加於上此提出不特學到王豹解駒等亦非百里奚俛柳子思并庚尹忠等可比乃其去也

此見富強之臣不可用全為損人君而發者今之所謂及本節可見不似前章節有人臣也或事君者或以上二節是臣來節也若俱非又條辨云者本節道字字皆是以上臣下則文相須以由此道成之路也常思君臣說而我為思是臣以此引其君而所謂長臣是君又以此是其君不辦不志則君之所辦所志者此富強也來富強則臣之所富所強者亦此富強也上求下應其間若君如此彼則君臣亦然已成戰國時君氣被君以為長臣臣以此為君不過可以得天下耳然古今有上下下下而可一朝居天下者其來二句亦是大概說不必指定君此意無人看道 此章道與仁俱對愛民說 而民賊則有在積臣暴然不恤民窮上見復在窮兵燹武不恤民命上見則令節由字變字引俱指君說道與俱指指富強說雖與之二句是說君及朕不能一朝其其福之說說更君一邊須出不可以民賊為長臣意

白土章

此斥輕賊而示以申道須以先齊付一之道提起作主中五節言輕稅之不可行未節言申道之不可見、當時厚以何實察之甚在輕稅意甚不美但得輕稅與重年厚故未相形言之 子之五節言二節在兵馬路道而借問以治之歸道而向虛實空照中國之實一人照二十版一為下節作引子正意澤澤勿忘大勝三節明都道不可行於中國而借問以折之目所明而通其故以難察知之何則可也 一人聞一人其萬言對則上易易易下易侵露道執道持不侵不劫周禮天令陶也項上工考工之治陶也常有執人不止一人也聞之黃帝之世嘗或為陶其後之臣其治陶武王之時胡公亦爾然以一人備其官重其功非以一人決於其德於其也而謂則以一人扣住 夫發節有而截登五段二句其所入者少無可多取此者若無城郭三句是所費者少不太多取此者亦自五段不生惟其生文其勢亦所不取也 無城郭

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

五霸者樓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者潮聲與國慶

盜其地以賞之也指免免欲讓諸侯者誅其合而變置也非定滅其國則討其罪而使百師平時為方伯征討稱連帥

是一人帥諸侯以伐之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樓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皆入其疆前有讓言

行之事自一朝至六師移之遠職之事省耕省欲口帶在法五三王之制天子之通諸侯也度制天子五年而一適諸侯周制天子

書或六年一朝見於周禮名曰巡職時乎春也天子省畿內民之耕者有不足則補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耕時乎秋也天子省畿內

民之飲者有不足則助之而諸侯莫不省其國之飲三王之法大畧如此其巡行也天子入諸侯之疆而見其疆未墾之地則無不闢

闢其疆已熟之田野則無不耕治農穡之老而重年豐穰之賢而肯德位體之復際而用才是及讓侯度者也則有度度以上地而諸侯

莫不勤矣不然入其疆而上地荒廢無穰不闢不治也死者遺棄而東陬不克斃者放失是及讓侯度者也則有度度以上地而諸侯

益上是弁冕王章者也則有讓者而諸侯莫不德矣三王巡行之法如此至諸侯遠職有常期也設或一度不朝不臣已見則貶其爵再

期不朝不臣尤若則削其地三度不朝不臣莫道則命三王巡行之法比更重其罪焉三王巡職之法如此此觀之可知禮樂征伐之權

皆出自天子若故三王之制天子但出令討罪而不親伐以損威望諸侯惟奉命伐罪而不擅討以干大權今五霸不用天子之命奉然

揮諸侯以攻伐諸侯即征伐之典禮三王則凡禮樂之典禮三王可知使居三王之世豈能免此世之謀哉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通節六師移之句分上是備舉三王之法下是與征伐一端以若五霸之罪也 上一截巡行巡職是綱省耕故帶說入疆三取言天

子實將是巡行之事不朝三取言天子征伐是巡職之事是故天子二句單承上征伐立一斷者以起下擇伐之罪 巡行巡職下方

申明其事第四句是說說 講省耕省欲要見天子既省畿內諸侯亦省於國中莫不奉命唯謹方親先王親查有別 入疆兩取先

兼謂君老致仕之老蓋古養老必言是故民情通亦不賢而為三老者故存於尊尊之賢是君親及左右備顧問禮備

咨詢者故曰致仕備是百執事必曰在位 慶以地者三王之世嘗有開國或曰亦存於尊尊之賢是君親及左右備顧問禮備

民者知地進讓必空虛也 下段單言土地地蓋為便農田野不治說讓者何事以上文有農推之則刑地可知然亦不又地出 說個

天子慶讓便可想諸侯之職了故下文不論述職如何每以朝不朝言之既前而後刑地則地而後謀移倘有侵其改過之心不若霸者

奪人之有過也 是故二字總承許若天子端拱清穆但出令以討人罪伐者諸侯奉天子之命舉三軍之師往取其罪以復於上若據

諸侯以伐諸侯何所出令何所承命項者一樓字不奉王命亦自知不可故諸侯之讓非諸侯之力以示出於公也名雖伐而實則討

所謂逼其志而又聽其法而實壞其法故為三王之罪人 換舉征伐一端以若其罪一切通制可知 引說五霸未嘗不盡田力用人

才然其所為正三王之所又謀亦未嘗相毀壞也又在禮法上講此三王之慶讓也王者之政直從上天生民來與當備術則據此

則五霸讓法正不據律也 或疑不尊天子是今諸侯之罪耳

下桓公五命何害不假天子命但合私心不是王者天命天討耳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

易樹子無以交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

趙子雲字子雲... 見其前生... 二十取一而不足也...

此只較繁如之何則可意持益之而為見耳... 以上以陶與人之...

無非仍舊也... 存疑上古城郭宮室... 子終言只君子須知城郭宮室...

在上節此項在與國比較上生情者... 必因輕及重與與相因而至... 律說禁固不可為船亦宜可...

甘道本其道以之為法則則使大而我小矣... 再之序

此見夫治水之道者... 以四海為說而除洪水之害所以為千古之仁人... 之性以鄰國為壘而招洪水之害...

一云其前重順後重利... 順水以利人不仁考此水以害人... 今存于由是故節明職其注...

未命而身痛其其... 指為高轉到自已活水... 聚字指他食為之意未始...

自邊字指他食為之意... 適異於焉耳通字即指活字...

順水之注即指活水之道... 四書題鏡

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 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

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命三書所以修身家之要也...

才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 以專小利病鄰國也... 天子也...

取有才之士務在得人... 防天利已而病鄰國... 免召陵破滅之師...

明五禁上五禁皆天子... 無嫡庶之別... 命言善德能通之事...

邑謂大夫... 旨初命再命三命... 世諸侯大夫天子之國...

孟子卷十二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列國所不為  
其卒在宋本  
年乃成二年  
齊國保古四  
王之玉印古  
五霸之霸也  
勤而撫之  
復王命無  
從莊在內更  
以杜註止言  
夏伯高伯周  
伯夏伯之伯  
已遠故孟獨  
舉桓公漫及  
秦楚自是隨  
見又有數及  
大左向跋者  
蓋於日而其  
黑白矣

是故節是故二字水上水之道句極緊今句而起下水說  
行四句極緊此是說來見得節固非四海而以都為望大  
異於四海以為望項如今句向而是果不是斷絕意意在  
下逆行四句乃有意在仁下仁人所急四字此項以極文  
刺譏是意 水逆節此方說以都為望之望上四句雖指  
為許洪水說然逆行句望承以都為望來使是得望水  
病解且與高時洪水無異語又直注仁人所急句時講逆  
行二句只大概說不承都固為望上四句只解而治水洪  
之意而王之望水向都極在仁人下下情實極顯明之云  
上文已說明高以四海為望而以說水逆行謂何說明  
接仁人之意乃不以高為望而以為高望時之洪水亦曾  
備而非語氣此此水復自王之望水及高之其如好所  
章上實指齊時也此不更仁人之用意只重洪水之害也  
不亮章

此見心為節之本亮心王是平時時定上大夫執事  
言是臨時決斷上大夫亮在事初是信其理之當然執事  
中是極守此不易及題項先正說有定見方有定守意  
如題反說處須指出不亮而不執之所以然亮字無時  
說須貼知得理明見得理定說說作明亮之亮解也但果  
于云考之說古無亮字以為與說通者道之然說有二  
訓止則信者及說之類是也則必信者自而不足是也按  
此則說字上切誠實之心言是正而固者當與及說之說  
則與自而不說之說其自處定解其說者以自而不自  
山大澤不以  
封其徐以為  
附庸則曰諸  
侯之功者  
嚴其開田以  
據此其有刑  
地者歸之開  
田則五子所  
謂慶以地與  
上文有功德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此見相天下者不才勝而以登得好善二字一章之綱以  
前六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說二節詳究所以善之故而致出好善以許其後後二節  
申明所以優之故而反言以決其使前六節就樂王于

小宰小司徒職皆令也若攝攝之是極先王之官矣取士必得諸侯成貢士於天子一適曰好德再適曰賢財三適  
曰有功天子親視而用之其所自取亦微財能之書於王無身命也如此者才與上尊賢育才不同與下無身命一例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夢惡也君過未明而先尊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節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夫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難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問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  
於五霸故五霸之功之罪之魁也孟子此章之意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當出於其世故得以  
之罪也乃及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罪而及以為功何其異哉 然則今諸侯之罪皆今之大夫之罪也凡君之過已彰為臣者曲  
之違君之惡長與罪雖有罪但長君之惡過本在君而彼為之贊助乃承稱之小人其罪猶小若逢君之惡則君本無過而彼為之引  
誘乃傾險之奸人其罪甚大今之大夫為長而為君致彼為之諸侯欲求為五霸而不可得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夫五  
霸得罪於三王今諸侯得罪五霸當出於其世故得以進其罪至於今之諸侯欲求為五霸而不可得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夫五  
五霸者長君之惡亦不小正以其違君之罪大也漢字有時段段爭奪亦有引曲喻意有代為申諍倘並意有不懼長過任請善大人格  
君妙用無虧奸人違君妙用亦無害而兩君之惡萌於念其始或不安而安之則其信之也必深君之惡起於意於事未成處形先以  
導之則其終之也必果故置為不長 慶源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罪隨阿諛之人違君之惡也才有而便險險抑之入然長君之惡者未  
必皆謀君之惡違君之惡者未有不長君之惡者也劉眉峰當其違君之時君未受受悅以若有功於已迫長敗之後君亦未嘗不遺君  
而欲謀之不服然就他違君之日便是諸侯罪人正不待長亡後也 精言通事雖是三平却一節透降一節在節已得罪三王而今之  
諸侯又得罪五霸所以然者皆今日大夫為之耳長君違君者難不容諫者林氏註便得孟子此章本意按孟子此章本意雖五霸是  
其本意若謂長君逢君切切戰戰時弊亦可  
總註大意亦合過全意隨作主章亦可

魯警其貪 慎子亦謂到志仁上蓋此章大旨勸勉他勿狃民而權本王制以止毀壞之心耳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 魯者魯欲使其臣慎子為將軍慎子魯此為將軍魯魯之意亦慎子有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子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魯教民者教禮義

於此者如地  
好是與此所以善學正子為政也。通字俱在為政者  
即故於此一  
但不可任政謀政而不可以為政也。樂正高位  
此口強能謀政口知底能政政日則謀且雖其字以為古  
子不見其不  
足廉有所謂  
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原  
在王臣千里  
外天子初無  
所與焉若  
周忠王四年  
此統守與之  
酒泉之邑而  
自傾其封略  
伐漢景連刺  
楚趙膠西郡  
縣以八邑而  
致敬七國之  
變者我按周  
地則如白虎  
通所云百里  
之侯一刑為  
七十侯一刑  
為七十伯二  
刑為著公七  
十里伯一刑  
為五十里伯  
二刑為五十  
里子三刑地  
盡五十里子  
再刑為三十  
里附庸三刑

好是與此所以善學正子為政也。通字俱在為政者  
即故於此一  
但不可任政謀政而不可以為政也。樂正高位  
此口強能謀政口知底能政政日則謀且雖其字以為古  
子不見其不  
足廉有所謂  
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原  
在王臣千里  
外天子初無  
所與焉若  
周忠王四年  
此統守與之  
酒泉之邑而  
自傾其封略  
伐漢景連刺  
楚趙膠西郡  
縣以八邑而  
致敬七國之  
變者我按周  
地則如白虎  
通所云百里  
之侯一刑為  
七十侯一刑  
為七十伯二  
刑為著公七  
十里伯一刑  
為五十里伯  
二刑為五十  
里子三刑地  
盡五十里子  
再刑為三十  
里附庸三刑

好是與此所以善學正子為政也。通字俱在為政者  
即故於此一  
但不可任政謀政而不可以為政也。樂正高位  
此口強能謀政口知底能政政日則謀且雖其字以為古  
子不見其不  
足廉有所謂  
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原  
在王臣千里  
外天子初無  
所與焉若  
周忠王四年  
此統守與之  
酒泉之邑而  
自傾其封略  
伐漢景連刺  
楚趙膠西郡  
縣以八邑而  
致敬七國之  
變者我按周  
地則如白虎  
通所云百里  
之侯一刑為  
七十侯一刑  
為七十伯二  
刑為著公七  
十里伯一刑  
為五十里伯  
二刑為五十  
里子三刑地  
盡五十里子  
再刑為三十  
里附庸三刑

好是與此所以善學正子為政也。通字俱在為政者  
即故於此一  
但不可任政謀政而不可以為政也。樂正高位  
此口強能謀政口知底能政政日則謀且雖其字以為古  
子不見其不  
足廉有所謂  
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原  
在王臣千里  
外天子初無  
所與焉若  
周忠王四年  
此統守與之  
酒泉之邑而  
自傾其封略  
伐漢景連刺  
楚趙膠西郡  
縣以八邑而  
致敬七國之  
變者我按周  
地則如白虎  
通所云百里  
之侯一刑為  
七十侯一刑  
為七十伯二  
刑為著公七  
十里伯一刑  
為五十里伯  
二刑為五十  
里子三刑地  
盡五十里子  
再刑為三十  
里附庸三刑

好是與此所以善學正子為政也。通字俱在為政者  
即故於此一  
但不可任政謀政而不可以為政也。樂正高位  
此口強能謀政口知底能政政日則謀且雖其字以為古  
子不見其不  
足廉有所謂  
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原  
在王臣千里  
外天子初無  
所與焉若  
周忠王四年  
此統守與之  
酒泉之邑而  
自傾其封略  
伐漢景連刺  
楚趙膠西郡  
縣以八邑而  
致敬七國之  
變者我按周  
地則如白虎  
通所云百里  
之侯一刑為  
七十侯一刑  
為七十伯二  
刑為著公七  
十里伯一刑  
為五十里伯  
二刑為五十  
里子三刑地  
盡五十里子  
再刑為三十  
里附庸三刑

好是與此所以善學正子為政也。通字俱在為政者  
即故於此一  
但不可任政謀政而不可以為政也。樂正高位  
此口強能謀政口知底能政政日則謀且雖其字以為古  
子不見其不  
足廉有所謂  
天子亦不見  
其有餘原  
在王臣千里  
外天子初無  
所與焉若  
周忠王四年  
此統守與之  
酒泉之邑而  
自傾其封略  
伐漢景連刺  
楚趙膠西郡  
縣以八邑而  
致敬七國之  
變者我按周  
地則如白虎  
通所云百里  
之侯一刑為  
七十侯一刑  
為七十伯二  
刑為著公七  
十里伯一刑  
為五十里伯  
二刑為五十  
里子三刑地  
盡五十里子  
再刑為三十  
里附庸三刑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不悅曰吾但慮不能勝齊不能南陽耳乃士立國不悅上如勃然二字正與他心大相反。不識者承不可  
不免土地已據如此而不可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者慎子之名也。慎子本名到即齊宣王時與滑釐子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告子下

四書題鏡

地蓋五十里  
男一則為三  
十里男男則  
不過俱是而說而已亦在古上說與上者以善相友  
地則之制可  
見者惟此推  
先則地後取  
爵與盡于不

者口氣如此。地地便是顏色既已知之便是聲音也。君子指善自人家說不知即指不好善之人自家說為是。因其不嗜善則謗得而進因其自為知則論得而進。說論不過俱是而說而已亦在古上說與上者以善相友。地地二句條辨云地地是籠統形容詞乎就知地之句是地地之聲音便是地地之顏色一時並見非聲音一時而顏色又一時也時讓以地地為顏色不說已為聲音則下句不當以地地就聲音顏色而言之矣蓋註不分貼最是。止上二句項取不好善來紀士與說論面說相形士則忠貞誠敬而非說論士則正色立朝而非面說士則不使彼生士不至則彼至蓋說論人與士不令却與地地之聲音相和面說之人與士不投却與地地之顏色相迎如此照應方有題神。說者倘我所不喜之人論者司我所深喜之事。皆面說也。

陳子章

此見君子之去就因夫時以見性之不為意者節答以去就之目下詳言去就之實於三就見君子之無難任於三去見君子之不為任去就總在任中斟酌不作出處者就者任而就也去者不任而者也所去雖即任就中然不可偏重就字其間何則則任是疑君子之難任明有不任一道理非去去之時講必謂用而帶去去因去就之輝聯而下故不得不兼言去亦太瑣瑣。首以道為去就次以禮為去就下以義為去就只所過不同非有優劣其次其下如云一義也一禮也一義也一禮也一義也一禮也。不同今之則一為道而已時講披道字為總言謂一任以行道次任以禮道又次任以義道亦無不可註以孔子實之不必泥。所就二句不執一途以為去就頭重二字若但云不偏於法不偏於去於三字却久挑剔。迎之節此非徒使其禮重在言行上言行即道行與乘節從其言章指因事納論之古人則不同三字皆留君子之古勿以首字字作君說。欲以心古禮以文古。其次節此與下節同也。禮但有禮說而古不行是前之所去而今反就而古禮也。禮但有禮說而古不行是前之所去而今反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併吞小國而得有者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魯地大皆

儉於百里

儉於百里... 百里矣王氏謂並用唐書之則方四百...

舜發乎

此見因以成人處憂者當自勵以善承天意也... 百里矣王氏謂並用唐書之則方四百...

四書題鏡

推闡說必先字緊應將字對得大任說不是好後來當... 四書題鏡

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臣如此則國之君臣無不如此而談所以致富致強之道已成為今日之習俗矣...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臣如此則國之君臣無不如此而談所以致富致強之道已成為今日之習俗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能薄斂為嗜欲與量厚者樂觀時人業我取人取我以此居積致意焉...

孟子曰子之道絡道也

孟子曰子之道絡道也... 觀之治國必資於賦如治家必資於陶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觀之治國必資於賦如治家必資於陶也...

告子下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  
養飢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禮記方地集生五穀黍稷故生得本末 饗禮也無國之成郭家之宮室無代宗廟四時祭祀之品非無諸侯之禮雖小而百官小而有司之禮會

天子曰夫貉所以以二十取一者有故貉北地苦寒五穀不能生惟黍稷則生之物產其薄本無可以多取也且其俗  
俗如此擇度支如此若約禮記此禮五穀不生見所生有限不可多取故無城郭室宗廟祭祀之禮會  
故雖二十取一亦不可用也禮記所出之少則所費自不能多自是相承遞下故必從五穀不生說起而後求司頂幣幣而言一國有司  
按職方之所學以辨五穀之所宜并揀宜之蓋全生之宜其四極宜其三蓋廣生之宜其二蓋詳生之推判揚宜其一蓋持生之  
而路無一焉雖然亦有一焉非未非稷非黍非菽而巳矣夫黍之為物其粒似粟而謂之穀可也其苗似糜而謂之草屬亦可也中國生之  
列於未禮家之閏秋生之雜於黍稷蓬蒿之內即謂之五穀不生也誰曰不然據禮曰五穀不生又曰惟黍生之須得如此於禮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禮記祭禘禮是去人倫無官有司是無君  
子禮記今居中國有君臣祭祀之禮以立人倫不可去也有百官有司之禮記此應第三節居中國三字重須見五穀皆生意去與無  
去更不待言禮記以任君子不可無也若二十取一缺又一概去之如之何其可也禮記俱從輕較來合講去人倫只對上宗廟及諸侯而城郭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禮記因其辭禮記吾說子所明者禮之大陶以一人之舉止不足  
國字如君子不可無倫人倫不可無此只觀知之何則可意持禮之陶而益見耳存禮記孟子曰自主之非只言其不足用而所以不  
可去余之何欲二十而取一也禮記足用者正以其不可無君子也按無君子已在上節此處須在強詞今見其說似乎字上言  
城郭宮室等後只言人倫君子等只言君子歸重百官有司  
上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君子自可該得各件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  
也禮記一而稅舞之道多則桀身則欲輕重之是禮記小貉也禮記五什一之法免中正之道也今以堯舜之道為可慎而

則小貉也至於大桀不可不揆勢以轉而加重重者堯舜之道則雖子其為民將舉欲如桀其非計一獨言其重  
為大桀而吾亦小桀也始為堯者乃為桀與其變而加厲於桀孰若法古而慎之於堯禮記二者時而損益其非計一獨言其重  
論輕賦者皆借重以明輕人知事稅之為節道而不知輕稅之為節道其失均也此以桀作說乃舊解也今講則由路過言桀  
以見其甚所以至堯者堯亦謂國用不可立者就中斟酌而立此定額今日無故欲減賦或不然真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術  
也故孟子將把大貉小貉與之禮記小桀相形說其重而極言之

貴顯崇說心志五子者所以字又總承上五身來物志  
益增有各得其益處須有文在長處其不分項為是是身  
以善心志分配物心以勢氣空之分配忠性以行操所  
為分配物不能是其禮記行操與行與為有別行身所  
行為是心所欲為操者謂行出的事與心之所操者  
相及也都在本分正理上說不在營求名利上說方與下  
動心忠性有關會禮記所以二句仁義禮智之心欲其動然  
惟窮而操於故能動於色其味之恆欲其然然惟窮而操  
制故能忠為事操物之才欲其日增日益然惟窮而困思  
多射練久其能增忠性才三平自愛而分則動思以成  
德增益以達才成云物心忠性即其增益不能則才才  
一難不可成德與才皆空實所有其何時動思增益但  
德既純才益則未必是因中未耳營求必先口氣未則  
所以二字須從夫意推原謂之所以勤之志之增益之  
無才金德備而後得之以大往始無不勝之志夫德倍當  
然必先意後才禮記但才人中人另慎德通下句請  
言通而後改有便多不是常常有德者謂首二句蓋下二  
指其實而後修正申明一然後之意三後字與无字對照上  
節厚處於先中材亦說同於事復也困過過於四改  
過得之已假修德彰於外改過得之入雖善有為下自以  
平者及者為是作以行古喻以知古才與才乃改過之機  
小哉與陳氏俱即作改過之章者亦直投禮記則言七  
不字存因此以見彼是反言以決家國之常存不亡者  
須見國之存於用上言實不重其於善惡者四項有而  
無字不屬國家說或作君心自無誤然後即於後知三  
字是說上文者若為相惜之詞以學傷人也至於來意  
是立言之旨上文金德備未此一語點出通章皆為來意  
者一而危於安樂由却是及無玩白文一而字非平對也  
雖平遠於理不得而口承末點須識事為是或以生於憂  
患而前三節以死於安樂項國臣亡節家引已指其非不  
可也此平生死之機人雖未之知而未始不可以悅然  
得也起首句以上二字之神字可互換然後知文有如

貴顯崇說心志五子者所以字又總承上五身來物志  
益增有各得其益處須有文在長處其不分項為是是身  
以善心志分配物心以勢氣空之分配忠性以行操所  
為分配物不能是其禮記行操與行與為有別行身所  
行為是心所欲為操者謂行出的事與心之所操者  
相及也都在本分正理上說不在營求名利上說方與下  
動心忠性有關會禮記所以二句仁義禮智之心欲其動然  
惟窮而操於故能動於色其味之恆欲其然然惟窮而操  
制故能忠為事操物之才欲其日增日益然惟窮而困思  
多射練久其能增忠性才三平自愛而分則動思以成  
德增益以達才成云物心忠性即其增益不能則才才  
一難不可成德與才皆空實所有其何時動思增益但  
德既純才益則未必是因中未耳營求必先口氣未則  
所以二字須從夫意推原謂之所以勤之志之增益之  
無才金德備而後得之以大往始無不勝之志夫德倍當  
然必先意後才禮記但才人中人另慎德通下句請  
言通而後改有便多不是常常有德者謂首二句蓋下二  
指其實而後修正申明一然後之意三後字與无字對照上  
節厚處於先中材亦說同於事復也困過過於四改  
過得之已假修德彰於外改過得之入雖善有為下自以  
平者及者為是作以行古喻以知古才與才乃改過之機  
小哉與陳氏俱即作改過之章者亦直投禮記則言七  
不字存因此以見彼是反言以決家國之常存不亡者  
須見國之存於用上言實不重其於善惡者四項有而  
無字不屬國家說或作君心自無誤然後即於後知三  
字是說上文者若為相惜之詞以學傷人也至於來意  
是立言之旨上文金德備未此一語點出通章皆為來意  
者一而危於安樂由却是及無玩白文一而字非平對也  
雖平遠於理不得而口承末點須識事為是或以生於憂  
患而前三節以死於安樂項國臣亡節家引已指其非不  
可也此平生死之機人雖未之知而未始不可以悅然  
得也起首句以上二字之神字可互換然後知文有如

或取會者凡大往之歸中人無通遠家之安存可便  
生其有受慮之心安樂未必使此其有心樂之心必  
有憂慮安樂亦生必有安樂憂慮亦此此見人當善水天  
意作厚意之中求生而不可善惡樂也遠項人自作上  
耳

敬亦事

此求君子敬思之無窮而不敬亦敬也重敬不重敬教註  
補入龍感悟似落一層蓋我欲其感悟便是教不待感悟  
後而始為教也首句泛說教而日術便有無數致身變化  
之法無一切教術在內非即指不為之教下特指出不為  
教之一術即不教亦其教以證明首句多術與或以首句  
專指下二句者非○上亦字須假學者之不同說來下亦  
字須從君子之有教說來特所出指教人者言不必死字  
字為然表于一云即指字字寫出善心亦見指示之親切

君子不諱言  
體在信其用  
在明惟明為  
能明善惟信  
為能誠身不  
誠  
君子不諱又  
終乎執誠以  
誠也者持言  
而固執之者  
也通云此以  
當為全疏第  
一四書且解  
石亮其明理  
並持疏補未  
子未足之義  
當從之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禹曰嘗謂得侯有小水曰白圭之氣後禹而注之他國○白圭曰禹之治水也愈於禹禹曰嘗謂得侯有小水曰白圭之氣後禹而注之他國○白圭曰禹之治水也愈於禹禹曰嘗謂得侯有小水曰白圭之氣後禹而注之他國

急近功以隄防為事子乃順南之條從源委之脈水自然之道道過字就借他愈禹之言水之道即水之性也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也所以不惜四秦之勞八年之久且高壘而于智禹拙而于巧即本水性而治之○歸震川曠乎天下之見而私智不助於其間禹皆以水治水而不以高治水也順乎萬物之理而運化不違其利禹皆以道治水而不放以非道治水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憂水處也○惟其以水之道治水是故水之性下而上而各得所歸今吾子隄防於此而護注於彼是以鄰國為壑二句不單對上句承上高之治水水之道矣故用是故二字下句直起水逆受水之處也是高為天下除害而子乃為鄰國之害也○勸行四句故用一今字○抑徐余謂海濱受水處便見非人所居以鄰國為壑鄰國獨非人乎但此節尚非事末是斷貽害意在下方邊說勿預占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求道者流壑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入則與洪水之災無異○人以鄰國為壑則激之而水逆行於上水逆行則汎汎四出洚洞無之所深壑者今子以小水而治之使為洪水方不免見○行四句繫接上鄰國為壑而推其弊也語氣直注仁人所惡○仁人即指聖於大禹之仁人願以為愈於禹子之言豈不過哉○禹為說意全在壅水害入上○洚水起於禹子過矣俱就丹之自以為愈禹而申斥之耳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執言凡事而具無所執持也○有云亮不言信者蓋亮明也○孟子曰人必先事有主乃能辦事無轉移君子而不亮將平日見理未明則臨事以是似非而非非似或○此亮字與負而不也○雖平日守理不固則臨事可從可違而從違不決即欲執惡乎執哉○信乎亮之不可無而行事以明信為本也○此疏諱字解作不擇是而非一於信者不同蓋此亮字只就好邊說也○執字活對亮字不過惡乎執不是不能執是無所執○勸學篇註疏信也然與負有亮不之文義未訓明前蓋此題文多以明誠分比由明生誠道理自是一事○張如善靜而能亮之本也精義以研幾之用也隨時制宜而不期於必信亮之負而固也好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徵聖言○此見為相者不在才而在言論聲名者取才所以廣功名之路而論大臣者取言所以養國家之體重其為人也好善句下止發明好善之德天師復反言以決之是推開說頭雖轉即首意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國家之治庶司分法者也分任者非才無以給百務之紛繁理者非量無以集眾長之益取長之益吾於孟子之論樂正子見之為為政二字須著眼通貫俱就為政者當時曾君知樂正子之賢欲使魯國之政孟子曰吾而聞此吾道得行之機也喜甚不能寐此說為政者政事任其主持人才聽其

樂正也不寐是喜之至處然其所以可喜者尚在下文此處只就喜喜道可行意發揮便是勸學篇是為天下喜是為天下用人喜不專為曾史不專為及門之徒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者此三者皆

芝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吾疑而歷問之公孫丑曰人必有用世之才然後可當大任不知樂正子之為人果其器量有執事五足以謀政乎孟子曰否智慮固非其所長而亦不必智慮而後謀也且又曰不智慮則必多聞識能任政曰強能謀政曰知慮能達政累其多聞博識足以通達於政乎孟子曰否多聞識固非其所長而亦不必多聞博識而後達也此曰多聞博識以才言強知由之果

知慮如耶之達多聞識如求之敏父子子不是正子有強知多聞使不好只是正子非此三項人耳非此三項而孟子喜而不寐則無限包舉在其中矣勸學篇三者皆政才然誤用其才則剛戾或以情事刺深或以釀禍泥古或以紛更兼此數者以為政豈未有不

於其人之好善而能出之各當其用者也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公孫丑曰為政以強力智慮多聞為尚而樂正子之為人果其器量有執事五足以謀政乎孟子曰否智慮固非其所長而亦不必智慮而後謀也且又曰不智慮則必多聞識能任政曰強能謀政曰知慮能達政累其多聞博識足以通達於政乎孟子曰否多聞識固非其所長而亦不必多聞博識而後達也此曰多聞博識以才言強知由之果

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曰正子不以才見而以量容其為人也善人也惟善則說他為政失說他為人就本項上言也人能受善故有善則心誠好之汲汲然惟恐求而弗得也善指人之善人之善欲得廣兼才德之

說不止強知多聞合訂好善非好士說個好善正與從橫擷圖之輩相反

好善足乎豐問也曰魯大國也政重任也西書錄五此則盡欲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優有餘也善雖治天下尚餘力也孟子曰凡量不及其任者謂之繼

任者謂之優好善則虛懷雅量以資人開誠布公以廣益而天下自治於好善之中是好善之善勸善且未善也正子好善但以其量優於天下此用中者之所以明目達聰而有容者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况區區一魯國乎善雖治天下尚餘力也

量優於天下此用中者之所以明目達聰而有容者之所以保子孫黎民也况區區一魯國乎善雖治天下尚餘力也

意味優者足之至也天下對魯而言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何況魯國合訂所以優於天下之故下節解之此處且虛說湯宮林或

好善者而才足以運也則益以助其所長而出其諸疑可差卸險之理即好善者而才不足以運也亦不至窮於所短而據其度實已基

平治之規莫自收以天下之善運之天下吾見善之有餘於天下而未見天下之有餘於善善大而下天下猶小也以天下之善公之大下吾見天下之不足以及盡其善而見善之不足以及盡天下有盡而善無窮也約自後於天下句拓開樂正未使到地

只在善信之間也而況魯國乎此合語意要得不即不離之妙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此言善之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即好即優優字只在好字形容初未說到事功上去當說己之好善說不得人之未善當說治天下之優說不得用天下之善

四海言其善千里其聲聞所以見於天下也者天下之公理好善者天下之心也其不於此之天下而應於人之善於其好之所求  
遠然其亦即在廢字內所論四海之內有一得之善其聲聞者千里則顯而顯者千里則顯而顯者千里則顯而顯者千里則顯而顯者  
言政之善而後得以行善故四海言人之善而後得以行善也此一舉下前一正一反實足發明好善優於天下而向用夫善字起首是顯說之  
用善人入天下之善治天下之人而自優於天下也 觀詞勿點斷正字 此節重不可與下節平對 謹好善處須見善中飽盡為  
治之本末猶善他化其本也皆善治者其本也善收博採中心好之此其所以優於天下若從理知多聞起見仍是公論且心與眾共則  
字見感勇之速既四海字見感名之多則善字自包括得無盡 勸學篇精神全注皆將二字曰皆來則四海之善善得而收之曰將來  
則四海之善善亦得漸致之 陸雲若信其善故告之以善觀其善故告之以善以相臣之善而及天下則相臣之  
善皆天下之善以下之善而告相臣則天下之善皆相臣之善而相臣之善愈以宏天下之善愈以廣 賢請來告以善只主應言  
不主用人然豈有用其善言而不用人者  
不若兼說強知多聞之才皆得其效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

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論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論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

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善 不效夫苟不好善則天下之人將近端曰此人也不惟不顯而隱者非學學而

然也 長而貴於有以乘天下之善 如如學學也非純而如說說也不惟不顯而隱者非學學而

本非賢習而若置置也不強於力而強於心而智於而不多於中而多於外訑訑也語之以善被則曰子既已知之矣雖告

之亦何益哉是不俟人自千里來而後而距之而訑訑之聲音顏色早距人於千里之外君子小人遂為消長善惡聞之主遠前讒論面諛之人

不嗜善言則諂道自足其智則諂道諂諂皆面諛而退非之之徒也而諂諂面諛之人至矣 此即不好善者及反覆以上好善者

善士居而與諂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觀不好善不足以及國聞見好善優於天下矣 此即不好善者及反覆以上好善者

此字字指不好善之人此本章引釋言時解人將子既已知之作不好善者之言不與自足其智相複乎惟將此句作人不樂就之而

云然下距人於千里方為有根本上則人將曰亦有神味也 人字字皆謂善人距人不但是我去距人亦自遂去而不就也 諂諂

而說正與善言相反諛者攻我所云善之人諛者迎我所深善之事諂諂之人與士不合卻與地地之聲善相和而

諛之人與士不投卻與地地之顏色相迎故士至則不使彼至士不至則彼至 國不可治與上優於天下相反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甚下 陳子曰仕以行 道計不執一違而後就一違而後去總見君子善曲為道之意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知如何而後仕孟子曰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極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而隨問何則則亦疑孟 不輒去所就而仕者三惟欲事道又不肯以道勸人苟可以去又去擇其可就而就之所去而不仕者亦有三 子難仕之意 所就 三見不執一違而後去所去三見不執一違而後去一視字道為從道無心於難亦非有心於易也 看下三 段則就此以竟者去亦即以此竟然去雖因試而見而去即伏於就之中總期不負其初心不是尋降以物人



禮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受廢而不朝則去矣

注偶舉為例不謂孟君之於賢者其上能用之其次能敬其下能必結定孔子故禮者三者皆君子所視為進退者也如使國君之

接待君子也內致其敬外盡其禮而於君子之言又將從而行其言以見諸行事此吾道大行之機也則君國宜道之是初見待時不子委身以就之倘既就之後禮貌雖未嘗棄而言論已不見用有去之而已矣此一去就也為道而去就也為道而進退於節敬在心致敬便在貌以有禮者是進退周旋合式處不可以致敬處心有禮貌則家引亦有致敬而無禮者徐樂國人多高虛文見有外有禮而內不致敬者擗二說兼看始定 首句只先揭起一層言迎之致敬以有禮非為此接待之隆固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 兩言字皆君子之言一說首言字作君許他說前說為是此一句重看將字不是將然未然是時情勝投合之機欲將所言者舉而行之了惟其如此所以不待禮貌之棄只言不行便是可去 約言禮貌未衰而多躬行與下言未行而禮貌之相似何故一去一就未行者初至其國猶有望焉自此而進未可知也弗行者久居其國由將行者退而弗行也為無望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禮所謂際可也

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遊於園公仰視蜚雁而後食

蜚與飛同。史記與世禮然而不可必得也此外雖未即納其言見諸家俱無遊於園二字。行若然接待之間內致其敬外盡其禮此備有足用為善之機也君子亦欣然就之倘既就之後禮貌漸衰則其道之心也變而隨其去與其下云此此外另有二樣非以分別人品行道之機無望矣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去之此一去就也為禮而去就也 本節末行非不行就之亦異其或行也來亦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禮所謂養任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受然未養饑餓不能出門戶猶不受也其言免死而已

則其所受亦有節焉

又其遇之下者為於人國言不得行迎之無禮使賢者朝夕不得食至於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始悔曰吾大之於是致饑以周之夫君之於民固有周恤之義況此又有悔過之言此亦敬之一念也亦禮之一端也揆之情理亦可受也然所不受多聊免死而已矣夫受其周是亦就也免死而已則不久亦去也此一去就也為善而去就也然則古君子固未嘗有心於難仕亦何嘗有心於難就從其言與上言行其言也君子不同彼即是行其道此言只是納諫之言 亦可受有三節一是躬固已極一是周之可受易任即隨一是君有悔過之言重悔過上 受其饒即就免死句註云所受有節只推言君子不苟受耳主意在不久即去上蓋本旨是說有就有去也張氏說免死云者所謂存其身以有待也明於此者不惟可以法去就之義抑亦可以通解受之權而饒餓句似指欲去而不得去言

辭章章全

此見困窮非不幸當自勵以善承天意也重末節直言言聖賢由時而亨次節言聖賢之成於困而節處承一故字可玩第三節言中人亦成於困第四節言國家俱保於困末節總結其成敗之理見生全出於是意即富於安富中顯生全。積言須知每

先生天聖而於書曰持亦非其志孔

大則無法師  
孫云而為子  
是入土心中  
玩忽不將能  
兩件來提能  
此心正與虛  
心困術相反  
何云法家拂  
士對上固心  
術虛舉有國  
以包在下者  
不是又推開  
說

王孟子曰舜發於畝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而舉於魚鹽之中  
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王 管仲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而舉於魚鹽之中

之膠鬲遭亂管仲與鮑叔牙偕亡於管桓公舉以相孫叔敖隱居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者見前篇

賢如虞舜傳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教百里奚數人者並不錯若當時舉桓後世哉乃原其始實發於畝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

服高齊舉於魚鹽之中且管夷吾之舉則於士官孫叔教之舉則於海濱百里奚之舉則於市井為古帝為王臣為將佐皆由困而亨如

此節言聖賢之由困而亨也 管聖人且君也故曰發得說以下五賢皆臣也故曰舉於畝者畝自孟子子立言之意 則道原得說

此節言固是賢說諸人變能發能舉然本章即言憂患之能生人而非欲人而不取於憂患也須知孟子子立言之意 則道原得說

中一口舉用取以賄權故高宗託諸魯以服羣臣耳孔安國傳氏之嚴在虞嶺之嚴通道所經有湖水環道常使舟楫八公孫比道

說賢而隱者代管夷吾之以供食也 孫叔教叔敖也應謂不請楚金仁山云即為文據也議章從之今持為文據即為管之子伯知

子玉之必情事楚之賢臣其子不舉於海矣前句已略矣孫叔教期思之鄉人期思即郢也當淮西之地淮水期思北而東注於

海故禹貢稱淮海齊詩來淮夷亦曰至於海邦也 周禮東設苑養稼公使費人歲餼費人以五至及置養使將曉稼公知其賢以為

上卿無則百里奚為人春牲即為人販賣以養牲言則

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是也窮者絕也拂戾皆使之所為不遂多替是也動心忍性謂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亦指為善性而言

件如由之呀師之辟是其賢之性程子曰若暴熱也須從這裏體認古聖賢起於困窮皆天意也故天若有善於人入若無善於人

宣王好色好貨之類是貪色之性程子曰若暴熱也須從這裏體認古聖賢起於困窮皆天意也故天若有善於人入若無善於人

南軒體之  
君公侯之  
駐無其事  
恐必也之  
樂之可畏  
天命之無常  
戒謹恐懼不  
敢有其安樂

非安樂能  
之弱於安樂  
而自覺其  
在君子雖處  
安樂而生理  
未嘗不遠在  
小人雖處憂  
患而死亦不  
足窮斯豈是  
也孫云連章  
不重天心仁  
愛聖賢水火  
不以憂者有  
推折憂者不  
皆生惟知憂  
患者能生之  
安樂不守死  
惟耽其樂者  
乃死其信天  
壽者盡天命  
此定命之命  
也

得安嘗獨險天之生庸人也恒運而生聖賢也恒變天之待庸人也以順而成聖賢也以逆。故善性非食色之性也。猶俗所謂性氣。大凡性情而違者未有不輕試而喪功者。惟忍乃能濟使剛銳主角之氣蓋降令息能早滋臨之而不弊無故加之而不怒。即此便是曾孟處按此解更透切人情觀者石公之於張子厚可見。張楊古亦有降大任而未勝報者。如今天之繼天伊者之紹又是也。不知肝食宵衣聖賢自有神明之艱苦而不得謂天之待聖人。也獨倭古亦有習窮奇而突不降大任者。如孤竹以首陽終尼山以布衣老矣也。不知繼風致節聖人自有名教之大任而不得謂天之待是人獨當。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常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作起也徵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之性常有過然後能改。喻即其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此得得

事勢窮感以至困於心衡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燭於幾微。亦非得過之由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懼

而通曉也。然不特聖賢為然也。人皆然。蓋事過為生人之不幸。不知無過者其士矣。下此中人之性過非徒過改不遠改恒過然後

困之取作而急悔之過以改矣。平日不能燭事物之幾以致應事操物操於人之顏色發於人之聲言此皆時之過也。而後聖賢此從起於性厚之後困之喻而昏昧之過以改矣。務非困衡不難於終不藉藉微發不喻即則過亦不害中之幸也。此

賢說到中人見亦得力於憂患中也。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實。全要在中人以上形容。不智不特過而後改下其雖有過不害常

有過之人雖未必緣過而改。緣過改者恒多也。約言固是過然。然不閉衡是使實總不順利。徐養心與廣居已困衡是過察於

已作則謹平日之所不能謹察與色傷人微發是過於人喻則謹平日之所不能覺。困衡微發皆由檢點不到。正是過處作與喻正

是改處上皆屬屬於幾先中材亦挽回於事後也。買運作喻行喻處知困衡者已知有過故言作徵發者方知有過故言喻曉到得喻

時亦能奮發興起而作矣。不必分高下。洪覺山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衡微發是跌蹶而後轉步。徐自深說能喻能作

亦可以聖可以賢而可以當天任。謝山子上節項看及先字此節項看而後字天之成人也常在先人之自成也常在後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此言國亦然也。法家法度之世臣也。拂

士輔弼之賢也。陸處翁曰法家之法與法語之法同如漢之汲黯吳之馮異。即國亦有之。使有國者入而在內無尊而而去度之家

患國之所。此言有國者亦得力於憂患也。言亡不言存及及言因此可以見彼。出入只作內外字。本國國說或作君心

存者幸也。自無諱亦可。愛引法家是尊貴之世臣。拂士是諫諍之賢士。有疏感尊卑之別。外患與敵國有辨。敵國如晉楚趙相敵

之類。外患如楚有巫臣在晉。齊在吳之類。條無無法家拂士則不能引之當道。志仁無敵國外患則易至於偷安。欲國所以恒亡。約言上三節正說起下生於憂患此節及說起下死於安樂增出及面相形倍加儆切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以上支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

氏曰言國窮能變志而執人之仁。夫憂患之過聖賢之守以此以安樂失之者多矣。胡常安曰必堅忍其志然後日至於熱

以此然後知生全不在乎樂死亡不在乎憂。國生於此禍上四節而始論之。說理又自賅在內。正過過過過。然後知三字是實上

解以憂樂之心憂者憂其憂不生以憂患之心憂者憂其憂不生。本意是見人當憂其憂天會於憂患之中求生安而不可

不屑

趙云屑潔也古法多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其注從潔辭然至不屑不潔之士不潔而不懈為潔字善有性也書曰屑有解屑搗天命俾以屑掃為輕垂推之凡聖言屑不肖皆皆從輕則合潔則不合此章正言不輕教誨之乃所以絕也若切切之訓則有屑聖者者如合如左昭五年屑有習儀以亞漢書王長俾有屑不俾煩是也

四書題鏡

解以去之之心為志... 女無道項人自作主耳... 生至後戰士動胸身以而不知其取日月而海... 情者皆死氣也... 者惟聖賢人苟欲為聖賢之生也即奈何... 之際而得夫斯理之其恒焉亦無恨其知之晚也

教亦章高此見意子曲成人材之妙即不教亦教也以首句引起下句。說統此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非一端屬潔業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陳子曰考孟子不屑就與不屑不潔之言屬字皆當作潔字解所謂不屑之教誨者當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凡而卧之類

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則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多少解孟子曰人但知耳提面命之為教不知教亦多術矣知人有罪而拒絕之不屑教誨此則我無所語彼無所聞似謂教而曰術化在

鼓舞方法兼得一切教術在內然主意原為下句而發不同泛舉不屑教誨孔子於孺惡孟子於滕更皆是十字對受教者說或作孟子自謂可即泛作教者自身說亦可

言有謂當下便是教不必說到退自脩省上不知教人原期其感悟不能使之修省豈君子曲成之術陳氏其人或因不屑而自折其氣於家道之餘其人或固不屑而自奪其志於委靡之復俱是教此最得注意

子之不屑教說來條辨玩末一亦字見不教亦足教則教處更無非教而人當隨在體貼矣

四書味根錄

孟子卷十二

告子下





立命也學立  
立命乃是盡  
性盡性乃是  
盡心  
理即是存心之實理所謂萬物皆備於我也須求其理  
則知字有托焉蓋心即性權解也蓋心由知性  
學也蓋字較知字重知其心則知性自然知性  
不知則守其善蓋管理便窮到從來處非另有知天工夫  
也須從仁義禮智與天之元亨利貞於窮字之義以見  
之全體乃真無不盡而為盡其心者當找轉盡心來  
知字乃知性之自天也知云知吾性之仁與禮由於天之元  
與亨知吾性之義與智由於天之利與貞若云知上天  
之義禮天之命是知天地之天矣夫非存其心上窮盡  
心知性本非存心性之功故直指出存養為事天之本與  
上窮盡分知行但存心即存其所盡之心養性即存其所  
知之性知行並進亦非同時一事上大有謂能先盡其知  
性工夫乃存存心養性工夫者此則知行而二也其說  
自非心性便是天存養便事者不存不養便棄天養天  
或入上天的格等語則是可以事天矣夫非所以一字  
乃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進原格原無二層題說不是存  
心養性去事天不是心存性養了方好事天也不是下  
面存養自然上及事天最者得所以字好作者只將天  
字放在心性內則所以不必更起爐灶存其二句存  
此此存養俱動靜與中庸以存養對者皆指靜者  
不同時或動靜時有養是存的天存時其天發之  
言若存養向來都指動靜時時亦有存養宜依  
體動時時其自然之理是養的工夫或云存養動靜不待  
存疑兼動靜之說為是胡氏輔以謂存心即以養性非  
二項工夫但工夫雖是交修並進而語錄云先存心而後  
命在於天惟  
存身則孔惟  
能善於不朽  
乃久理之命  
孔教之所有  
也

### 修身以俟

方達師曰命  
天理也修身  
以俟存天理  
以終其身也  
如孔之窮理  
之天祗數之  
命在於天惟  
存身則孔惟  
能善於不朽  
乃久理之命  
孔教之所有  
也

知大天道之流行布於事物之繁而非形體之所得而貳 精言論平時博學工夫孔子之不惑是知天固不可作一時事  
孟子從成功後推論說欲得渾渾直徹不分先後則字矣字接得甚緊註亦不外是三字正體則矣字語氣又非知天當係於知性  
下盡心上與知性俱為一滾事蓋知性則知天而能盡其  
心矣 引說盡得此心下面方可存養不然存養個甚麼

###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存心養性

### 四書味相錄

三十一卷一三

###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以本在天下之善則其所以存心也...

莫非命也章

李云：凶禍... 莫非命也章... 知行教對... 已也養生死歿身是...

此章之當明知命者所宜辨也... 莫非命也章...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莫非命也章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莫非命也章...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四書題鏡

之也存心養性為仁... 莫非命也章...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莫非命也章

走也此章以氣言仍歸於生理順受其正也... 莫非命也章...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莫非命也章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命字以氣言即上帝歿身之數也...

四書題鏡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一則其或感  
應之命詩書  
云不獨吉福是命而凶禍亦非其命此言下文亦切互下  
所稱保祐命  
之命當是也  
以上命始以  
正命以惟中  
間亂數句之  
然正命未嘗  
不行焉故上  
章言知人事  
天則不歸于  
賦界之或則  
妖事不歸則  
不奪乎天數  
之與也至於  
立命則雖無  
心於應感之  
際而惟其其  
所受之分然  
所謂克享天  
心不配命者  
本始非立命  
之事也○吉  
才高其才之  
罪不能盡其  
才不授其官  
以權也此修  
妖奇不武修  
身以俟異非  
命也順受其  
正不授其數  
以相也命當  
於立命之

仁義禮智是命即吉凶禍福亦其命此水上章為切一  
云不獨吉福是命而凶禍亦非其命此言下文亦切互下  
所稱保祐命  
之命當是也  
以上命始以  
正命以惟中  
間亂數句之  
然正命未嘗  
不行焉故上  
章言知人事  
天則不歸于  
賦界之或則  
妖事不歸則  
不奪乎天數  
之與也至於  
立命則雖無  
心於應感之  
際而惟其其  
所受之分然  
所謂克享天  
心不配命者  
本始非立命  
之事也○吉  
才高其才之  
罪不能盡其  
才不授其官  
以權也此修  
妖奇不武修  
身以俟異非  
命也順受其  
正不授其數  
以相也命當  
於立命之

之而無教將積善而有慶也進而得吉固其常耳而乃不多言蓋其道即上章修身便是其理也蓋道不元正也而乃或死故曰  
於死者此是天道之變非我以致之則其死為正命也而命然其理亦曰正命本文多著一而字言不當死而死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桎是械也 梏是杖也 言犯罪而死 不盡其道而 與立嚴牆之下者 固皆人所取非天所  
為也 此章與上章義一特之字 蓋何謂之非正命 蓋為惡犯刑以致桎梏而死者 亦未始為非命而已 不盡性格而元是看註中犯  
罪何刑不同 惡類桎梏乃自取亦云命者 非謂其罪之所歸之惡教有以致之也 自作而大殺之非  
命而何非正命耳 按本文性格元如凶囚之被殺是也 備辨語語並語之必高然亦非正命亦是推論  
此章人當所未意 蓋論語語教鞭無益於中人以上者 言故言命以安  
兩節相形 啜解在有益無益四字指點在求在我求在外兩句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在我者也 求在我者則  
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也 孟子曰人各有其所求即各欲有所得而人類亦然 以未求者亦未嘗有益無益問得之耳 天下固有不求則已  
理求在我者也 惟其求在求上三句虛下句方指出 集解首句與得則得舍則失之存居言口氣週別以舍則失與求則得相形 未使  
我則得矣 失亦在我也 得者舍方大可見惟不求則益矣 上則字緊下則字懸 須相連說 未可揭明求在我須從上三句頓然而出  
依次遞下上句切不可逆探下句亦然 四書疑義是求俱作一類兩者也是釋上語氣二在  
字不連求字當連下三句讀 體說此節末字有體認語食之功下節末字是智力強服之術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求在外者也 求在外者則  
得此命字以重數言 首二句 在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 汪武曹曰在在外者謂利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當貴得若夫求則  
得本文集註俱對言却是 在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貼出仁義禮智富貴利達說 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有以制  
之既違道而得亦命以解之是求之與得兩不相親 豈非求之無益於得乎 所以無者以富貴利達之求之有道得不可不以道求也  
貴利皆吾身外之物求在外者也 惟其求在外則制其得失亦在外也 人亦當所自處可矣 苟名者不可棄也 不可損分毫不可越  
得之亦有命謂不可以求必得也 桎梏無定數 龍龍無成算 久暫無常時 既是求未安得為道自是理之理我亦不當求者 命是數  
之制我亦不當得者 刑罪則不可求才有心於求便是妄已 不是有道道所以制其求非所以善其求也 那得求之有法者 得  
之句緊連上句說 蓋為上等人言不謂說命者在庸人惟其其可得故提出有命也 妄求者歸則禍相害 縱使得之亦自有命 不願求  
况又不可必得乎 此求之所以無益於得也 不在在外二字 豈時正見不必作此 求無益於得之末意 固起疑須知在我者雖無益亦自當求  
在外者雖有益亦不當求 按補注是聖時正論之學 在在外者方且有以有益矣  
無益於得從旁觀者看出 未嘗妄在求者焉 知其有益若求在外者方且有以有益矣

**萬物皆備於我** 此言人盡性之學在備其備備之我而已 首節言理之具於人 次節言得之之妙 節言求之之方 一氣貫串而貫節乃一章之  
也 初學學理萬物皆備而備舉 故曰仁者盡性之長此既說物主 聖言之誠仁本一  
理中庸言此亦仁皆此意也 易言當其在物我一體上有出諸字 仁字字字起于了一了百當  
五子曰萬物皆備於我 六曰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 此言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 此言思則得之 不思則不得也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天之所與我者也，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

### 反身而誠

李西園注：反身，反求其身也。誠，實也。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焉。

此亦人以善性之而在復其備備於我而已。易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一章之上，下二節皆言蓋性非但對其本體之善性，以致實成之意。一氣有動靜重未會時之分對本體，一說仁氣四德統攝善備仁體之說，即由此仁也。經即近此仁之方也。是謂仁字亦好。易物皆備，非是人物之物，善備事事物物之理也。備物不備，是違仁。備其理，所謂天命之初，且是理應萬事者，是也。善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德，皆是本來在我者，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時又有動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我亦一物，言語俱成說，豈不知此物字是指當於我之理哉。字是指性分之內與物我感通完全無干。須照註大而論常小，而日用理固有意欲存於清切。○然此理之倫常小，而日用理固有意欲存於清切。○然此理之倫常小，而日用理固有意欲存於清切。○然此理之倫常小，而日用理固有意欲存於清切。

事物細微其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此亦人以善性之而在復其備備於我而已。易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一章之上，下二節皆言蓋性非但對其本體之善性，以致實成之意。一氣有動靜重未會時之分對本體，一說仁氣四德統攝善備仁體之說，即由此仁也。經即近此仁之方也。是謂仁字亦好。易物皆備，非是人物之物，善備事事物物之理也。備物不備，是違仁。備其理，所謂天命之初，且是理應萬事者，是也。善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德，皆是本來在我者，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時又有動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

###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莫大焉，樂莫大焉。此亦人以善性之而在復其備備於我而已。易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一章之上，下二節皆言蓋性非但對其本體之善性，以致實成之意。一氣有動靜重未會時之分對本體，一說仁氣四德統攝善備仁體之說，即由此仁也。經即近此仁之方也。是謂仁字亦好。易物皆備，非是人物之物，善備事事物物之理也。備物不備，是違仁。備其理，所謂天命之初，且是理應萬事者，是也。善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德，皆是本來在我者，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時又有動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

此亦人以善性之而在復其備備於我而已。易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一章之上，下二節皆言蓋性非但對其本體之善性，以致實成之意。一氣有動靜重未會時之分對本體，一說仁氣四德統攝善備仁體之說，即由此仁也。經即近此仁之方也。是謂仁字亦好。易物皆備，非是人物之物，善備事事物物之理也。備物不備，是違仁。備其理，所謂天命之初，且是理應萬事者，是也。善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德，皆是本來在我者，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時又有動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

此亦人以善性之而在復其備備於我而已。易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一章之上，下二節皆言蓋性非但對其本體之善性，以致實成之意。一氣有動靜重未會時之分對本體，一說仁氣四德統攝善備仁體之說，即由此仁也。經即近此仁之方也。是謂仁字亦好。易物皆備，非是人物之物，善備事事物物之理也。備物不備，是違仁。備其理，所謂天命之初，且是理應萬事者，是也。善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德，皆是本來在我者，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時又有動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

### 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焉

此亦人以善性之而在復其備備於我而已。易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一章之上，下二節皆言蓋性非但對其本體之善性，以致實成之意。一氣有動靜重未會時之分對本體，一說仁氣四德統攝善備仁體之說，即由此仁也。經即近此仁之方也。是謂仁字亦好。易物皆備，非是人物之物，善備事事物物之理也。備物不備，是違仁。備其理，所謂天命之初，且是理應萬事者，是也。善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德，皆是本來在我者，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時又有動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

此亦人以善性之而在復其備備於我而已。易物皆備是性之全體一章之上，下二節皆言蓋性非但對其本體之善性，以致實成之意。一氣有動靜重未會時之分對本體，一說仁氣四德統攝善備仁體之說，即由此仁也。經即近此仁之方也。是謂仁字亦好。易物皆備，非是人物之物，善備事事物物之理也。備物不備，是違仁。備其理，所謂天命之初，且是理應萬事者，是也。善有父子，便有慈孝之心，有耳目，便有聰明之德，皆是本來在我者，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時又有動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物之理。

後惟心應物 二字者不必若力也... 無不各得其 之而不同... 此所謂謂 理此所謂謂 焉者其於內 而之行也而 性德完矣

此即由道者而致知道之鮮工欲人知之道言行有歸是 由著察焉是知本句屬上二句... 行之事

不可無恥章 耻云無可耻 之事言存若 恥之心方是 有身八細處 上無字是不 好之無中無 字已經好了 下無字是無 之盡極云以 無恥為恥以 焉獨知之氏 正觀焉為

此見恥心不可無以其可以進也... 人不可 耻之心不可無以其可以進也... 人不可

抑習而猶不識其所以然... 誰是為道中人... 能學於道中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所以道者也... 行與智是行之淺深以事言者則終是知之淺深以理言者則行又蹈而智則皆善是知理之所謂然即知性察又知其理之所以 然即知天也... 頭應在口語題有一徐云今人又有不肯去... 君使要察察此於本外切出此皆強非本長却中學人之病

無恥章全旨 此明有恥之可貴以醒人必知所恥也... 終身無復有心身之矣 既曰終身無復有心身之矣... 承改行後善說下故非特無恥之... 無恥之事也... 全副擴充力量在故補註直指為能改 行從善之人解下句又著終身二字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曰盡大地間皆人也... 所不為而由於聖賢矣此則無所不為而於得聖人之關繫人品不誠大矣哉... 四書題頭由一念之振奮實為自行之過防雖出一時之感激實關其身之節概故曰大... 句不徒須道下御正氣之所繫實為人志下之過欲無恥之人而致之作實下虛說者非... 義非恥不成恥之於人大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曰盡大地間皆人也... 所不為而由於聖賢矣此則無所不為而於得聖人之關繫人品不誠大矣哉... 四書題頭由一念之振奮實為自行之過防雖出一時之感激實關其身之節概故曰大... 句不徒須道下御正氣之所繫實為人志下之過欲無恥之人而致之作實下虛說者非... 義非恥不成恥之於人大矣

恥之於人章

曰恥之於人章... 恥之章

此言恥之所保者大而性之無恥之弊下二節正見恥之

所以為大為不知用恥者發者下二節正見恥之

也上章無恥是沒說此章主為德性之巧所以成

大才者不外於存之失之句但易後才節不若人且

虛實說雖由一念之愧誠定為非行才操難出一時之

感激宜顯以一身之節概概為恥恥不射身名行檢非

恥不立忠本廉節非恥不奮選德仁或肆恥不成故曰大

四書題說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古之章...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古之章...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古之章...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古之章...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古之章...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古之章...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古之章... 此見去當自量故方所以假名為當時去之柱道者發賢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孟子

王賢士註：觀二平既白，又何獨不然？然則注法，去達三公以下，但說士之自重，則賢士時引其耳。或王與士並重，或反重賢士，俱未足。戰國時能舉進退者，惟孟子。此章意為：窮則致遠，處好善惡，勢不得見，應處非達志，勢古之旨。二句非好人之善，不能忘己之賢，非忘己之

賢士，須指路有下文，應指下外者得。關士句，何獨白，假賢士轉下，然字實表在下，此只作起下過語，還他反取口氣。曰：士然有王已，然意言古士然外，今士不然，意

樂其句，須處處以賢士律說，則於上文何獨不然，自然應有情，又却好，醒其字人之善，善和道也。若曰：曰：善士曰：通善在人，則好道在己，則樂善字，細道字，大好字，淺善字深。

而況句，而況與上且，同義，相呼，應須處處從本，題起筆，通花上句，以醒而況之神。

句，踐言。

此見德義之足，更有合窮達而實宜者。孟子欲說游士之起而進於古，故古之以尊德樂義，慎乎道，再說之道，然不獨游士為然，故士以下，另提士字，又推開統論，一生出處道理，甚大，不必結定游說，如歸士當慎，君子云云，疑註內東外，輕為可以，以器器以上，無往不善，為故士以下，三節位此二句，將上下數節，一線穿成，去題之庸，次重德義，不徒為游計，而游之道，亦不外此，後雖推開而全章作法，亦不啻竟死却游字，必謂不願游，游亦拘。論器器而推本，尊樂之心，是言可以之理，故就窮達而指實言之，因不

文不離而指出，得已不文之故，亦是規言其理，故舉古人而指實之。或云：尊樂無進可見，故以窮達為行事之定，是將不失義不離道者，在尊樂之外，亦未知尊樂義實該內外本末以為言者也。句，向踐，想可以，請看孟子於宋程之說，示以仁義於句踐之游，各以德義宗，多游士奇矣，是得承教，孟子於人字矣。

人知窮人字，指諸侯知如，但說游說上，說游說之過，不通也。而欲成不遇而威。

好遊之說，則上下交而為。

秦矣，此註所謂相成也。

好遊之說，則上下交而為。秦矣，此註所謂相成也。子游莫富。此說游士之趨而進於古也。本領全在尊德樂義上。尊德樂義，其理窮不失節，指其實得已，而後又言其理古之人，節又指其

孟子謂向宋踐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語音鈞，好音鈞，好音鈞，宋姓句踐，名游，游說也。戰國一游說之天

人知之亦器器人不知亦器器人。趙氏曰：器器，得無缺之貌。自得即內重意，無缺即外輕意。在則先云云

得無下尊德樂義，天爵說，而器器，言復舊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成，成子之游也。必平日有器器者，在由是言，信而人知之，此心則可以器器也。固器器，然不因人知而遂以為喜，人不知而遂以為悲，此心亦器器，然不因人知而遂以為喜，得天兩忘而無

非順適之境矣。器器，徐辨，既兩亦字，器器是我，我自自有器器，不賴人之知不知，故知之亦如此，不知亦如此。集解兩八字，亦不可

器器，豈可不游矣。正為不能器器，故不免游以求知。孟子之教，以游為樂，以不游也。

曰何如斯可以器器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器器矣。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如仁義忠信

也。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樂義謂所守之正，如道進出處。變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不自安即自得，不慕

其義大下，弗顧于知弗視也。細而推其義，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也。境遇之不一，則安不可如此，則樂不可如此。此則所謂

之德，自樂我之義，自有尊德樂義之具，大意如此。德以行言，分體用有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夫知命之樂，蓋德是人生

之尊，與本常仰於萬物之上，故須尊義為出處之大綱。人每苦其防難之太，向故須樂義為安身之具。無具自視也，常身自視，則所尊

在人而己，已不尊矣。無具自視也，恆勞自處，勞則樂在人而己，己不樂矣。則可以三字，與上斯可以相應。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力。莫以貧賤而移，知有義而不知，不以富貴而淫。知有道而不知，此尊德樂義見

於行事實也。人主不外窮達兩端耳。故士而窮也，全德為於己，是謂在特立獨行之操，必不以貧賤而天。是謂尊德樂義，以

實踐言之，故字緊承尊樂。孟亦即德之指於身者，而道文或或德名，陶於於道，道者，長子方嚴於持守上為切道字

通達於推行上為廣也。形不失義，是窮則尊德樂義之實，達不離道，是達則尊德樂義之實。精而不失，不離正是，是工夫處，不獨故向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力。莫以貧賤而移，知有義而不知，不以富貴而淫。知有道而不知，此尊德樂義見

自得已之樂於人外無欲而自得已之樂

自然無欲與伊尹之志可也下善樂又言所以能

得已之樂者不知其善也一亦字其知不知若不相問一

得在知不知上說其則二字本領一亦字却

如何如是問所以能善其之本領善德樂其日自得已

實實之其上其善其說之時言此善樂其日自得已

謂不當再說之時並無人知人不知之事而自得已之德

自樂我之義也善德者上天所予不奪不奪是為善德

樂則表者生平所行不悖不作是為善德以心言其

行言向善樂以心言其自更自更自更自得已不慕不

尚上明其無欲如此看出則可以善其自得已

故字本善樂未但此又就其說推開出處上說不可以人

不知為窮人知為達也善字兼德道字兼德義不夫不離

仍即是善德樂義此只是提出窮達二字見其行事之定

如此耳窮達二字當重者有僅以出處二字混過五

窮最易論註不以二字須發達窮不即此者窮達之皆

善即德註所云無往不善也己之所以為己者惟此義已

之為人望者惟此道須從士之己之之發發出難得易失

皆由得失離道之意則以輔自明得已不夫望即在不

失不離之內此特指其故耳故字指清出五故字內有善

德樂義全身在若不知味故字便復登上文矣

窮已見上文證發口在下半截但二故字重與各上句推

出却之拆開不得徐辨云樓而正是攻重之詞故字乃為

知之窮達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人素其德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是乎不失為窮此者窮達之皆善也

達之善者如此能推出後句正是致重之詞故字乃為有力矣

者便無一能則顯顯因窮而變為高尚為推廣便是失己

望不必更論其下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天下

民時不得志守此德義於其身而在

兼善天下也然則古之人窮何損哉窮則獨善其身

勤者修其節取成說以証上又見古人得志即澤被斯民

求志之志是素定的本領學志便做出來所以澤加於斯民

實自主生揮亦是現成的事真說入工夫與不失不離相

吾善善不因達也而精神尤在兩則士之一生非窮則

正所謂無往而不善也

待文章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與者感動奮發意

之敵為能無待於教而自感發以有為也

常何如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之意必不肯以庸庸自期

凡民若夫從凡民移上一步聖保下更有之士二字

計其總足勉人當自立上從從謂豪傑之士亦天生成就

曾不治乎者  
歧因是也一  
固雖不治平  
而吾家本有  
不治平者曾  
固是也一家  
難不治乎而  
吾身未嘗不  
治乎者亦其  
固公是也可  
以掩修身見  
於世之理

是從自推也凡見氏不失之定時說以上二句為主而以下二句中明上文義抑未盡言亦少味俱表項章德樂義表澤師德義之澤師德義之修善德義之善獨善則一身盡于德樂善則君民共善德義也

修身自見其定之不可掩者非君子領乎其外而欲以自見也徐辨亦云士之得已只問身之修不修並問世之見不見然名之不著即是修身之功未至極定而九輝故說說在道東

窮則二句既有得志不得志二句而更說此二句消化二善字按理窮吾身不能窮吾善善不因窮損也達吾身即以達吾善善不因過加也又須看二則字草圖有統攝隨時意所謂措指之宜也非獨善即善無所不可二句單出須得關動法

待文章  
此以蒙推望人欲人自新而不安於凡民當道推與字說入折出待無待續續有得便是凡民無待便是家傑只

看其人何如耳上輕下重以凡民形家傑只家人為家傑不是並列凡民家傑也文王最善作人故備有得者榜樣全不重文王也須知文王亦只是家傑若若待文而與文王之與人待誰耶故使家傑師生文王之世其與亦不因文王也

待而後雖無德志字精神都注學人身上只責東人當自奮與耳與文王教化表家傑家傑項在聖賢路上說但講事業功名便是三代後之所謂家傑矣正

孟子之所點者凡心安非上智而有物欲之蔽故無過人之才智家傑當為上智而無物欲之蔽故有過人之才智此有得無待之故從此發揮自精字論云道過人之才智故是在而言至聖上智之姿無物欲之累又是原其所由來也除辨待而後與而字甚難無與無與無與

是舍起將待文三字相斷而字之情方見所難無文王橫斷猶字之勢方出

附文章  
此見識之過人者不以所附物也為世之弱情情者皆殺附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解解字正見無欲當最易動心以反起欲之不另得時

有見文王之過而知之者予我其謂其過而釋其罪與無聞文王之過而傳之者予我其謂其過而得其所歸無從止之心傳猶且且厚焉之何必自比於賢也之野人草蟲之士延頸企足以候盛時哉固題錄必待文王則是今日斷無一人能與便有歿身葬

之道無人復任仁義之說無人復明井田學校之法無人復行意然此所以待凡民非所以論家傑所謂家傑亦不是世俗才智一流只是入孝出弟守先待後不淫不移開邪崇正孟子應然自任按此發揮議論史新略

附章書  
此點想極極當貴之士而深許其識也精意填補韓魏之家與附字說得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  
寡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林次度曰自視欲然者自視若不足也是自檢

我無與於物物本無與於我孟子曰凡我見識愈愈不足者每以外物為重輕若韓魏之家當當富家也便一旦以附益之如其自視欲然於我其識見出處表裏不自滿足而於韓魏之家漠然不關其成於其心若此者識見明故知其無與於我山崩定故自不動其心

有過人之識者過人以此當貴道所當得者附益因非既富而又益之若謂因其外物故有附之名是亦不得解只是過登添心體之養則過人遠矣如此看便的自視二字當當清不可折開欲然原是心體上說人惟識不高量不大便為當當動本也反覆

不覺損易其初欲然者其平日如此既附之後仍如此也黃石齋清明之候試一思之此耳目自也此心思自也此形神官動自也反覆視之矩無所置韓魏者則安在而不欲然乎過人遠字即在胸襟超越上說一勵學錄不是定要去韓魏方與果韓魏一流有別具其體

者視韓魏小也其不必去韓魏者視韓魏亦小也韓魏附我非我附韓魏也附字聚與自字對動一察思聰看韓魏之家不足自重而自視欲然必於己分上有所見故曰過人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言下句軒

以復曰論過人遠原極極至之稱何必以復日言但不可謂此後史無進步耳

以侯章全高  
此言使民服民者貴教以愛之心也蓋為道道師民而民不勝怨者發重二道字

孟子曰以侯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繼釋曰以侯

道使民謂本欲侯之也播殺樂慶類是也其暴戾聲死一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類是也朱子云如與兵伐罪本不是

死者僅此之類字蓋不得已而為其所黨則雖死之欲而不怨其不然者反是也陸樞言曰所謂不怨者或死非侯之而徒勞之非生亦與上之類一樣

之民之怨怨孟子曰為民上者勢不能不使民乃使之而民怨者以使之非其道也如有使不徒使本欲侯之謂以侯道使民夫心所不忍也本欲侯之民既原其心不得不使民又當處於理則雖勞不怨矣且重全本為民之實心上看出心雖主於侯與

其心理不得不殺民又宜屈服於理則雖死不怨殺者操政柄者其知之也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侯故正所以成其生蘇東坡使民為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使民為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使民為滿池池曰是城我之道若天田欲之蟻豈也富室之奉君子蓋以不勞民也

如何是以生道殺民蓋其人有罪置死罪求所以生之而不得實求不欲生此一人也故天下看殺之以安眾而厲其餘固是生道即此一人看亦知吾不得已而出乎此亦是生道二怨字即指殺勞侯殺之人言雖元不怨殺者亦自其必元

之勇也其餘固是生道即此一人看亦知吾不得已而出乎此亦是生道二怨字即指殺勞侯殺之人言雖元不怨殺者亦自其必元

之勇也其餘固是生道即此一人看亦知吾不得已而出乎此亦是生道二怨字即指殺勞侯殺之人言雖元不怨殺者亦自其必元

過人遠及無力 爾說二字不可新開自字竟當已字  
得時又入止也 有一全字自矣字自是以在外在自對  
舉時不成文也 ○ 歐幾只在不知有實字上見過人亦只  
在歐幾若無上見但尹註云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實字為  
事家引亦謂過人在內在前不足信此處為過人謂有過  
人之識者乃能之也是平時先已識破否則全無本領臨  
時要有定力乎

以佚章

此見服民者全在得道為當時增損處刑而民不勝怨者  
發二道字兼重註二欲字則後道生道全從愛民之心  
上看出註不得已三字蓋之使氏非後政氏非生而其心  
則欲使之生之也未有心得已而為其所不當為者註  
為所當為亦根不得已之心未難勞事也亦後道也雖死  
事也實生道也須將註不得已而為所當為為後道一  
得或以一勞永逸為後道一人以生萬人為生道蓋勞  
邊說得去死邊說不去蓋所生之人非即所殺之人故也  
然字即指被殺被殺之人言二不怨全本道字末二殺字  
宜別醒

荀者章

此辨王之異於伯而王五道之大也東海王者謂伯伯  
起來以小補也繳自解解至周流通就王一邊說中當是  
解解的註脚末節是節的贊詞氣賦一貫 ○ 末字謂自  
首至末總言上者之功用 荀者即就民之氣象解見  
王氏非伯氏可擬須仰揚重王民非並論也二如字且說  
民風上虛器其所以然之故全在王者伯者之有實無意  
然且多焉 王者二句王者指三代若說到無德實天使  
與伯不對然王民即是帝力何有之民不必又說王民非  
帝民也註廣大對秋小言感應者秋小志意者廣大自得  
是恬愉自得因無怨者實無怨者廣大自得得得現樣自  
得是廣大的趣味驗是一忘字竟實註詳解明但得得  
實義在下又不得虛托如字要說廣大自得四字寫出條  
解氣象多將曠處及觀便不侵溢亦非形容空腔也 ○  
之節此詳解之官刑政故三年者以重不怨不庸不知

四書題鏡

人非即所殺  
之人故也

荀者章

此辨王異於荀即民風可驗也重論王者皆知借荀者得起下舉末王者之民二句  
說去至末以小補也繳正王非荀者所及 ○ 他章王霸以誠偽言此以大小言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驩虞如也 皞皞如也 驩與皞同音驩廣大自  
得貌 廣大對秋小言自得是恬愉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擊犂帶力何有於我如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  
得貌 但下有君子所過即宜渾說

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道干譽之事若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 孟子曰自王道不明人憐憫為病功矣抑知王者之功  
霸道而為霸者有一時之惠以及民欲民知而敬之而其民亦感恩佩德述其氣象給驩虞如也若夫行王  
道而為王者自盡其祀與之禮無則於民之愛戴而其民亦相與忘之廣大自得述其氣象給驩虞如也  
民愛而如字且就民風上虛為驩虞如者感上之惠諱諱如者感上之德固無怨言亦無欣喜但此句註脚在下節勿填實漢汝豈不見  
可達亦不見可樂其樂有大焉者也無所謂謂也并無所謂謂其稅有深焉者也則驩如也 荀者錄以詳詳說驩虞若伯者之  
民多智而王者之民偏愚反覺伯者之民情深而王者之民及淺 解附此詳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驩如也庸功也 功曰庸  
豐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變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  
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此是本文上一層意乃推論霸者之於民則殺則民怨與利則民庸故善則民知之矣若王者有時刑以  
民亦相忘於利而不以為庸有時教以正德非不導民使為善此正狀其時雖處處俱從民上看而王道於此可見 故王刑利主食為主  
善也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使之然者所以謂之驩如也 教不怨不庸不知所謂驩如也說說殺當其罪殺不怨利出於因故不庸  
教本於心故不知 約宜殺之利之教之使有許多事在只是當因理之所當然與其性之所固有而為之非有心於殺之利之亦非  
於我之善強之故民自如此耳 荀明達民間之欲報田無非王者誘助勸民之事乃竟以為小民之性情而忘其為聖人之訓也民  
聞之教海無非王者鼓舞里柱之意乃竟以為為天子之事 本文三之字自是王者殺之利之為之三  
不字是民之忘化豈但在本節只是說王民至善王者功用如何自有下節在此處尚不宜填實 荀者錄註兩非有心及使自得之  
見上之忘也本又不怨不庸不  
知見下之忘也合之則兩忘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夫君子  
人之道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變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避畔陶河濱而器不苦怨也 所存者神心存主處使  
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經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此隨手舉證 是其德業之感 德以具得於己者言  
乃與天地

盡心上



分則此節不是說不虛不知以前以後事

就上三項而中皆之這言神化不得但不

君子心性中去蓋通事止在功用上

說到底只論業不論他

只此可見並未嘗及向來未時文

以上節屬民風品節屬士

化是業存神是德俱非須知

德字在古外因業本於德

而帶及之定不重德也故過化存

神只在過化之外不足二項亦不

足二時但人不可講得

混而無別化是人化神是事之

或說如神也○語類云在

吾心者皆化道入心隨心者皆

化雷一處而為物皆成竟無不

化者或問又云凡身之

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

被皆所感也此講過化

最顯備若單說身所感應恐一

身不能遍天下語類講下

句云存不是上章是存這事

這事使來應知書所云從欲

以治四方風動之意此可見所

存不信心體欲治功之聖

應是所存而治功即知之

之勢然後是神者立之四句

便明亦不得因設計孔子

說將君子無位說上下

同此就化神加管管耳須先

將天地之流動成則存入

則流便不煩言而解且必

處處透透方成此上流字

要說却非一世而能聞之意

天地之神化流到則君子

之神化亦流到此項在運行

及物上徹透與字同字不

重配合亦不重於若之作

輔相或等論說少體○極

言勿用之大上下就君子

言同聲對下小補作木了

諸若及果替君子似天地

非非題神仁言

仁言

此就治政而計言得仁之

仁言善言

極為快便但謂仁言仁

善之聲即在善政善教而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仁言

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不學而能章

四書題鏡

也。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也。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也。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也。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也。此見仁義為國有之良而即以愛敬之達於天下者驗之  
為當時以仁義為外故特點醒良知良能指出愛敬最  
長批愛敬最大指出仁義可見仁義即是愛敬之良知良  
能原於性出於天人固是不外於性也○良只在無不  
愛敬者出無不二字便是達之天下上下本是一片大意  
為本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字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取之有通用之有節  
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使為仁人為義士自然不遺善政善教之得民何如蓋善教者其政善哉民不  
故民足而君亦足  
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使為仁人為義士自然不遺善政善教之得民何如蓋善教者其政善哉民不  
故民足而君亦足  
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使為仁人為義士自然不遺善政善教之得民何如蓋善教者其政善哉民不  
故民足而君亦足

人之竟善

此因世不知仁義為性所固有故即知能之良指示之大意是為本  
節而後說中庸而復貫之以首節通章也字熟脚俱是點醒語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能無所由所由即本  
文學處也乃出於天不係於人  
夫學處誠不可廢而本然之初人各有能而不待學  
習自與成法昭合者乃吾性天然自具之能其良能也亦莫不有知  
學是學習處是思慮知能俱在用上說指下節仁教  
引說當  
有不持慮慮自與至理默契者乃吾性天然自有的之知其良知也  
斷時皆以仁義為偶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的之良知非謂  
知能之良專在不學慮也不學慮上言其自有的之真若要缺欠仁義非學慮不可但此身正不必提出學慮來以亂本旨而應字在下無  
不知愛敬者出○陳辨良知良能是良其心所發不可就指為良心下與愛敬未說可見仁義之良是性善發出未不慮而知便是情善不  
學而能便是才善未說就親親敬長指其為仁義  
正是欲情與才之善指其性善如此者便分明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長上層  
孩提三歲之  
間知孩提可提抱者也愛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遠之也則知是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大稍長其於兄也聽之也則知良知之

日書未良錄

盡心上

無不慮而如天命之性也

無不愛親無不敬兄弟性

之道也然非

修進之教則

不能達之天

下仁義不待

學慮亦有須

而後知者學

慮未始非良

愛親敬長未

始非學道近

漢曰見傳世

人知是太散

漫慮慮太紛

提所以指示

原頭非學入

學慮也良訓

易且易有感

而適通之教

妙處直有發

而即至之迄

遠度無不知

三字一頭管

著自己之身

心一頭管著

家國天下焦

素養自知愛

知親知之使

也則知讓出往之也則知讓是無不知敬其兄

也知愛知敬非良知乎能愛能敬非良能乎

積善知能之良何止愛敬此正舉切近而先見者

凡性之所有皆非外雖可知引說兩無不知便下達之天下意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義也即義也仁義者天下之公理愛敬者天下之公心

同人心之至公也然則仁義即親敬長而親敬長本於孩提

提精長之良知良能不學不慮誠謂仁義非吾性之所固有

無工夫李德輝道之天下無無父之子即無不愛親之子

雖私而實公也固體無極上謂此出於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同然

發無不同所以知性之有是仁義而非彼起

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於深山之

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為上截注脚乃是從下截

推論所以若決江河之故

是意以樹善其居深山之中所與居者無情之木石

之靈露所集無多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特幾希耳

善聞而急趨之見而急行之翼無礙沛然若江河之水

聖心之明無理不徹故善接之而即與聖心又至愚故善入焉

動物也故曰與游此幾希不必深者與存之章幾希不同

下三句一脈讀下見聖人不可及處矣自致舜之似無異乎人

之即於此言之本木稍積無所不備善行便一見見之即於此

源之善故有感即通張慚處此章正文頗難理會

事家引云見一善言便惕然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

使活潑活出不可復道

源之善故有感即通張慚處此章正文頗難理會

事家引云見一善言便惕然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

說非如是人  
自非其性也  
已初也以此  
其知也以此  
指示人良知  
可謂切矣

### 舜之唐澤章

趙云此形容  
聖人心體非  
論浮事論假  
感非論窮通  
易變倚易無  
思也無為也  
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  
之鬼神其狀  
能與於此可  
為金章正上  
深山寂處居  
者靜機在石  
鹿豕野人皆  
喻無思無為  
以極形此心  
未有起聞時  
萬理渾渾意  
隨及其云云  
則所謂感而  
遂通天下之  
故也

切實說元氣  
是近無甚真  
異也說所以  
而誠至有知  
虛不明如何  
是也據此則  
四句作言外  
講 及其四句  
所見原是他  
神固須別醒  
暢然了悟其  
皆有二層應  
通貼白文其  
洽融暢莫實  
而急騰見而  
執心上先形  
然意亦不其  
無為章

制之天能得  
此體人操其  
重兩無字一  
無為章書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二頭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欲者多矣

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不為不欲是本

惡之心人皆有之其不為不欲者固明有其所也

何如私意為其所不為不欲者固明有其所也

我 也 有所不為不欲者固明有其所也

於當下設蓋此不為不欲者固明有其所也

免返其初人心中無所主將不為不欲者固明有其所也

個無為無欲使知有欲欲者不止是強制不行而已

於體可知補不備皆得 隨言為是身之動欲是心之動

身無為必兼心無欲方不留為惡之根據本文上兩句

人之章書 此欲處逆境者知自當以成其體也上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疾疾

知者術之口術也處事之方說術之疾疾猶災患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國孤臣孽子

四書題鏡

此而擴充之

當欲意補題亦不可

勝用如此句便說不去

此而擴充之

當欲意補題亦不可

勝用如此句便說不去

此而擴充之

當欲意補題亦不可

勝用如此句便說不去

此而擴充之

當欲意補題亦不可

勝用如此句便說不去

此而擴充之

當欲意補題亦不可

勝用如此句便說不去



物之權心充  
致或權於道  
而當譽譽  
深敬修者益  
容而當慎操  
心德賢之本  
應學術智之  
發強心危則  
涵養則慮患  
深則闕厄無

此論上品之不同有遠近而上者各品下白是  
事各節先考後應凡提提解者字也字口氣知是○雖  
以人人為極而社稷臣天民亦不可少有節節性者容  
我說我各說二國者為字內有許多作用事務為此而不  
知其他也條辨云只是是者為何若君若好實則以實為  
容悅若知好色則以色為容悅是字則字有對相投水  
札相合處不真滿一事為容悅尚有不合悅處也○以對  
的要是看力字意當曉言但不不要講安字要從此字着  
想而同行其情上說為君此悅為臣自己心上乃樂此不  
處之意須從精者字民許多謀戰事功愛物勤勞不見社  
稷之安處描出一片伯國忠誠則德悅字是常精神勿作  
不足語強註是形起下節耳亦勿混入伊周一類方具體  
貼有天民則達字稍斷而可字天下字而後字俱不可  
累此非先及其身謂及其君民足以行吾道而後出此指  
其不輕出而言註引伊呂亦指稱若為當時說若說後  
來一概便於天民無當○此但言其不輕出而人品之高  
心術之正抱負之宏建立之偉俱於此見得若止言功業  
反不足盡天民身分○先知先覺夏天於凡民中特加簡  
任者故曰天民有大節天民大人不在未出已出之分  
全在有意無意上正已無工夫物正亦不費力物字無君  
民而字中沒說出無心化或神速不測二意○諷議不形  
而不自正聲色不大而民自正是功在社稷而無計安之  
勞道海天下而無必行之速在一世則為一世人之足之極  
品在萬世則為萬世人之極品

此言君子有其樂此樂分所可比首節中中以天倫蓋性  
傳道揖三樂之定本節結之由軒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  
道揖三樂之定本節結之由軒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

此言君子有其樂此樂分所可比首節中中以天倫蓋性  
傳道揖三樂之定本節結之由軒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

此言君子有其樂此樂分所可比首節中中以天倫蓋性  
傳道揖三樂之定本節結之由軒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

此言君子有其樂此樂分所可比首節中中以天倫蓋性  
傳道揖三樂之定本節結之由軒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

此言君子有其樂此樂分所可比首節中中以天倫蓋性  
傳道揖三樂之定本節結之由軒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

道而上之天者天民者一出一處無非天夫一去一就無非天也此上且其若言道可行於天下則其民之  
民吾道可行於天下則其民之民吾道可行於天下則其民之民吾道可行於天下則其民之民吾道可行於天下則其民之  
生之民此則以其先知先覺而全蓋天下之民也此則以其先知先覺而全蓋天下之民也此則以其先知先覺而全蓋天下之民也  
非謂隨地然客也 注字稍難達可行而後行謂度其君臣可以行吾之道而後出也至先度其身是學人分內事不與此論蓋願上  
而致主必可以一德始起而應後之求下而長民必可以同風始出而制蒼生之望 本文可字天下字而後字有身  
分人品之高心術之正抱負之宏建立之偉俱於此見得然必可出方出否則強處未免有不可在故德註謂倘有意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德盛而下化之 本文物字象上言上謂君所謂龍在天下文明者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倫惟德感感無不化  
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意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誠龍德之正中但其已耳初無意於物也乃  
德盛而化自神上正其君不必形之諷諫也下正其民不必申之禁令也斯此大人易所謂與天地合德之大人故註以聖代之正  
則功在社稷而無計安之勞道濟天下而無必行之速乃為臣道之極哉 已無工夫以現成者言物正亦不大設費力而字中有無  
心成化神速不測二意 黃容悅一入自正上而風靡不形萬物自正於下而聲色不大張京江以一己從容願望則無欲所以養三  
公之器一時遠近中外有聞其德音而轉折於志氣者蓋風動在萬物而聖化之光被自無名也 彌氏大人推周孔當之周公為相能仗  
之傳一時君民上下有聞其德音而轉折於志氣者蓋風動在萬物而聖化之光被自無名也 彌氏大人推周孔當之周公為相能仗  
天下文明孔子為師能使萬世文明 駱駝鑄者定說全無無政則禮樂刑政皆當一切除去豈有如此大人亦豈有如此朝野世道矣  
仰浙江墨云履歷解譯之節大人不為亦善及之亦善而要非皇極轉形之故工虞水火之才大人有之亦可無之亦可而要  
非空託命之所真說得本木志具表裏洞徹處○首節容悅攝人者不可列於臣數也此大人亦稱人者豈不足以為盡之也

尊尊會樂三節盡性之樂四節傳道之樂末節中說要得彼此相形之意與首節虛舍不同  
此見性分之樂非勢分之樂所能擬也首節借王天下形容三樂之真次即天倫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王與皆謂孟子曰常人每羨勢分之樂抑知性分中  
得之於天成之自我者有三事之可樂無所計於勢分也 性分中有三樂原是固有的 說說王天下只說得位而已方與下章君子樂  
夫勢分之隆莫過於王天下而君子不與列於其中也 性之意不相悖若說到行遠處則不愧不忤問其所有且且道大行其樂尤不  
讓英才教育也 谷訂不與存不是輕視  
王天下只借來形容三樂之真可樂耳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得者既得之其樂可知  
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堂前生齒髮之父母膝下環連氣之兄弟夫 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 說說無故不專是完凡無  
慈子孝至性流於一室兄弟弟恭太和溢於一門其樂何若一樂也 不孝之事或天死或患難或不良或不協其故也 勸學錄  
君臣夫婦朋友何當未樂然人合終不如天合故獨言父母兄弟又懼君  
子本言孝思同心則反故獨見其可樂不與存無故亦展間所常有耳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餽矣  
有息則所謂行樂有裕於己者仰為天之所賦者無不全而不愧於天俯為人而同者無不盡而不作於人不愧於吾性之天自不愧  
有不操於心 於於在上之天不作於吾心之人自不作於在外之人曰明曰旦愈畏天而愈可承天十日十手愈畏人而愈可對人泰

四書題鏡  
此言君子有其樂此樂分所可比首節中中以天倫蓋性  
傳道揖三樂之定本節結之由軒云三樂之中仰不愧俯

而已矣夫人則不論窮達皆有其物以其德成之立故也

不伴其本樂則本領全在交與有本俱以上天下下觀其概視天下只潛本形容三樂之為真樂耳  
○樂即上天下下有天下未說到上道之成其道大行上方與下章君子樂之實不相符須說得三天下之樂人則三樂便深一也  
○王天下早就勢分之意說又守節人不難有固不樂人即有之人不知樂惟君子獨如樂必有所以得致其幸及者而後為一樂也則補入孝弟方體固合君子身上看則天壤內之少又母俱存兄弟無故之人其可以當君子之樂耶何必定以慎孝弟為其引無故亦多端或天此或或難或相違或不長或不協皆其故也  
○仰不能天所賦界者無不全人所同具者無不盡故無愧作即大學之自德亦所謂反身而誠者也其克己意是極其致之本此說果方有把握當就其補出  
○仰不須實就天文字出君子之所以不愧與與說克己可與下句能備者迥別本而得文大有命君子畏之大有道君子體之故德五與則曰天叙敘五禮則曰天秩天是以而信而神信則起而心曠也天有時君子不之天有容君子敬之故慎所不惰慎若天視之懼於不聞懼若天聽之是以參之可為三配之仰為一也何愧之有真說得精切  
○得夫聖才是不庸俗之謂如狂簡是也以姿質言若聖才則敏有不見分曉得才難得天下英才尤難故之有之須分看故是規矩方法是法養量由此與本之樂因而有大焉註以所樂於己者故而養之是或果有所以敬君子英才有否則難得英才亦可以為故而此樂我當照註本說  
○君子未窮頂上三節而兩相形與有節虛合不同王天下者天下雖可樂與與天性之尤真身雖可樂與與誠身之尤得當實一時雖可樂與與道傳世之無窮如此方是結言不說後語

廣土章

此明所性之更有非外之所加損者蓋定只在仁義禮智根於心司先以欲樂遠說以新造起所性又以不知不損表章其性而後正言所性之為仁義禮智○此乃以功

四書明村金

然於天人之際而天加高厚也此則所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者本文既現成說註中克己二字是推前一層  
○表懷心者天之神吾人無物我也樂何如也二樂也  
○節攝之而不吝也性者天之命吾順之而不害也形者天之靈吾踐之而不虧也而於天養備乎同此心則同得其所以為心人孰存而我孰仁也同此性則同盡其所以為性人孰全而我孰備也同此形則同盡其所以為形人孰和而我孰損也而於人養作乎  
○須須須將大人講得極切實愧作動得極深遂乃見得兩不字中荷仰自得景象  
○善善字樂不生於欲欲而生於無欲無欲之樂不可名也樂不成於徇私而成於忘私忘私之樂不可言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世謂磨才  
○得君子是使  
○而以所樂乎者  
○不愧不性  
○是樂在己教而養之則

斯道傳得之者眾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  
○心之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  
○世謂磨才而所以所樂乎己者我而養之沈潛剛克高明素允一室集四海之英前賢古人之後嗣未者一朝謀千古之  
○世謂所樂乎己宜水上一層  
○英業則斯道之羽翼在一堂而先聖之宗傳及萬世之物一原之分量全矣何樂如之三樂也  
○才謂才之英者宜與劉同謂才而壯之以天下則其一舉一國之才而天下之才而係之以英則非己用已竭之才而方盛之才  
○英者物之極也推者宜受之以得英才難得天下英才尤難難者之吾所能為也英才之得不得則有數存焉樂成全事得天下英才上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二係於人三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

作而已  
○二樂是己  
○學者可不勉哉  
○夫為親為己為人此皆自得其性分之真而極人間之難得者君子有三樂如此也視王天下者天窮而王天下自不與存焉古人之  
○此是與國應重節節將上三節而兩相形與有節虛合不同方是說言不復說  
○沉無固此等處須蘇視新章履親金玉良有以天  
○此孟子內應重節節將上三節而兩相形與有節虛合不同方是說言不復說  
○沉無固此等處須不謂誠而指意微則始為高懸而因之終為實而極之益信三者之為至樂不以彼易此也周禮環息安今猶有遺音  
○此發明性之量有非後起所能加損意重所性分定句本節指出所性之實正其性之可重處  
○此與上章一意應言性分有真樂不關勢分之樂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  
○謂謂民聚澤可遠德發君子欲之然未足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樂音洛  
○謂謂民聚澤可遠德發君子欲之然未足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  
○謂謂民聚澤可遠德發君子欲之然未足  
○行通澤民但有淺深耳  
○廣字眾字重有欲之非為一己之要在施澤上此以一國言對天下看故欲字祇而淺樂字廣而深  
○此合下  
○其道大行無夫不被其澤故  
○君子樂於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若夫不但上廣而已中天下而立以作君作師不但民眾而已定四海之民而以教以養在

有其實不以物為礙此則見性有定安不必事事加損然若行通講功事不損損於所成所成實其性分中功其但所性之仁義禮智其本而所性之功業其末也故曰所性不存無損於性也

上章以三樂對上天下則三樂為內重此以所性對破樂則所性為內重

廣上二節二節文字平意事所樂不存只引起所性不存項事下下節中天下對廣上言定四海對樂言欲成而樂深

中六節中天下何以得位言其是極作時之謂謂

宅中觀海不端安一隅耳不限定是中央也次句較上句史實定四海是以政底定之自有教養齊民其道大行當在此句上見平對不和事讓曰樂之全要助起所性不存向所性不存非謂功名全無與於性分但事在性中不在事外中

若十二節上節指出所性人及是發明所性不存之故下節方舉所性之端而志之文中言所性不知不損之故分得於大章極以實於己言宜當處者平對不知我請識得二節東階為大相士便知二句所性自到不用申言復轉字字上意是通論論過故

論全在下載自是上較下也但上節更發揮了我若上根源又有更指分者亦非中而自有損初之法若上室下滯更亦成二極不復能折成一其矣

所性體其高性之本體不因欲樂之得失為加損損損性言加不得到性外損不得到性內夫行備發性中道理出未非有加於我性中底道理居即不損損我性中道理

出去亦宜有損於我性中底道理蓋所性自有其於天者不多不少其初有定宜後未無定之過所損較曰所性不存分者分也其所分者中其分也天賦於我即我所分得之分本無有餘不足之數何得加損曰流施乎云唯說性便見分說說分見定說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者知惟定後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定見無可加損

根心中言所性之分是得於天者凡言所應之性是成於人者須看君子身上說不其論所性之應者君子所性只根心一向道蓋上二句是所性之精下言所性之發性足根心滿足處非謂根心效驗也蓋說所性充足處指示

四書題鏡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馬中天下而立指建都立極不居天下之中定四海之民是以教定之次句較上句更實上章言天下只說天位此言通大行故又以為樂君子天下之自是性分中事而云不存者以事實在性分中性分不在事外也

者合下萬理其備無少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何如蓋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成所樂也不增於所性之外故窮居而無欠缺亦不得或不得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何如蓋君子所性雖大行而得所成所樂也不增於所性之外故窮居而無欠缺亦不得或不得

成物本無不足也何得而加一物不容本固加損損損性言加不到性外故勤重事不過勞勞之過餘損不到性內固本固本則非有餘也何得而損此所以可窮可達也

其本分者也天以理全賦於人而人各受於己是具其得之分定是合下便定非後來所能減增說誤才說性便是分才說分便見定才說分定便無可加損要知惟性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為定辭子選足以分言非惟更窮窮者有分得愈窮通亦有分分亦非定而不測專以性言不惟外性皆求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四書題鏡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二君者字不可使說文王老老須留生第  
地步亦須於養其二章 五世二句蓋以世取其下第  
不存難做且則少不繼多恐分人之食五之二之都有  
書義其難推切文王之氏方位 所謂節此說伯夷未  
公之所謂而射之西伯即有節伯夷太公非其子謂之  
也百里等項上文已說說過此節上節點實非此節另  
義也本節精神着力處全在首末二句所謂起此謂收緊  
聖則生指點出文王養老不遺射教導使之如此而已使  
無凍餒之老全要發因民之利而利之在上無頭賜之項  
在下自有仰事之備意方見得養老之善而行之無難方  
是鼓舞時居浩氣 所謂向句之通節制其四句以得安  
子即起上文之老無矣所社者以無衣無食為求樂者  
以引起上文之老無矣所社者以無衣無食為求樂者  
以無窮無因為凍餒老之民聞之老非復世三老五更之  
說此字指田里四句謂字這說云此善養老之謂也正與  
首節字相照乃知後世養老空文不取主政之利日教書  
也須得此之謂中略語方見得不重行上文亦不合上  
文而別說其論之妙

易其事

此見上通在足民宜有以使之膏精神要在聖人使有上  
前二節正其使民足民仁字時使足民當由上見足民  
之為要耳不節只等上文味味似須聯合上二節見足民  
為意三節只是一篇若另起強壯使失語故以此章頂單  
重足民與他處當而後說諸類不同全不重仁字或以上  
二節點養老節後非也蓋此章全不及故一連兩相仁  
字者明方不如此仁字即在章中惟論當當無其無相仁  
上淺者與仁仁字相似只是當足之妙耳若無相仁後又  
去做出仁來時文於上二節點仁字當仁字字俱不必  
但當天下之道即仁天下之道雖不重仁字而字字亦無  
碍○因其當即其教亦其當不必教竟教教仁林即仁  
字處淺者便知以後補有教仁之事在神補出亦見周列  
○王貴富民有五假而財金王方是公富此章補言其

四書題鏡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道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  
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

此之謂也 田里謂百畝之田里謂百畝之宅樹謂耕桑蠶織也樹曰善養者教導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令之  
也 當時伯夷太公所謂西伯善養老者豈家賜而人給之哉即此田里有制而樹畜有教不遺其民夫匹婦之妻子使供其老者之  
也 當食以養之而已矣所以養者人至五十期固已半而氣始衰非衣常則不暖人至七十指使之則血氣衰非食肉則不飽不煖  
即謂之凍不煖衣而後為凍不飽不煖之候不必無食而後謂之餓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正此制田里而教樹畜之謂也 此說伯夷  
謂也因天下之利教天下之民率天下之民養天下之老者愛而無私惠而不費一何善哉今之諸侯如之何不行也 此三公之所  
謂而解之 制田里即五百畝百畝之謂樹畜樹畜之謂導其妻子即匹婦藍匹夫之謂此上二句一期不可把此句連  
下文 使養其老謂老者皆足以衣其食肉也 五十非第四句又足論老之天所以引起文王之老無矣所上二句一期不可把此句連  
以無衣無食為凍餒老者以無肉無食為凍餒老者使衣其食肉而得所養 本句此字指上制田里四句言文王之老  
所養者不外此養民之政而養老為手其則此正伯夷太公之所謂善字打轉即善字即善仁仁人不願一己之食肉而願天下  
之民皆食肉乃文王之民果無餓之老矣仁人不願一己之衣帛而願天下之民皆衣帛乃文王之民果無凍之老矣此所以推之北海  
而準伯夷聞之以為西伯善養老者此也推之東海而準太公聞之以為西伯善養老者此也 國之文王無凍餒之老者全在使民食  
其老上讀此節宜會註其家賜而人給意發揮方見得文王養老之善而行之無難所以欲勸當時諸  
侯雖然言表 引說制田里教樹畜則養老之資不必自出導其妻子則養老之事不必自執行

易其事

用皆仁風也然而聖人實未使民仁也 易其事  
之富第使之用不可勝用而取粟如水火耳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易治也疇耕治也 孟子曰治天下者正德  
莫後田疇乃民之常產必使而不易不違農時則為之疾矣又農官保介以司之課產勸粟以教之民之易若之易也 此說故國之常賦必  
從而薄且用一變二則民無怨矣又解田疇有用法取一於十中而都而助法取一於十之外與之厚服之薄也若若則所出者無不足  
所入者亦有餘將民之財易易皆本上人說使字有力兩其字指民 易只是不奪農時使民得盡力於耕  
本富者可使之富也 易其田疇只是什分取一不是減稅 民可使富是未富而使之富也此為民開財之源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禮教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富則有財可用矣但未富之民其用  
流不可不節也必也教民食此財也朝服夕飧有其時推之與不滿尺人不得食粟未成熱人不得食肉非時之食也 教民用此財也  
冠昏喪祭必以禮推之以供老疾不廢焉而後為春酒以饗賓各逐其尺與人而後烹肥甘皆無非禮之用也 若清心寡欲以儉之民則財謹  
度以禮之將見禮之耗於食用者少而財之留於食用者多而財之字指富兩以字是上教之如此以時見非時不妄食以禮見非禮不妄用  
者多民富而有財者至此則財之常餘不可勝用也 財不可勝用是財已有可用而使之不勝用所以長保其富也此為民節財  
之流 降澗大學生財有大道  
兼上下說此章就富民上說

盡心上

日書朱根錄

孟子卷十三

盡心上

十一

分定故也

何云分如左

傳四國隨有

也得其秀而

員靈性之眾

其全者其分

同也而故動

情勝利害相

攻無以定之

者多矣聖人

定之以仁義

中正而主靜

立人極高則

分定之說也

以禮義為田疇之所出稅賦之所供日用之所資者也

足民則財聚故曰財聚則民歸財聚則國強財聚則

富二其字指民二字指富指財聚也

易者時禮也小人傳有聖人規則在則使字二以字正

與使字指財聚也此二節而高是五子書其意耳條辨云

夫聖人財聚及開源節流使財聚上流此其意也高氏而

言人有財則財可保則財可保則財可保則財可保

孔子則月已可同可字只是說理方得下使有財聚如

水大而又足以民學也

水大而又足以民學也

此謂水大以而之重在足二字下如水大正所謂至足

也者豈得下哉如水大以而之重在足二字下如水大正所謂至足

人不私水大而獨私財聚者以財聚不足及方起得下哉

氏非五則題是因財聚而說水大聖人之使富而說

水大之至足但題而只說水大無甚深意發一多字

由水大至足之眾又演說定下句則運字自宜

聖人二

天地之利其大於五行而水人居其二帝王王之政其重

於六府而與水同居其二其其水大其其重也但相準

也此是並較根據處

如水大即上民富不勝用豈非又

有一說聖如水大聖人之使財聚而財聚則財聚則財聚

使之之法也固不可不生財聚但亦不可使財聚上大神理

應在不脫不粘之間運宜宜財聚云所以使財聚如

水大皆上文已說過此處只言財聚於民最意惟聖人能

非所使財聚者限在財聚以財聚使字如字

左記聖人非是式之政其不可以成治聖人非無以治之也

有治之也使之有道而聖人乃有為於天下開天下之源

節天下之流如所云為善時禮之說也使之非他有道而

聖人又無高於天下以下天下之富運天下之民以天下之

財給天下之用如所云使財聚不將用之說也此是欲提之

法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

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馬有不仁者乎

憂之而不愛者多故也尹氏曰禮義生於富民無禮義則無常

者非以帝恩受之者不必見德何也以其至足故也聖人觀此而得治天下之道矣

必與者致粟不如水火故也於其治天下開財之源節財之流使有菽粟之多如

不盡得見則持之親有恆產而有恆心親性有餘以濟不足

皆仁也而民馬有不仁者乎是可見富以裕教之本而富之當重也

易以其至足故也矣字係註也字者水火之至足無待於使財聚之至足必有

分則如水火以極形其至足意便是仁字聖人故下句無使字上句為聖人之

有發財易公共有所以能仁不足則私私其有相爭相奪而得仁馬有不

一節事聖人之愛財聚慢其於愛水火而有所出於不其愛者菽粟如水火故也

者菽粟如水火故也謂次後聖人經理天下之物有似乎一家無不知其當然

與其在且日不如其在百年也數者合而道東海德則聞小推之風焉聖人

天地而水火生焉物其取之而不竭者大造不自居其功聖人以故聖人

下而皆仁也謝曰不足則爭非以其重也其有餘則謙非以其輕也故菽粟

訂善意原不重仁字只歸法使富財不可勝用以易易時禮之不可已也

大居其二帝王之政其重於六府而與水火居其三其菽粟與水火其重恆

孔子之意

大不能與所以大者示人故論道者貴其本天下可以見孔子之大不可

孔子之道於山知其大且高於海知其廣且深於日月知其光且明至所謂

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下益小所處高聖人二句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以生活乃昏暮叩人之門戶以求水火無弗與者

此特是民之耳目而僅足民之試觀民於水火

如水之為德也... 有仁不仁... 乘上字之宜... 致知仁字不得添有也

孔子

此極形聖道而示人以達之方也... 皆言水自達三原... 此觀水之體也... 觀水之體者明也... 觀水之體者明也... 觀水之體者明也...

登山... 天下高言... 觀水... 觀水之體也... 觀水之體也... 觀水之體也...

四書題鏡

門一句致夫子... 天下莫及... 觀水之體者明也... 觀水之體者明也... 觀水之體者明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此言道之本也

明者之體光者明之用也... 之有本矣... 惟體明故照... 日月之體明也... 日月之體明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見也達是於此而通於彼也... 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能達於知命不成其順之章不能達於從心也亦不成其善之章不能達於信不成就其美之章不能達於大不成就其聖之章不能達於神也天下莫不自過而遠達之流水則天下莫不自昇而遠高之志道豈有志於孔子者慎無濼等而退也

上二句與起下二句... 本... 而高水不以積而深日月不以漸而明... 故能

而高水不以積而深... 故能

而高水不以積而深... 故能

而高水不以積而深... 故能

而高水不以積而深... 故能

而高水不以積而深... 故能

而高水不以積而深... 故能

盡心上

三

雞鳴善言 此嚴聖狂之介要人知之而惕然慎所為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此曰為則不但有言雖委矣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徒字活潑云是舜 孟子曰凡人一念之善 孔子聖而有餘 一念之利 於善而無不足有如雞鳴而起孳孳成

一 時雖非善 起是起身開眼下地時孳孳成枝葉而後起 起便合得日夕不怠 須從雞鳴而起 起後想寂然不動時 無以見而實為之徒者也 且其所發驗然也 驗時亦無以驗其所至 惟夜氣息思萬端 方越發念便從事於此 對下闕字尤悚切 雲引凡無

為而為 只見理之當然者善也 若有所為而為 雖其所當為亦非利 徒字依說就作活看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與跖同 若夫雞鳴而起孳孳然 心思向於利 才力用於利者 平則此孳孳之一時 雖雖覺靈行不表謂之蹠 蹠蹠之所以為蹠 實利而已 蹠蹠而起孳孳為利 非蹠之徒也 而實蹠之徒也 而向利者 蹠者利之體 利者蹠之本根 四書錄是 天理皆曰善 說得廣及是人欲皆曰利 說得細 精

便至於蹠本文 徒字內亦有精漸意 然玩下闕字則在當下說更妥切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 聞善讀相索 這所爭毫末身善與利公私而已 矣 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楊氏曰 舜蹠之相去遠矣 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 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熟議之不熟見之不明 未有不

此者 欲知吾身為舜終身為蹠之所由 分善在利善之成 哉 彼此一念之利 有所為而為之 微別於善 早已伏見之 根已善 矣 此一念之善 無所為而為之 微別於利 即已暗望之 本善 蹠之分不分於千里之謬 而分於毫釐之間 也 早已伏見之 根已善 矣 此

本善未顯 高易為所將 將與蹠同 可得分是一善 一利 兩兩說 則分善利分念處善端 初起微別於利 端初起微別於善 是問也 而聖狂即此 此分即分於善與利之間 益于人見不在善即在利 只爭毫末 此間其微 才出善即入利 並無中立其間 又甚危所

以當審其幾 又知字說此 此知字雖非當教知之 知無當說 能知之 甚明者 須先用格致之功 也 故引楊氏以補其幾 四書

人豈無一直向善 一直向利者 孟子此言 只要人謹獨審幾 幾得孔門宗旨 趙明遠世之學 舜者細考之 賢蹠之徒 世之學 蹠者苟

變之亦皆舜之徒 蹠心中亦有舜自以為舜 故蹠也 舜心中亦有蹠 懼其為蹠 故舜也 吾是以慎之於其間也

楊子貢善言 此顯焉端以衛道前二節是善本而善斷 約言此 章不事則楊子貢重問于美所謂編近理而大亂真也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 楊子名采 取者僅足之意 取無

我者僅足於我而已 不及為人也 列子稱其言 伯成子高 楊榮以一毫利物 楊榮為子高 子高曰 今聖王

此表稱楊子為我 不及為人也 列子稱其言 伯成子高 楊榮以一毫利物 楊榮為子高 子高曰 今聖王

澤與明方是本此皆於用處知其本當必顯為善道之教

用以服而教之及人而川流廣教化即水之由源他

生淵也 光輝於澤即日月之由明而生照也 用澤他

善善不心定以不善為善也 上二句 推下二句 順

說水之本不露出日月之本已說出體感不封源與明即

是本註說有本明之有本亦勿為善 有明非對有善

若欲對得善言必說善字 云觀外之有善有明非對有善

日月之明有術必說善字 云觀外之有善有明非對有善

二句 與起下二句 又云和為妙此即有兩說 件結成

章一節 通一節與水進一環滿一以相以如由善信以至

美大精神成此件而後可連徹矣 是漸字意是漸成

章是 一更進更一步 一生止有兩工夫 人為漸耶但

據此則善信等項 即有德成章是善信俱有 充極不消

刻先善後充 充聖師亦為成章 使善信俱成 充極不消

况成字是據科况入聖成章是下學字結語 就是大的地位

達善章聖道即所謂化之也 以盛衰後行與大的地位

化不公又冷出許多欲將漸字說入成章內也 如此講切

學聖之功非泛泛循序漸進之謂也 聖學之云 與狂相成

聖亦不同 做是成程片段 此是積學流充 聖學之云 與狂相成

至本善謂其其下 在漸至五本在太字 莫如何觀 却下

學上天竟句 本處做時人欲祈聖者 莫在本上用功而

後可漸至云云 竟似以成章為務本道理說 不去

錄第章

此嚴於狂之界知之者當道其所為也 人但知舜蹠懸絕

而不知所爭只在善利初分一問字最重 一知字之須括

出從違鳴而起說亦是有善不善不勤時無以見其所發

紛紛並立 雖時亦無以能其所至 惟復氣說 聖賢善惡

學之善平且之氣天於此而一開於此而一轉氣於此

而一清神於此而一振離善至其所不得不得鳴善善志上

不復不起此時正善惡初分之分是安人信信善善志上

知即舜蹠之分在善惡初分之分是安人信信善善志上

知即舜蹠之分在善惡初分之分是安人信信善善志上













身必高必則  
古其德先王  
及至未論難  
積躬守節操  
或枉尺直尋  
樹行述德傳  
是以思賢者  
有之頭頭似  
渴膏之也始  
終一節確乎  
其不可拔則  
不及人不為  
憂矣夫壯  
窮為此輩  
御也

夫已到方能如此也士之書在尚此句亦容無事  
之問非士無事而僅有其也何謂即尚之書而高  
答以仁義正躬尚字讀仁義須見得仁信天下之道其神  
萬物之上方尚字意無一無單四句辨其非明其是語  
意一及一正兩非也再是在是也皆實體士之志而代  
為之言景引後後曰得後後欲士有志位有在仁由  
義言者非不為非仁非義之事則已言所不為之事矣  
又言所居所由之事矣何得指後後曰而今且只是個  
空言所居也須知士之見得指字得字皆有多意陽光推  
求必極得指學問在方見申八句是尚字有多意精神  
未二句死言大之是事是仁義而士之志如此則仁  
有在志之現已具於志心志之故不偏廢大之理  
而已備大之志事須體非無事也居仁一節謂字後  
居仁由義者出但居居仁由義非申論語須細下  
六字於上四字內合釋後為得條辨不違體已全  
要點是居由上大極言之則居仁由義之體由於居  
仁之用細言之則居仁以心之德為體推其理  
為用由中必以心之德為體處心之宜為用處心精處  
應物持人那一付不見行也實難未及做出治平功未  
僅僅見之一身則不謂之行大之志事而不始不備大之  
之事須之無事查其義

仲子章

此見人當全大倫小廉不可盡信也要斷仲子發倫之罪  
因借小廉以形之云句上斷其為小廉亦明其有非  
前而只辨其不能廉此重斥其廉倫仲子略顯本國  
實事但由不食不食而說之云其食量多其長其小  
廉二句看須對上大大倫而見其小不必用節名倫  
意下二句小大時解多以大字亦指國大即言國上  
莫大大子指聖之大信其大大子指即之大看求口氣實  
項莫大大則大節宜即指大倫如云云其小乎而忘其發  
倫之大廉亦宜直說但與有人信信之句似少許應其或  
云大字無是相宜處或云大字當指莫大大說俱未安

既非自然之理而究為當功之微 居以所存言居則不違路以所行言 不他 夫人以有名位而目之也其實只是這個人既有  
名位之後便自有名位之先解達有其而仁義無殊窮以是食則有體有財 以為大人者有其其達以是施則自體道用所以為大人  
者見之行故曰大人之事備 既然大人之事備只究得  
士底而向論學儲事備即在居由勸出不在其日用上  
仲子章全音 此斷仲子發倫之罪特借小廉形起對匡章只辨其不成廉耳未若  
此章判斷得盡說施既以本文兩信字只因世人被他騙過特為指出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

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子也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爾莫大焉可以

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孟子曰論人者必觀其大者於仲子有與矣惟其論之標或或非義與之必謂彼必守義而弗受

舍一也取公符義之小者耳義大於親戚之有上下若臣之有上下今仲子何如乎詳兄離母方以為不居不義矣不食君祿方以為不食不義矣不知居不義不

居正所以為不義也仁親戚也食無不義不義所以為不義也無君臣也仲子一字畧頓不義王弗受道諸與齊國仲子不義

以小節之能遂至大倫可廢舉親戚君臣與食食多而顯而吐棄之其可哉 事勸學謹說之既出於不義則不受是義何故說他

是小者須知不義二字是從仲子意中看出不必其果不義也仲子以為人所與都是不義耳 信之不不但信其能護在能以能護信其賢

本句信字正從此出 是字指不受齊國食食食不義也仲子小廉者 人莫大三字作一句讀為字存於字解仁親戚離母亡

君臣指不食君祿上下二字總承 兩其字指仲子讓國其小者也發倫其大者也二者各指勿忽看 信其大者

人見也讓國便謂他更無不善之行於是詳兄離母不食君祿皆以為義了以字指信之之人莫可毀也亡倫豈徒

桃應章全音 通音皆是假設問意在兩難各處在各處都說聖人天理極致處處未結著權變人情上 用題錄則官有說議者何至於叔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率弟也其意以為

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若父親有難

終有不義之理知此者可以觀聖賢之用心昔桃應問曰凡事忠孝常易處變難如舜孝子也受免之禪而為天子臯陶臣也受舜之舉  
而為士師其在平時兩人各盡其道原易事耳所難者瞽瞍及犯法而殺人在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守法而不可以用無  
刑則解知之 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師自是本事執法殺人則是設言舜臯兩人棘手處 照此如此之何自臯陶說說註則率者  
何以處之 有云玩三句語與舜象說到解殺人則此時之替斂全不得又說不得將如何處說也據此以則知之何事  
說本條辨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意謂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文也 王字皆曰時提心字與大節 孟子先就臯陶各  
註言舜之心皆歸元機要處 之曰士天下之率

問以觀賢用心之所涉也... 問意在而原孟子之答乃在各章... 必謀之弊惟不以天子父... 必不問之陶惟不以天子... 板板論到其理盡頭矣... 所極其間矣而以合人情... 說到事尚有變通處則... 一矣。此章不必例重... 亦不必云陶執法而情... 計較之私託入秦曲... 官與士內為士不同... 已罕常道端全在下... 句照註宜與齊與周... 一問其單重耳陶之... 帥之叔人則此時之... 腹也當及則知之何... 執之兄見執法不... 宜無容他假借... 於聖天子士師皆... 是國法便有所受... 殺人非可逃... 之亦其須從... 人說夢終身白... 天下言其心須... 不立也... 天下正是... 見記字

此見唐居之其... 上謂說王于... 通業實客語... 抵前主妻... 用意注重... 不缺治使... 切見句料

四書題鏡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陶而專問舜曲全之術... 則語意各有次第承接不可混者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詵然樂而忘... 天下... 解與此意互發... 有父而已其視天下之大... 而處且非特一時而已... 問舜之先自處故以棄天下... 句當另講若于此而猶有... 為士者止知有法為子者... 此亦理勢之自然而無... 此章章全... 輕曰精言此章言不可不...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 夫非盡人之子與... 養不同而其體體有異也... 者不其有生之初... 非常是人之子與...

夫非盡人之子與... 養不同而其體體有異也... 者不其有生之初... 非常是人之子與...

夫非盡人之子與... 養不同而其體體有異也... 者不其有生之初... 非常是人之子與...

夫非盡人之子與... 養不同而其體體有異也... 者不其有生之初... 非常是人之子與...

齊王之子得極那重使與下入禮體之異計對但問照  
處只是寬克虛禮交不起說見之二字亦可折開制  
居修三句居居修三句居修三句居修三句居修三句

孟子曰

只無險居之尊而射弟體隨養之厚而舒暢皆移默化有不知其然而然意 兩句須說側重居字方好接下單言居來如云是居  
則有是養大成所以移氣者此居所以移氣并移體者亦此居也三句泛說夫非句方貼王子此與字言下便有何氣體之微感此句  
連帶下宮室車馬  
衣服一事說下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  
下之廣居者乎

馬以為樂王子亦車馬以為樂人衣服以為服王子亦衣服以為服多與人同也而王子乃禮體若彼其過異者持以其所居則所  
養自厚其氣體自與人不同耳夫勢分之尊猶能移人氣象如此此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告知以之宅心則浩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  
之居身則醇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之居身則醇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之居身則醇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之居身則醇然之氣自充塞於兩間以

是言者於四體皆  
分熟矣若將王子看身使假思景 四書聖廟居者欲身有寓字立體有安字律欲其性則根性命以為其基其基其則隱道長以為

堂象欲其華則取多用宏以為豐登丹殿將見根心色精厚流光五事各協於極四體不言而喻自有不宮室而安不車馬而逸不衣  
服而華者擬此語對照三子之居最馨切然亦不必專與王子較高下儲中子王公之笑說聲言不求與人而問非常高富厚之澤聖

賢之言論丰來不求與人而問非仁義道德之華王公生深宮而長阿保日變月化自別於堯臣此姓之倫賢聖說禮樂而致壽考日變  
月化自起於天地萬物之衣於不類之中而類出焉於類之中而不類定焉孟子所以嗔然而數也○約言必云云論道理自重居居居

向但願得孟子開居居說神理若謂孟子因王子始悟廣居則孟子胸中初無廣居安謂孟子見王子便觸動廣居則孟子  
胸中又橫據一廣居安數語錄妙 所謂廣居非有宮室車馬衣服之可指并非有居與舍之可名於望見之王子何與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  
無他居相似也

觀魯君之事又可信也昔魯君之宋傳呼於宋垤澤之門守者曰呼於門者明明非吾君也何其聲者與魯君相似而實不相似者  
吾君相似也此豈有他意蓋二居地位既同故彼此相似也此王之所以異也然則君子之異彼可知想矣引發于子居反羞味敦不粘

主居居而無一不注向居居居堪廉檢聖印即離 李公堂堂止作傳呼之聲自任若依古註謂夜輪不啓君自發聲恐無此理  
異註此非吾君一句是詞詞則知非吾君但詳其似耳無他二句是孟子之言宋項我居居者亦無不以可知 任其聖魯君疑是桓

公春秋初魯宋同盟 勸學錄居居相似句孟子唐注指文有粘定魯宋謂宋修三格魯備周禮倫之賜微子之命其天子之禮樂計  
其宮室車馬不與列  
對齊此亦取關之法

其宮室車馬不與列  
對齊此亦取關之法

其宮室車馬不與列  
對齊此亦取關之法

其宮室車馬不與列  
對齊此亦取關之法





此見教之多... 受教者有字俱指... 以二字為教之主意... 時雨化物清出... 化清出字一層... 學力遠置教者... 心術正則成... 體作用者三... 見君子知人之... 造託之仁... 其所優者... 有私句此東... 同時於不同... 風默化特而... 家上四項... 身治自其身... 善治其身... 及此五期... 前此此等... 道則字

此見教之多... 受教者有字俱指... 以二字為教之主意... 時雨化物清出... 化清出字一層... 學力遠置教者... 心術正則成... 體作用者三... 見君子知人之... 造託之仁... 其所優者... 有私句此東... 同時於不同... 風默化特而... 家上四項... 身治自其身... 善治其身... 及此五期... 前此此等... 道則字

此見教之多... 受教者有字俱指... 以二字為教之主意... 時雨化物清出... 化清出字一層... 學力遠置教者... 心術正則成... 體作用者三... 見君子知人之... 造託之仁... 其所優者... 有私句此東... 同時於不同... 風默化特而... 家上四項... 身治自其身... 善治其身... 及此五期... 前此此等... 道則字

此見教之多... 受教者有字俱指... 以二字為教之主意... 時雨化物清出... 化清出字一層... 學力遠置教者... 心術正則成... 體作用者三... 見君子知人之... 造託之仁... 其所優者... 有私句此東... 同時於不同... 風默化特而... 家上四項... 身治自其身... 善治其身... 及此五期... 前此此等... 道則字

此見教之多... 受教者有字俱指... 以二字為教之主意... 時雨化物清出... 化清出字一層... 學力遠置教者... 心術正則成... 體作用者三... 見君子知人之... 造託之仁... 其所優者... 有私句此東... 同時於不同... 風默化特而... 家上四項... 身治自其身... 善治其身... 及此五期... 前此此等... 道則字

四書題鏡

大... 所短長示之至情... 肯者有以企而... 欲是帝王之與... 矣豈得借王... 言(米谷)既... 之分者... 登子莫言... 五教分五年... 而足至私淑... 孟子曰君子... 吾教者原不... 不有以教之... 經一法此... 有如時雨化... 花迷英教... 力已深及此... 不化矣謂之... 之功下四種... 避其來夫有... 有成德者有... 而天黃粹德... 德雖未優而... 正則不滯於... 強是安德... 厥於成則必... 有答問者... 下此德未成... 則之教疑而... 之謂其蔽而... 求知者則

大... 所短長示之至情... 肯者有以企而... 欲是帝王之與... 矣豈得借王... 言(米谷)既... 之分者... 登子莫言... 五教分五年... 而足至私淑... 孟子曰君子... 吾教者原不... 不有以教之... 經一法此... 有如時雨化... 花迷英教... 力已深及此... 不化矣謂之... 之功下四種... 避其來夫有... 有成德者有... 而天黃粹德... 德雖未優而... 正則不滯於... 強是安德... 厥於成則必... 有答問者... 下此德未成... 則之教疑而... 之謂其蔽而... 求知者則

大... 所短長示之至情... 肯者有以企而... 欲是帝王之與... 矣豈得借王... 言(米谷)既... 之分者... 登子莫言... 五教分五年... 而足至私淑... 孟子曰君子... 吾教者原不... 不有以教之... 經一法此... 有如時雨化... 花迷英教... 力已深及此... 不化矣謂之... 之功下四種... 避其來夫有... 有成德者有... 而天黃粹德... 德雖未優而... 正則不滯於... 強是安德... 厥於成則必... 有答問者... 下此德未成... 則之教疑而... 之謂其蔽而... 求知者則

大... 所短長示之至情... 肯者有以企而... 欲是帝王之與... 矣豈得借王... 言(米谷)既... 之分者... 登子莫言... 五教分五年... 而足至私淑... 孟子曰君子... 吾教者原不... 不有以教之... 經一法此... 有如時雨化... 花迷英教... 力已深及此... 不化矣謂之... 之功下四種... 避其來夫有... 有成德者有... 而天黃粹德... 德雖未優而... 正則不滯於... 強是安德... 厥於成則必... 有答問者... 下此德未成... 則之教疑而... 之謂其蔽而... 求知者則

大... 所短長示之至情... 肯者有以企而... 欲是帝王之與... 矣豈得借王... 言(米谷)既... 之分者... 登子莫言... 五教分五年... 而足至私淑... 孟子曰君子... 吾教者原不... 不有以教之... 經一法此... 有如時雨化... 花迷英教... 力已深及此... 不化矣謂之... 之功下四種... 避其來夫有... 有成德者有... 而天黃粹德... 德雖未優而... 正則不滯於... 強是安德... 厥於成則必... 有答問者... 下此德未成... 則之教疑而... 之謂其蔽而... 求知者則

四書味良錄





佈而不及者能舍而及便其能者

天下事

此見身不可離道而求為殉身者言也一即引起下節此

為身顯而道不行道屈而身不隱榮之有道而使令身顯蓋蓋道內使令道屈道殉身身身其道皆不相離也五福之矣殉人則道與身離矣

君于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顯蓋蓋道內使令道屈道殉身身身其道皆不相離也五福之矣殉人則道與身離矣

擊而音章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得之妙胡致言曰君子非故有所留也蓋法有形可授如射多引而不發然

側操如云有道而道殉身即不身殉道亦以身殉道時人在無道事多但有道時不道殉身是殉人無道時不以身殉道亦是殉人未見木句之字當則非殉人殉人則必非道狀曰未聞不是又有殉人之道也

其所不音者如如躍而寬於前矣

道則言其非道耳或以後道字多為妙之謂大非

非難非易不發以難然躍如即在目前却又非躍如如使人巧是不發巧即常於規矩中是躍如中者無過不及謂是解中字易勿泥作

辨云以道之君子意斷不殉人的勢亦當去未聞以道矣而猶殉于人之也

法者以道有定體語不能顯狀不能藏

道殉人四字連讀不知當時任者既當殉人更有甚廢道即說枉道以殉之他無道可枉

立耳果其中有能者由其所以得之者即在學之中也

見聞之外口氣有嗟惜當時受在

此明不體教之故以其有拔心也

求聖則賢賢不參者正以其賢與明不參者亦以其拔

物在我而前掩道不得故曰躍如猶所謂活潑潑地也

弟之尊禮也不答即不在所擇了

周非不及而為從然不發而有躍如者存亦非太過而難從側重非難一也

是問道但心中却抹了善賢事任不定以善賢事任聽之於問也

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

於問也抹去非長師也只是年之長者便各自以為老成而不安於弟子之說即是抹去而軒張此對不虛疑對不專不誠講慈原是一串總是抹去痛痛此等人除了拔之心則在者皆可非謂此等人皆賢賢所許也

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

四書題鏡

日書未良錄

孟子上

孟子上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從人妾婦之道破夫身顯而道不能行道坐而身不能隱隨在往彼就乎道以殉人如隨人倒斃定不難故亦曰殉 此句雙承殉道殉身者皆以己為主而進退之權在己此殉人則以人為主而榮辱之權在人 殉者道與身為附屬豈與人為逆逆身致出而道不行此是取道以就功名道宜藏而身顯不歸此是輕道以希過合時云前聖適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史平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公都子曰滕更而不在門則已滕更既在門則宜以師弟之禮舊解在禮是加禮意謂其為國君之弟而如來學也今不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馬女上趙昏二謂挾貴挾賢也女上曰有所挾則愛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 此言君子雖

公都子章 此論君子之用學各當其理愛慕者為悅觀者有在輕重之中亦相相因但章豈不意在禮堂之先後者序也楊理一分殊是而略大之理正是此題蓋觀仁愛都本性中之仁發出是理之二親氏物各有不同是之分殊上四句反說下二句正說上從愛物仁民是進進來下

從親親順推出去上說地恩不過其則下說項說因分而施親親而仁民之所以弗親也仁民而愛物物之所以弗仁此皆意密相呼應上四句其說似成半則如此勿使發善所以弗致至下二句方申明之○上而而作作然而而者轉詞也下而而字作而後看蓋謂弟仁親親理勢不可不辨看奪得厚恐無以為厚看也而仁而愛

非無視也曰吾有親焉若以親吾親者觀吾民料以何者親吾親勢必於親及不親也故不親視而於弟仁之而已及去不敬必待親者待氏也弟仁非不仁也且有民焉若以仁吾民者仁吾物將以何者仁吾民勢必於民及不仁也故必仁氏而於物弟愛之而已是矣敢以待民者待物也曰氣中 夫當養上截而下下不養氣力○

雨而有公如此而復可及彼之意有如此而自然可及彼之意雨澤亦須到○親付之親仁付之民愛付之物雖是說三者皆得其意其根本在親親善善皆其上親字亦須以親親起一頓仁氏愛物事進而下或云不

於章全旨 此即用心之夫中者而各窮其必至之弊以示戒也上當是不及者之弊下當是太過者之弊各重上句下句就上句內見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此即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此即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則凡稍廢於此者將無所不已也尚有欲為之事即以特人言有理所當厚而情所欲厚此不可已不止謂常倫理凡事體當重者皆所厚者也苟寡意之於此且薄待之則凡稍疏於此者將無所不薄也尚有有用恩之人耶是所厚者不止父母兄弟凡用情當先者皆皆已若果而已之正合該說重孟子何為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左履耳無所不薄做此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乙卯急心勝 該厚的人決 決不得薄則 忍心將深 決急住不得 見端知委理 有固然益止 觀人此堂所 色甚唐虞 待人為政為 學皆在其中 篤主利貴用 人自知

推到後日流弊多須從理處務務逐逐焉曰當當做做 當厚便當修後格有無三考之要可補又說 本 意過不念人事人念學項已多不必又添急心忍心 躁心名詞亦亦有理 然不即其甚蓋斷不可不說 凡事在可已者皆當所不己人若事在不可已之上定合 該成了孟子又何為他若此那不可已者皆當無 所不薄做此 此理則進進發進進發有為有為發亦 不拘指為學理則都必為學理

君子章 此論君子之用學各當其理愛慕者為悅觀者有在輕重之中亦相相因但章豈不意在禮堂之先後者序也楊理一分殊是而略大之理正是此題蓋觀仁愛都本性中之仁發出是理之二親氏物各有不同是之分殊上四句反說下二句正說上從愛物仁民是進進來下

從親親順推出去上說地恩不過其則下說項說因分而施親親而仁民之所以弗親也仁民而愛物物之所以弗仁此皆意密相呼應上四句其說似成半則如此勿使發善所以弗致至下二句方申明之○上而而作作然而而者轉詞也下而而字作而後看蓋謂弟仁親親理勢不可不辨看奪得厚恐無以為厚看也而仁而愛

非無視也曰吾有親焉若以親吾親者觀吾民料以何者親吾親勢必於親及不親也故不親視而於弟仁之而已及去不敬必待親者待氏也弟仁非不仁也且有民焉若以仁吾民者仁吾物將以何者仁吾民勢必於民及不仁也故必仁氏而於物弟愛之而已是矣敢以待民者待物也曰氣中 夫當養上截而下下不養氣力○

雨而有公如此而復可及彼之意有如此而自然可及彼之意雨澤亦須到○親付之親仁付之民愛付之物雖是說三者皆得其意其根本在親親善善皆其上親字亦須以親親起一頓仁氏愛物事進而下或云不

於章全旨 此即用心之夫中者而各窮其必至之弊以示戒也上當是不及者之弊下當是太過者之弊各重上句下句就上句內見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此即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此即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則凡稍廢於此者將無所不已也尚有欲為之事即以特人言有理所當厚而情所欲厚此不可已不止謂常倫理凡事體當重者皆所厚者也苟寡意之於此且薄待之則凡稍疏於此者將無所不薄也尚有有用恩之人耶是所厚者不止父母兄弟凡用情當先者皆皆已若果而已之正合該說重孟子何為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左履耳無所不薄做此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下說非謂今日如此新 條辨各下句即於各上句決之說當



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當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

而有其要焉知者於事固無不知也然所當務者為急則宏細既舉則日自張而事無不治其為知也大矣仁者於人固無不愛也然

弟急意親賢之為務則後惟在位殺養舉理而思無不治其為仁也博矣自古論知如天知神者莫過於堯舜堯舜之仁不待

身之知徧物而知之不徧物而急之所急者惟得象治本高層命謂諸先務耳此其所以由綱及目而應續成也堯舜之仁不待

徧人而愛之而已徧人而愛之所急者亦惟以不得舜為己憂以不得禹稷為己憂親賢此其所以為天下得人而仁覆天下也

樂知者仁者全為學知仁者立法知邊處事說仁邊處待人說兩無不字舉全體言先提起二句在前只據理可以如此然後就無

不知無不愛中尋出急當務急親賢來隨時因事各有個緊要處乃是當務不必限定其為何事故本文又無實指治天下與實於親賢

故指實言之先務既治凡有所當治者無不舉矣賢者既凡在所當愛者固不度矣非謂其為親賢之外皆可放下一切掃除也

任其聖一物不知即處之有不當豈可不知一夫不獲由己縱滿之道不可不愛但不足及其急意雖然務親賢之則為此必夫彼甚且輕其所重

重其所輕反成其不仁不知者多矣註中固字開然字合則字收緊也無不知無不愛密甚不然竟似事有可不知人有人有可不受於我疎

矣勸學錄意當務止所以成其無不知急親賢正所以成其無不愛條辨不徧物不徧愛人亦指不徧物人而急之非謂其不徧

物徧人而知之愛之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斂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飯杖斂反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斂長斂不斂之次者也齒決斂斷乾肉不

斂昌悅反斂曲禮母慈飯母流斂又曰濡肉齒決乾肉不斂之小者也斂曲禮也宜甚斷之乾肉宜宜用手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伏知所先後則事有序

豐民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敏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于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

位無由上達聰明蔽於上而愚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然者瑣細之是圖學之喪服乃於父母三年不能自盡於

知自檢顧於乾肉不齒決之禮謀求而不置舍重而議輕得小而忘大是之謂不知一舍重務輕一舍大務小通節比類而觀正旨在此

知務而已矣彼知之不知急先務仁之不知急親賢何以異此為治者可不審乎末上見按數字不知所指孔疏以汁言然禮於禮

美聚美有示史稱射有酒池左傳有酒如淮即以美酒分柱亦可是之謂是指點口氣舉此作據以見其可哂非以為不足為

實也新安不知務並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兩務字○張而軒此特言舍大徧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以一舍大務小通節比類而觀正旨在此

無放飯流斂則高決有不必問也○翼註古人五服皆有規制至總小功最嚴矣高有當祭之處如儀禮喪服三年之喪則三升布齊衰四升

大功九升小功用十升布稍衰總用十五升布帶冠在冠同於常服最嚴為帶大功以上有衰編小功總哀不踊斬衰三日不食齊至

小功總一不食再不食三年之喪枕苫塊小功總服於三年之喪頃而不對降至小功總言諸如常但不及樂此亦所當察也○四書

遇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揆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者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敏於無用愛之雖廣而德澤墜於下流皮用

其心者也○泗水章首先指明知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此正所謂知仁之全體也當務為急

親賢為務乃正從全體中識其所當急非謂知仁之有不知有不愛也應注四語皆為愛

書下

四書味根錄 孟子卷十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此舉不仁之禍為好戰者做也特謂王以假當世首節  
斷下節發明○以下四章大抵俱為人心好戰而發所以  
杜天下之殺機正聖賢仁天下之本心也故以梁王之戰  
為不仁以春秋之戰為不義以武王仁義之師為無血流  
漂杵之事以湯武仁義之師為不用善戰之人此是類記  
之意 (不仁節) 口使斷明不仁自重不仁違下四句以  
仁信起不仁正明自句之意仁不仁信俱非泛說孟子之稱  
愚王但前節首句後照下節正不必以泛說為佳本條辨  
○上及字是推及乃擴充意下及字是波及乃連累意又  
其所不愛豈固不使說明其所愛邊亦勿遽用註親親  
仁民愛物填滿蓋此一遠大深明則彼一邊已反照而明  
五下一周可不必矣矣然下則只慮難為是 (何謂節) 即  
解謂子弟雖不愛於民而本意實重在民但註明作  
三層總註謂不仁之禍由起此親自宜重事子弟若依時  
解實無是以餘累而失正矣矣倫非之又據說為以民  
與子弟相愛而累以上地屬不愛似不必於出民數子  
弟為不愛一層及多層折但照註旨字分明有民數子弟  
為不愛意

不仁章  
此舉不仁之禍為好戰者做也特謂王以假當世首節  
斷下節發明○以下四章大抵俱為人心好戰而發所以  
杜天下之殺機正聖賢仁天下之本心也故以梁王之戰  
為不仁以春秋之戰為不義以武王仁義之師為無血流  
漂杵之事以湯武仁義之師為不用善戰之人此是類記  
之意 (不仁節) 口使斷明不仁自重不仁違下四句以  
仁信起不仁正明自句之意仁不仁信俱非泛說孟子之稱  
愚王但前節首句後照下節正不必以泛說為佳本條辨  
○上及字是推及乃擴充意下及字是波及乃連累意又  
其所不愛豈固不使說明其所愛邊亦勿遽用註親親  
仁民愛物填滿蓋此一遠大深明則彼一邊已反照而明  
五下一周可不必矣矣然下則只慮難為是 (何謂節) 即  
解謂子弟雖不愛於民而本意實重在民但註明作  
三層總註謂不仁之禍由起此親自宜重事子弟若依時  
解實無是以餘累而失正矣矣倫非之又據說為以民  
與子弟相愛而累以上地屬不愛似不必於出民數子  
弟為不愛一層及多層折但照註旨字分明有民數子弟  
為不愛意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春秋無義戰  
考經制曰伐  
口伐曰戰曰  
圍曰入曰逐  
曰滅曰敗曰  
取曰殺曰追  
曰戍曰以

不仁章書  
此言不仁之禍上節斷下節發明○口  
中義也孟子外正為當世好戰者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  
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而仁民仁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孟子曰君德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今梁惠王正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非不仁而何哉孟子曰君德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在所愛視親親為所不愛物亦在所愛視民又為所不愛此解本條引也其所愛豈固不使說明即其所不愛邊亦勿  
遽用註解填實恐礙下問地 徐辨云仁不仁信俱非泛說孟子之稱愚王但前節首句後照下節正不必以泛說為佳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  
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垂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糜爛其肉也覆之復戰也 曹當言梁惠王十八年圍趙邯鄲而晉使四邑救趙之  
趙故曰 子弟謂太子中也 此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又謂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意之意言仁人之所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重者在民以民視子弟  
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起此親自宜重事子弟若依時解實無是以餘累而失正矣矣倫非之又據說為以民  
與子弟相愛而累以上地屬不愛似不必於出民數子弟為不愛一層及多層折但照註旨字分明有民數子弟  
為不愛意

復也 子弟謂太子中也 此即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又謂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意之意言仁人之所愛及其所愛也孟子曰人君以土地視民則所重者在民以民視子弟  
思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起此親自宜重事子弟若依時解實無是以餘累而失正矣矣倫非之又據說為以民  
與子弟相愛而累以上地屬不愛似不必於出民數子弟為不愛一層及多層折但照註旨字分明有民數子弟  
為不愛意

以大敗之復將復戰也 不用命使太子中為將親所愛之子弟以殉始也 因土地而糜爛其民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大仁者推其愛親者以愛人不仁者以其忠於他人者忍於其親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為人君  
者可不慎乎 由土地而民由民而子弟正及是及子之意註分三層總重復一其上原

春秋章書 此者無王之罪聖經所以無義戰也蓋春秋以敵國之戰  
而混上伐下之征是無王也安得有義戰哉豈宜重事王無  
義戰三字括蓋王章節下節發明所以無義戰之故  
春秋章書 此者無王之罪聖經所以無義戰也蓋春秋以敵國之戰  
而混上伐下之征是無王也安得有義戰哉豈宜重事王無  
義戰三字括蓋王章節下節發明所以無義戰之故

春秋章書 此者無王之罪聖經所以無義戰也蓋春秋以敵國之戰  
而混上伐下之征是無王也安得有義戰哉豈宜重事王無  
義戰三字括蓋王章節下節發明所以無義戰之故

春秋章書 此者無王之罪聖經所以無義戰也蓋春秋以敵國之戰  
而混上伐下之征是無王也安得有義戰哉豈宜重事王無  
義戰三字括蓋王章節下節發明所以無義戰之故

春秋章書 此者無王之罪聖經所以無義戰也蓋春秋以敵國之戰  
而混上伐下之征是無王也安得有義戰哉豈宜重事王無  
義戰三字括蓋王章節下節發明所以無義戰之故

春秋章書 此者無王之罪聖經所以無義戰也蓋春秋以敵國之戰  
而混上伐下之征是無王也安得有義戰哉豈宜重事王無  
義戰三字括蓋王章節下節發明所以無義戰之故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之禮與正無義戰所以然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孟子曰今之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之禮與正無義戰所以然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孟子曰今之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之禮與正無義戰所以然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孟子曰今之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之禮與正無義戰所以然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孟子曰今之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善戰者皆知孔子之傳春秋也

四書題鏡



觀之不重書  
首歷五步六步六伐之儀所不得在仁通于欲行加  
辭申戰於兵之變而得出未所以說之如此

也馬討書禮  
也故本單言戰大罪在缺民上須從一善字說出其罪來  
見得禮說正是仁不仁

如無惟有兵  
言言無得戰陳意但句方好明結此處不可找出得下  
重若前句正是無敵處三節雖皆是實詞不實引書句勿  
辨其同異也

御之親兵三百三十公言其少不高兵威非如戰事陳  
之強兵也南本說則無敵此與下節連說去若前句禮  
王曰則武王安民之言須體貼當日情事武  
王口中不可說出好仁起點點之可也王曰至言性也止

若前句是後辭承其指首向下一時體應尤若乃倒裝文  
法

征之即首章以上之正伐下之不正因曰天討此直  
以己之正伐人之不正亦是天誅其理一也但此不是釋  
征字之義只由湯武事看來以申明無敵之意上句過取  
次句重各欲句蓋不明指其故好仁無敵終不見確然  
可據故以各欲正已指明之既無敵以用戰說得絕凌使  
他欺與則有國者斷不可用此等大罪之人也

梓匠章  
此見察當心悟即裝者之有能有不能可見此如詩之  
此體正意實先補之類况將規矩與巧提起來從從能不  
能發揮又不當重當重巧上能不能裝裝類應五事發  
○巧即在規矩中不礙規矩亦不礙規矩是規矩然後自  
得之妙悟即是巧不特巧是規矩可見與為教者終能使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梓匠章  
非教者所能也

相也 武成言武王伐紂之前使劉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言此則其不可恃者然書本意為誦商人自相報非謂武

王殺之學之設是言憐後世感 惡人疑武王以兵力取 天下不先有義氣之始身不仁之心 慮世之當此時武成者以此為 三策之外則不

至仁伐商討之至不仁且兵不血刃安而何其殺之甚且血流漂杵而謂前伐劉戈攻於後以北殺者皆殷人而非周人殺之

也豈謂從若不仁後猶不若不仁而猶為之敵耶其未周於仁人後猶不歸仁人而猶為敵之耶其必無此事可知窮兵贖武若母誤以

武成為此五子反書言之以杜天下之亂源也仁人向是歸崇何其向是歸崇 仁人無敵之論其理至仁伐至不仁方屬射與

相遇則相爭若以仁伐至不仁則釐食必受其欺侮也前角指言其欺欺也蓋仁人無敵於天下而其時若林之旋也來降其功故

其言弗違免斧至仁則告信之則伐則弗信之則伐則不足信也安得以其言流杵而謂信之哉據此并劉戈攻後復獻去覺註中猶

多費說 梓匠章其端有微有石而後始知也

黃帝與炎帝戰於涿鹿血流漂杵亦此意也

有章全言 此段醒人君勿為強兵有所重行仁二句首節從兩善字斷其大罪下三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制行伍曰陳兵曰戰 孟子曰兵凶戰危

今有人自誇其能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以為功臣吾謂斯有人曰善於萬人臣自負之辭 陳以行列整若言戰以攻殺擊

人上不顧國家之安危下不恤生民之利害乃負天下之大罪者也 此言陳非為戰也故下單言戰 兩善字者重戰勝之善

所以殺傷愈多而罪滋 大罪在缺民上見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謂明明有罪而世主乃信任之者其謂如此別無可以敵天下乎不知國君上以良言

者世導之以戰陳而君亦善之也好仁取乎日與爭代時言也但不平 天下無敵謂天下自不與

之敵也非是敵他不過 此下墮言無待於戰也但到末句分明結出此處又深說無敵便了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引湯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之君也向南而征無道則北方之人怨湯之不至而東而征無道則西方之人怨湯之不至皆曰君之 此引湯事全重意為後我句

暴虐無道深之殊民之世將無敵也之異為使彼獨後也是天下尚安有無湯為敵者此一驗矣 其來之後則當其來又誰有與

之敵 蒙引表狀在四節之地安足之外尚恐其後則近

者可知 三節雖言實事在孟子未明提出不必辨其同異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向去聲 變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

書序作有 如武王好仁之名也其伐殷也革車三百兩則車重而重者數則多也兩輪影而影影者數其則

革車二句重三百三十千言其兵以不尚兵威也尚本說則無敵無敵意直到若前句分見 革車戰車之皮車尤有旗於其前

四書題鏡

此極形精心之不動就言過上有過言皆至子思想嘆慕  
之詞在舜不自知也初無厭費賤之心亦非無愛賤賤之  
身之章



意初無思當貴之心亦本無輕當貴之意孟子把一進一  
順合并形容其心體如此及其三字文法雖增折攝法須  
兩字但板對亦少味○欲復如單四字當出實筋用風味  
被於八字畫出聲華華其若然身若固有意出聲淡  
精神註隨遇而安不以物動于已也無預于已不以己隨  
乎物也○由後之當貴觀之益非身貧賤而偏曰若終  
身由前之貧賤觀之非非固當貴而偏曰若固當貴互  
照形之註所性分定當貴文雖未道出却是所以忘過之  
本領也須照註補此方不是空言忘過而已

五小章

此若殺人而明其所保之重正正發重字意就報復  
上見感週一聞耳三字說得痛切味動人不忍之心全在  
此吾今而後是耳越以解今人之意非始時不知到今方  
知也兩字字王是知之於理勢之必然而軒謂此章對武  
君說但只澤說為足

古之章

此即設關之異於古見其法守為樂政意為當時借法行  
私橫征者發也關一也而為關不同二節詞雖十而意有  
抑揚借古形今不是古今平列二將字從二為序生來而  
乃原其設關之意如此不是將來之辭言外見存古法者  
亦失古意其如此關者正不少也况變古法者尤失古意  
甚乎不如者更可可知也亦大可嘆矣

身不章

此見道足以率人當道之意道字重復是理之當然  
而上以復行之太言是一身全無道也下以一字之細言  
是不必一身全無道也自有偏全之別須以化人使人兩  
關平說一身教二言教一化不行一令不行不必以上反  
該下段獨言身者其子身是體其體感最易且不能  
然則益可知是舉近以遠遠即易以該難也

周子章

此見人當善德方可以持世上下二句與起下二句非教  
人利與德之兩周也周字是當善德備充足有餘非一長  
一善之謂與善德備學以其德積力以聚其善是

當任之以戰  
殺伐之事

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王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甯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蓋地如角之前也  
武王入殷之初謂紂曰爾無畏懼伐  
之未正為爾父老子弟而來欲出爾於水

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甯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蓋地如角之前也  
武王入殷之初謂紂曰爾無畏懼伐  
之未正為爾父老子弟而來欲出爾於水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  
言以仁易暴由湯武觀之可見征之為言正也故為暴君所虐者各欲仁者來  
望前解字以上伐下故曰天討此解以己之正伐人  
此便是正 正己之國又馬用戰字彼善惡者通其民以取非疾而已矣 龜不正亦是天討其理一也但此不重釋征字之義只  
馬用戰字來緊緊逼起各欲正己句以明無敵之故 固之使不指明其故則好仁無敵終未見確然可據故以各欲正己推明之  
馬用戰又承大句說下解五用字正對首節而善字亦承所註謂自命者必常用戰其若不用戰則此輩委他何益未向說得最新  
截○四章通此四章亦相承說下一意以梁惠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不仁三  
章○武王仁義之師必無血流漂杵之事○章○武王行義之師必不用善為戰陣之人

所以周禮工夫也世世與世有別治亂以故言世世以  
道言不能亂當以定見定字為正解見定則非不能照守  
定則非不能看但既註用有餘則不但有識有字而已分  
別有難持名教轉移世道砥柱中流手段

好名章

此發好名者之隱見觀人有當察其所安註所以補出觀  
人二可所勉之名在讓所安之實在本事境一着眼則底裡  
盡現矣○此形容世道名之情形讓是場情有力勉強  
見色是真情自然流露勉於欲而忍於此名在則讓名不  
在則爭也須歸重下二句作一個人看其讓則是其人則  
非當在尚非其人向着眼其人乃承其讓讓國之人人字  
求非好名之人也真能讓國之人表裡一一致終始一節貫  
大小而不易其行何至有托於名而露於色者惟非其人  
而有有意無意之間不知不覺流露出來則讓者自為貪者  
自真也○華讓亦未必至是特舉其極以形之則千來食  
美不必說費凡勉於大而忍於小者皆能讓千乘而而食  
美多謂也可來清濁讓其可取者必辭之而不居則不  
可與者亦委之而不吝見色如得而喜見於色失而慍見  
於色可兼兩意說

不信章

此論治國之要為失其道者各指其弊如此及題須先正  
說而後修德三則事舉相讓之所以然仁賢國之輔禮  
義國之維政事國之基三臣平者自冠冕尹註以仁賢事  
合是言外意亦可作編師也○仁賢分言則仁仁人也賢  
有德之人也念事則仁德之人也賢禮義合言則禮制專  
早義防僭竊合事則義即禮之得于其宜者註亦早貼禮  
一違說也改革分言則政為大綱事為細目合事則有政  
亦必有其事其政也○不信即不曰無仁賢而曰不  
信蓋仁賢自有不信則無或外親而內疏或始信而終疑  
皆是不信若廢身不收明教不誠不消說矣○政政即政  
事不但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如周禮凡職任官民  
凡賦財賄凡式節用財凡為事之經理國用者也  
不仁章

四書題鏡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使去又及如音次於  
之忍反果說文作燥鳥果反  
飯食也糗糗也如亦食也珍裏也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如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飯珍衣裁琴  
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飯糗若固有之

身不行道章

此做時君之不仁而傷其無得天下之理以得引起不得  
勿平謀此為當時之雄戰爭自謂力可得天下故神揚其  
詞以喚醒之意歸重下二句有之是幸有是皆有彷彿之  
易對等禍難  
對人易對  
對心不可以力制不可以術愚也○得國得之於諸侯之手  
得天下得之於天下人之心得國取土地言得天下此  
能對聖焉  
心言非謂得國者獨可以得一國之心也唯人可以得到天  
下亦是言外正論但此專為安觀天下者勸其必不能得  
非教諸侯以得天下也○不仁兼心與行言○論其極不  
仁亦不可以得國但彼或慮於不仁固可乘間而取其  
土地不仁亦或可以得天下但得而卻失猶不得也雖註  
行遠矣古人  
謂道德者必  
身之於妻子  
其是之謂教

此見國以民為本遺術之而益知其事實見其個後日但為  
當時諸侯後序於民者發合會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俱  
為民而立只借來形容民貴下三節雖各為分釋總要嚴  
歸民者若作分應只中上君與社稷使散離不得立言  
之旨○柳披伸此以理言不加分○民為即所以貴之  
故在下此但在理勢上虛說注意不可無○得字則是在故  
二字項上為貴來天下之貴是以民之貴而貴之正極  
力視出民為貴之意首句極重下二句不重○形容得平  
邱民耳為諸侯為大夫正對上為天子說須體註不過二  
字以足上民貴之意○諸侯二節兩變須預指出諸侯社  
稷俱有變時惟民不變若且經於社稷則輕於民可知  
社稷尚輕於民則君之輕於民益可知○諸侯與國須切  
不能仁民社稷不實須切不能福民故當常以惟慎有  
重民意則民為貴即身是於此一節之中不可不切切章言  
也○諸侯之變直是史非君非其國也社稷之變直  
是更立其神非更其神也土穀無二神雖拘於更立君之  
例○然而正言先發在兩落然而二字自合却須以水  
旱關合民上則諷諭誠切有情而下又不擊而動

聖人章  
此得聖清和之聖風風足以御世聖人二字最重最貴

身不重言

此分兩段有上以躬行而重身字下以出言而重言字  
身不重言  
此言最易從今不能欲則一幸履一命命安可不本身舍道  
舉妻子以該此道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  
以行豈不行者道不行也○此道字全以道字為重  
身之德言言使不以道者以事豈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此道字  
係以上句可以理言理人所固有故  
得成故知能言○而躬行使之使道而躬行未至彼亦太必信  
從是行道為本也○條身身不道者言子無所取法固全無  
事豈不可行哉○有猶有也此言若使之再不以道此令斷  
揮行了○據兩說論上論下俱連帶者或止作兩節十說亦得  
周旋章言  
此見人當守德方可以持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於德者  
有矣○孟子曰凡物積之厚則用有餘如人遺凶荒而饑死者  
由利之不足耳尚使家有餘資雖凶荒之年可無困乏之患  
本體而周於德以處邪世將見有定見則邪不能眩有定力則  
邪不能搖合知仁之德不亂於楊墨者正位行大道合其為善  
年之不能殺或不狹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過於邪世  
則時有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志于年之有凶而惟其善畜  
厚君子不志于世之有難○此利字只指田畝之利非貨財之謂  
借此為喻須知揚跌重下段○周則足善德命於天本至足無  
處而善德之不周也○舉聖賢中正之道實得諸己條件皆到  
事事皆精則周字前無有二夫然亦只在察微擴充而已○邪  
世有亂則亂以政言邪世也如功利之說楊墨之教是也○玩  
註有用有餘不但不為邪世所擾惑分明有德移世道砥柱中  
流手段手板是也○躬言不周是少仁○利字不到是少勇  
言不到是少仁○利字不到是少勇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章言  
此見觀人當於其所勉也○為當時欺世惡名者發說厥病在  
一好字好在名名在則讓不在則爭故兩形之極  
好名章言  
此見觀人當於其所勉也○為當時欺世惡名者發說厥病在  
一好字好在名名在則讓不在則爭故兩形之極

人矯情不與是以能讓千乘之國  
讓言可取而不取  
不可與而與二意然若本非能讓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  
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  
得則喜見於  
色失則嗚見  
於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名章言  
此見觀人當於其所勉也○為當時欺世惡名者發說厥病在  
一好字好在名名在則讓不在則爭故兩形之極

其所安如彼人所難能也○好名之人則千乘之國可取亦能  
辭之而不居與人亦能委之而弗苟彼以眾人所矚目讓之在  
即名之所在也然其必於讓之人所視大小而如一的其小則  
不覺其於顏色之間豈非輕其小也○且前此之讓國是名與  
所強而今則三代以下唯恐其好名得名一名則失一實人亦  
於大德而不謹細行者即不是好名好名之人使非能讓之人  
下其人乃是其能讓者與好名之人各別真讓讓之人志氣  
一歸好名之人所讓讓讓是使彼者力為粉飾見色不自覺其  
見也是他自無流落處見色自讓讓之讓字自指相所在能  
人所讓人本有

其所安如彼人所難能也○好名之人則千乘之國可取亦能  
辭之而不居與人亦能委之而弗苟彼以眾人所矚目讓之在  
即名之所在也然其必於讓之人所視大小而如一的其小則  
不覺其於顏色之間豈非輕其小也○且前此之讓國是名與  
所強而今則三代以下唯恐其好名得名一名則失一實人亦  
於大德而不謹細行者即不是好名好名之人使非能讓之人  
下其人乃是其能讓者與好名之人各別真讓讓之人志氣  
一歸好名之人所讓讓讓是使彼者力為粉飾見色不自覺其  
見也是他自無流落處見色自讓讓之讓字自指相所在能  
人所讓人本有

非聖人向賢相國者有之... 神情在末句以... 其義有指其... 是也有引其... 不引其同... 蓋行遠其... 當此得聖... 尚舉以立... 不如參木... 無抑言外... 之盛而短... 子若別當... 賢成惠而... 子為萬世... 之實風風... 風莫和於... 不實冷胡... 聖人二句... 聖人二句... 亦切夫惠... 百世上下... 在人口與... 以興也奮... 真個問得... 不得法得... 不可知得... 必與之意... 帶入聞風... 起意非又... 復世千重... 得也至善...

不仁而得國 章 孫云當時時... 得天下故持... 此論按三說... 而後不仁而... 得天下故持... 政項則則及... 身而上者以... 一傳而亡耶... 氏所得不... 得也至善...

四書題鏡

不仁而得國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無禮義則上下亂... 不仁之言...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天下者如三代而後... 天下乎不知國小... 而遂從之國者未... 盡心下

帝平定英蜀  
隋文帝混一  
南其其國  
託仁政視漢  
唐之主不其  
遠皆不免於  
一世解世而  
亡者繼嗣無  
人也而此則  
及後五代皆  
備安一隅不  
可謂之得天  
下後唐明宗  
周世宗皆有  
仁心於民者  
而亦不能得  
天下也

得辭若以視受為愚札者其詳  
仁也章  
此言通不遠人即仁而切指之為言道而不知道者  
發玩上句者字下句字也字切近指是顯而易  
見近而不遠之詞語說或重仁或重道或重人或以道正  
重無字不可選以提道字為蓋蓋其重性之謂道正即  
一因道本乎性故從仁說起是原仁以明道須從道字  
出仁字上句不是解釋仁之名蓋其言之性為人之所  
固有而道實不在仁與之外此所謂率性之道也仁性  
也其率之即仁也強註只當如此說或強通字為操不  
辱本其說亦強拘○稼書云仁也者人也是本來合而  
言之是責人合但玩註然字一轉上下分明截上句從  
人身上指出仁來與入看下文又就仁合於人之身而言  
世宗引上截不曾說到合截方重合其說自安時文於  
上截先將仁與人再據便是合而言之語意重更終來是  
仁與道無異理而有其名其性之生之初而仁以名履  
之有生之後而道者其性云仁是性性本道體仁字只  
居道字一半故須合於人方為道像書云就靜存之時指  
其不雜不兼實者分與言之曰仁就動見之時指其不離  
乎氣質者合而言之曰道俱分併存○看下文句合以見  
道則仁與人字字重偏重仁偏重人者非看二句仁道不  
板對用仁道並提者非玩之之所以為人之理則謂仁即  
人者非玩以人之理合人之身則則說說以仁合人者  
非合字止此言上說並兼者則推則必如此說不如此  
說亦非語氣全推對本來自合題上層人不可不合題  
後一層俱非合字上解題少作合於合於之難仁也二  
向中庸指生意愛理而言此指所以為人之全理盡于誠  
而言之原兼四德焉在內如書義之義其德禮禮禮禮  
而兼取者也不可誤作中庸義之義其德禮禮禮禮禮  
言而非是無以為心則曰仁心也此以其於人之一身  
而非是亦無以為人則曰仁者也○人未為人而所  
以得為人者恃此人也人既為人而所以不入於非人者  
恃此仁也有道仁有義保人有道仁有義保人有道仁有義

人而意如田氏卑地而取濟是惡人者三卿激智慎中行而分音是制服人者得國得天下供以上地言得國者得法保之手亦彼先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禍敗至於天下之大生民之眾智術統統不得威力聲能不得則其心不可上有之是智非非常事也○集註補斯氏於後定孟子論無見孟子此言實是千古不易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立壇壇以祀之也社曰土所以祭土之神也土之神所以祭五穀之神也

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繼邱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者貴也得其心者過為謙身是民為重也○推氏為者是故田野之民至微賤得其心者過為謙身是民為重也○推氏為者是故田野之民至微賤得其心者過為謙身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今列國之君皆諸侯也諸侯

犧牲既成絜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而主穀之神不能為靈稷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八○年若不順成則八蜡之祭不通二句是社稷雖重君上節說而輕民也此句正謂以社稷較之君而重者數之民而及於何也相建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是社稷雖重君上節說而輕民也此句正謂以社稷較之君而重者數之民而及於何也

也而無此食也祭時不可不潔祭其神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人而意如田氏卑地而取濟是惡人者三卿激智慎中行而分音是制服人者得國得天下供以上地言得國者得法保之手亦彼先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禍敗至於天下之大生民之眾智術統統不得威力聲能不得則其心不可上有之是智非非常事也○集註補斯氏於後定孟子論無見孟子此言實是千古不易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社土神稷穀神建國立壇壇以祀之也社曰土所以祭土之神也土之神所以祭五穀之神也

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繼邱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者貴也得其心者過為謙身是民為重也○推氏為者是故田野之民至微賤得其心者過為謙身是民為重也○推氏為者是故田野之民至微賤得其心者過為謙身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今列國之君皆諸侯也諸侯

犧牲既成絜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而主穀之神不能為靈稷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八○年若不順成則八蜡之祭不通二句是社稷雖重君上節說而輕民也此句正謂以社稷較之君而重者數之民而及於何也相建不順謂雨暘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是社稷雖重君上節說而輕民也此句正謂以社稷較之君而重者數之民而及於何也

也而無此食也祭時不可不潔祭其神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也而無此食也祭時不可不潔祭其神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也而無此食也祭時不可不潔祭其神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此句與前而變置社稷也

孫疏為是蓋  
古人加罰於  
社稷有三等  
年不順成八  
社不道不督  
得其祭其罰  
更其配文之  
神尊最重故  
亦未嘗輕擊  
此禮最重也  
至神亦所關  
重大故自湯  
而後罕行之  
者皆謂國家  
水旱康時守  
我之禮大未  
嘗以人配於  
神陽陽不和  
五行失序於  
是有但兩恒  
賜之好安知  
非社稷之神  
靈於國君  
而農動之天  
青報於天文  
過于己是取  
滅亡之道也  
惟聖人與天  
地德相配道  
相配有及無  
根在我非私  
位在於神為漸

蓋有知覺而無此個仁可以為人乎原不其可有可無的  
故就人身體認出來更看口氣是急乎慈感(合而二  
由單言仁則物無所恃而立單言仁則理無所恃以行合  
言之則性以宰形理以宰動物則形性不離就五常  
而論則為合慈之道慈善之道得備之道天慈之道相信  
之道就五書而論則為作物之道作謀之謀作備之道作  
又之道作聖之道須聖聖格指出聖性之為道來○是言  
論道者無他說也貴人體道者意高在言外  
孔子章

此見聖人之去國以道為久遠也可久用又可速則速當  
可即是道重一道字上段即其言而明其道下段即其事  
而明其道兩段各下句是事子詳論與前篇皆雙備詳說  
且多去他國句故亦出此處  
陳蔡章

此追嘆所遇之磨而推其故以下句釋上句須看註字字  
君子當三至衛亦有下夾如伯玉者而上無其人則亦不  
能安其身嘗一至者亦有上文如蔡公者而下無其人則  
亦不能安其身遇而以陳蔡皆無之則死也宜矣  
格釋章

此見去當其已在已引詩而得虛假道之重士字無電氣  
格釋言士當以下注就為士者說上文是士而君者孔子  
是士而師者引以為無傷而盡其在意已實以將以不  
理於口為有傷蓋予以無傷與之引詩亦只重何傷於孔  
子文王意但無傷為德傳與之之知文王孔子乃無  
傷耳若不顧在哉他地傷者傷其多口不是但傷傷  
亦是進人之地須於其身當慮幾何身口不是但傷傷  
發後只一點便是(士)士子自有身分然口說說不  
必為其謂指不行為也)多口雖生於人而實格於  
士須極力節士子員長則惜字者有出而上又無傷意亦  
醒惟士高故聖神之惟士法法欲欲汗之士獨而聖廣  
故士不敢盡士奇而聖廣故士不合聖志也聖貴士也  
詩知士也鮮攻士也疾此所以多口也多字與上太子相

四書題鏡

耳(東西國不能為民司當重看上前註無道二年此者不能為民司也)明而善之度其民上起見正見禮教社稷  
總是以起民為首一句來口處滯天生民而立之君是君為民而立也與國人君視民如草芥故孟子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社稷焉  
蓋社稷亦為民而立則  
時君則不亦宜哉

聖人章音 此論聖人風氣之違背二句提起故開六句實指之當乎四句中  
賢之末句又從其可師百世而追論之神氣也合非深一層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  
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  
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興  
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興發也(以)孟子語意只因悲感像後世興發  
之善止及一身否則僅及一時皆未可以語聖聖人之心同而為道其極不必同而各行所安不但一世之師而百世之師  
也其人為誰伯夷柳下惠是也故伯夷雖死而聞其風者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  
其風者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  
興起若是良以其為清之聖和之聖政耳向非聖人安能及百世若是乎夫百世猶若是而况生同時居同地親近而興發之者其興  
靡不感矣當何如乎信聖人一類受見合造其極意切切教愚一偏之聖百世所只聞風而起也非是之論者聖而以表重興之也  
至聖人可為百世師也(以)孟子語意只因悲感像後世興發  
之善止及一身否則僅及一時皆未可以語聖聖人之心同而為道其極不必同而各行所安不但一世之師而百世之師  
也其人為誰伯夷柳下惠是也故伯夷雖死而聞其風者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  
其風者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  
興起若是良以其為清之聖和之聖政耳向非聖人安能及百世若是乎夫百世猶若是而况生同時居同地親近而興發之者其興  
靡不感矣當何如乎信聖人一類受見合造其極意切切教愚一偏之聖百世所只聞風而起也非是之論者聖而以表重興之也  
至聖人可為百世師也(以)孟子語意只因悲感像後世興發

仁也章音 此言仁具於人身而年之即為道正見人不可不盡仁也固勉謹此言有重  
在人字者則是不違人意有兼重仁重道者則是此形影然仁為是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  
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以)孟子語意只因悲感像後世興發  
之善止及一身否則僅及一時皆未可以語聖聖人之心同而為道其極不必同而各行所安不但一世之師而百世之師  
也其人為誰伯夷柳下惠是也故伯夷雖死而聞其風者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  
其風者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雖植木化而為草  
興起若是良以其為清之聖和之聖政耳向非聖人安能及百世若是乎夫百世猶若是而况生同時居同地親近而興發之者其興  
靡不感矣當何如乎信聖人一類受見合造其極意切切教愚一偏之聖百世所只聞風而起也非是之論者聖而以表重興之也  
至聖人可為百世師也(以)孟子語意只因悲感像後世興發

日書未良錄  
盡心下









性也命也繼往但上注到性也則之於無兩樣合智為賢

一車兩馬之力量使之然也言萬安王前十餘年故鐘久而短繩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短金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李去趙注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車公足以稱賦是兩馬已合作

如此而豐以明白故孟子曰我子有獨得之見則若止此道蓋之途如是其定以知樂與否且不和于上而樂以和於下

一車兩馬之力量使之然也言萬安王前十餘年故鐘久而短繩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短金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從其說充是發棠饑卒助

馮湯問之意正張馬力之

王發棠之倉以賑窮蓋此之饑陳臻問君子復勤王發棠而又自息其不可也

何以止稱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

兩馬古謂賦

為士者笑之

御所賦馬使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往來之用謂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公家車馬也

齊至已不能兩學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車兩馬之謂  
也或謂馬駕  
兩馬謂之麗  
此章論聲聲  
指身說言以  
追之無高焉  
聲聲戰之深  
亦莫先王兩  
馬之力數義  
亦可通全  
辨兩即車非  
一二之兩蓋  
兩一車也一  
車兩輪故謂  
之兩兩之言  
豈一車兩馬  
之力使然歟  
說亦可從

### 曰之味章

華云以理言  
之性即是命  
命即是性故  
論性之善無  
不根於命  
之正無不具  
於心若夫  
謂之性而與  
天心俱生歟  
信之天理而

### 治生章

此因手善信之問者而處其極善字一章之骨人心介  
只有此善信者善實夫即善之積大即善之從聖即善  
之安神即善之至德即善之本體而已○首末節是  
言樂正子齊後論人品名目之謂聖字皆指聖名之  
詞即即有個人字但中六節勿手看可欲二節要其問  
下四節又推類以要其極處下須有過天分別善惡可欲  
二節口氣是平穩善信之善實即口氣則又一步進  
一步之意經見善道無窮不待善信已也末節二之中則  
尚未能實有善已也四之下則此後之品高而非一端而  
可欲致矣乎子肉樂正子造神等級難說教義性說到極  
處而一總判斷之解解不常觀而不觀向極云勉勵樂正  
子亦不必○善人一句不可說出善信等義以解下問各  
須虛構亦不可露若有餘信不足以解下二之中須全當  
單說善人不得直說信人不得說神氣只在兩也字轉換  
拖連中蓋已照下子四言法在合而中○何謂三節只  
問善信品地之名義非問樂正子下兩指所謂下初粘定樂  
正子欲字當善字看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但不重人欲  
我口重我欲有諸己自實得欲知誠意之功則善非  
天意偶合亦非人力勉然無從得欲但注善字是聖  
實意與下充實不同註此字字俱有思得下充實  
○語類善信善信是聖學力○何謂四節前項得善  
信下後項則到善信是方進其極各上末載以勉切

士也取權王之威最甚謂是虎兇婦最慘也聖天子復為發棠是婦趨而前也使孟子復趨而前是婦趨而前也國大也  
而木免為君子所誤是猶取悅而士笑也但既難顯言只語語影切為妙○又云復請不可以為為士矣耳欲其婦趨而前也  
為善士亦無笑婦者當自鳴而迎之無無笑婦者下車而解性史無天婦者然而為士者卒矣之據此注定本句亦與知止之善相合  
抑不可二字實事如云持虎不可也而復持於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時非不可也而復請致至不用之時則不可為不為活名即為  
市德此陳彝之所為不可也飯一時也  
人屈萬世之道此孟子之所為不可也

### 曰之文音

此明君子之善信安命之說上節而抑性見命之當安下節而抑性見命之當安下節而抑性見命之當安下節而抑性見命之當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謂性曰吾者之欲性也此即食色也性然有命不能皆如其願則

是命也所謂我性之所求必得之也愚接不能皆如其願不止為貧賤貧賤之極亦有命之限制則是有命也

而分人道人心惟危故善惡之性不可縱也道心惟微則氣數之命不容改也乃今之言性命者每感為即口司食則不能無情於味也

目司視則不能無情於色也耳司聽則不能無情於聲也鼻以臭而通則不能無情於臭也四肢以動極而靜則不能無情於安佚也凡

此者人成以為人有一身則有百體人有百體則有眾欲此乃稟之於性也大人以為性善且必以為五之於字俱安見得不相離意

非其有時於食色不得遂有時於富貴或此其中有命焉君子於此不謂為性而拘之也○方於性也可操得胸五也字

作不了焉也及到性也諸性有命焉為講此性字指稟賦實言即所謂人心也此命字稟賦也稟賦實言可以知其願實不能遂

其求此是氣稟不遂遂其分當貴者不得過此則此又是理謂性便有未得要求既得解欲意君子不謂性陰操稟賦實不能遂

縱有安分循理二意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命曰仁禮智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濶

則小厚曰此命字稟賦凡言稟賦亦有二清濁夫稟賦之不齊也高下厚薄清濁氣數之有異也然而性善善善善善不謂之命也稟子曰稟賦善善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則賦於

稟者在孔子愚按所稟者厚薄則其仁之於父子也善之於君臣也禮智於賢善也皆稟之於天道也無不

則命高純亦不已焉薄而濶則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謂別其賢不稟否字史妙○愚聞之師曰此三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然聖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聖人各就其重處言在命從重以伸此而抑彼也抑此而伸彼者稟子所謂稟則行命於天道則稟賦於己其言約而義盡也君子雖不一性然又有當以性為重者在命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抑此而伸彼者稟子所謂稟則行命於天道則稟賦於己其言約而義盡也君子雖不一性然又有當以性為重者在命

有不可過者  
徇而過焉則  
遠乎天理致  
君子不謂之  
性雖謂之命  
而謂天之所  
厚然返之吾  
心而有不容  
為不及者選  
用充實便頭  
由勉入安限  
美勉光輝註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後順道  
充之至於充  
具之謂充則  
厚然返之吾  
心而有不容  
為不及者選  
用充實便頭  
由勉入安限  
美勉光輝註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義至於成而居在君臣也... 此輝即光輝

不己而天道居在聖人也... 此輝即光輝

豈必以為非然仁者性之... 此輝即光輝

常變順之過可格君子於... 此輝即光輝

於仁與禮智則適以誠性... 此輝即光輝

學理欲消長所係學問可... 此輝即光輝

智是欲原出於天道是上... 此輝即光輝

道以觀聖人聖人盡天道... 此輝即光輝

此自何故下使際接出命... 此輝即光輝

子不謂命陸君見商之當... 此輝即光輝

全者有勉然而全者以過... 此輝即光輝

然而盡者有勉然而盡者... 此輝即光輝

會者以過言有勉然而盡... 此輝即光輝

讀者講究而始知者以過... 此輝即光輝

湯武反之孔子時中伊惠... 此輝即光輝

為商於時者要與孔子為... 此輝即光輝

回之力不以運數說諸道... 此輝即光輝

子於兩邊並存中與其重... 此輝即光輝

即所以定性而性即所以... 此輝即光輝

立命註分兩頭言中一事... 此輝即光輝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 此輝即光輝

齊人也 吾人畢世之操... 此輝即光輝

餘信不足以得下二之中... 此輝即光輝

知達於彼故不得曰為善... 此輝即光輝

何謂善何謂信 善者不... 此輝即光輝

四書題鏡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此輝即光輝



一切... 不恤而土地更無... 之福古者... 一節... 盆成章

盆成章

此見才不可... 則才即是道... 大抵道其... 未必有... 才者... 惟義理... 辨括若不... 仕於... 其所以

之脈章

此見聖人... 此心發於... 子曲成... 遇之窮... 竊一... 不指... 看... 不拒且勿

人皆章

此欲人... 意已... 明充... 未... 括... 首

之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也非聖人以上又有... 而道... 之謂神也... 微妙而不可見... 聖即是神也... 外欲畢竟加聖







越云越往招  
晉道之字也須得成佐鏡口氣言近四句指道即在  
賢也格之及  
貴也西任書字上看出他虛心象倒重下主觀此  
此注絕無他  
證孟子之辭  
闢楊墨者深  
望能言距之  
人而不可得  
未必有進皆  
太甚之事此  
節乃事之自  
明我之所  
與楊墨辨  
者有知遠故  
格然惟其  
不歸也其未  
歸者故樂使  
之使入且立  
未歸者從  
而招之之意  
人之事邪以  
止無已時也  
筆既處之有  
常招又望之  
無已如此則  
不特其往之  
非且見招字  
非但無別則  
大並不煩別  
義也

善道之字也須得成佐鏡口氣言近四句指道即在  
賢也格之及  
貴也西任書字上看出他虛心象倒重下主觀此  
此注絕無他  
證孟子之辭  
闢楊墨者深  
望能言距之  
人而不可得  
未必有進皆  
太甚之事此  
節乃事之自  
明我之所  
與楊墨辨  
者有知遠故  
格然惟其  
不歸也其未  
歸者故樂使  
之使入且立  
未歸者從  
而招之之意  
人之事邪以  
止無已時也  
筆既處之有  
常招又望之  
無已如此則  
不特其往之  
非且見招字  
非但無別則  
大並不煩別  
義也

字集注序云要行而後有字看出破准自以為聰明人際將以籠絡一國而究不足以成一身玩則足以三字是無之見殺即此自有其  
才殺之其氣猶在不聞耳耳 王逸人才何小合於君子之則則大不合於大道則為小使周公之才之美而心猶各謂得之乎小也  
非謂小才不足為也而以括之才之小而故志虛無則猶之子大也謂謂才之遠故蓋累也又復非君子所避也然以小有  
才則則自致致或亦君子所懼也即象人庸庸不殺亦非君子所避也若謂此殺之概而不殺惟得免之徒尤君子所取也  
之滕章言言此見孟子由成後學之心勸學或人竊騰之說謂從者謂孟子也始非以下端為觸之而陰以實之其意固欲  
使孟子與諸從者俱不能一日身安於滕也然而君子立教之公心卒未嘗不如于或之所言是言是不可以不記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會也上宮別宮名其屨織  
之有交掌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其屨上而夫之也孟子之滕滕館於上宮有守館者以織屨為事  
難違館人含星夫指之狀 業字蓋不得讓字為義而未成持使於行路之屨屨且為而未  
就又類不入公門之虞履任館人輕視此事謂此俱不可知而求之弗得以難即夫之安矣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  
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夫子如字若謂  
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廖匿也享之從者謂此句則白文從者乃屨之物如此乎孟子查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  
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禮者焉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甚也門人取其甚合於聖教之意故記之

一物之微館人不以為意或人乃疑而問曰履無端遺失明有竊之者思上宮之深嚴非餘人得入夫子而外計誰從者若是乎從夫于  
來者之廖匿人物也孟子曉之曰子以是從者為竊履而來屨製或人因曰我國知從者非為竊履而來也但夫子之設科以教人也往  
來者不追者來者不拒雖可也向道之心至斯受之門人攜以教誨之而已矣此或人別是一人非館人也若是字空指與立體  
從者之廖與夫于亦何能保哉此或人之詞調而亦可以見大道為公之教矣此言當得得而來求字指來求不曰設教而曰設科  
者故人各因其材不律一格不拘一人列其科條以教之也 來者求字指來求與  
上有別來即至不拒即是受來二句只在尚字斯字而已失字見不為之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  
其所為義也關隱憐之心人皆有之擊琴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補慶源曰不忍者憐憫之事也不為者惡惡之事也  
也 然以熟習之偏拘於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從者但推所不能不忍達於其所不忍非仁義之端也孟子曰仁義者

此不是說實情與行情與言四者皆是形容性之  
曰反之舉成功而心則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 物者節  
之妙當以性字貫入中禮是所性之禮是所性之禮是所性之  
痛痛不同是所在之禮是所性之禮是所性之禮是所性之



有在也但其所以弗為之故尚在下亦不使總說或得皆不為句 在我國制字與上章法字相似皆古之當然若有以法耳對聖人之規非聖人編法對時君之放縱無節故曰制以其為古聖賢相傳而聖之者故曰古之制但不是不為上三項使聖賢制若拘拘與上文相反亦非狹了須知聖賢所蓋甚廣大端不外仁義以第一則居仁由義有古聖之法及以治天下則仁義蓋正有古先王之規模不為難在復日而古制之在我者已有其當彼後以其當四句義例詳

養心章

此示人以養心之要而法其存不存之態首句虛說下四句一正一反方見欲之所關於心者如此以申明善善之意雖有不存其能存雖有存其不存不必泥著善字而存不存即在容彼多欲上快出 養心之要於養氣養生外發出養心之論於操心存心外又發出養心之旨須提出養心二字指出其要來善善二字為不知善者點醒但下有存不存四句則此句善善其善則欲指出個道理未可便下地步○不好的欲不常善則欲非私欲之欲乃情欲之欲不可絕亦不可縱但有善則善者善於欲內之頭而其所以出於外之文而防其所自入制之不使其滋節之不使其滋節是容其未滿之欲所以養未放之心身其既發之欲所以養既發之心 多欲二句心本靈也多欲則帶心本明也多欲則昏心本靜也多欲則擾心本純也多欲則雜

養性章

此見君子不忠之心不屬於所同而屬於所獨重不忠二流下即發明所以不忠之意全從獨上見得不是真心流露本心只據事法論得信半其半形出屬物而動之心耳早已不忠惡報終身不備若較量羊素論又使觀影作真於不忠源頭何密千里 猶及物詳詳不浸食之故然則二字後皆皆亦必暗贈多來禮文所同一句重稱選項代寫出不忠惡報情事益此二句是君子代原不忠之心所以屬物不屬動之故竟竟君子不計私所屬物也

去則此二義意實相承 留誠能充之此念極其真切而得其者不使兩汝之得加且念念有所德則而勸其即者不使兩汝之難卻按如此說則下無所往而不為善亦可直接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

皆穿窬之類也 類穿窬探取人物話人者昧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

心也 不特此也如為士者素知語默之宜乃於應酬之際時未可言而故意開端令人勿答此是何心殆以言誥取其情也時可以言而故意隱微後令人先問此是何心殆以不言誥取其情也而內懷不真實其人知是實穿窬之類也人必推類至此而悉去之然後

謂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迫不為穿窬無受兩汝常人容或能之此特舉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其於前者故以士言之言必推穿至其無不密而仁不益健哉 穿窬之心違之於此類至微至悉亦不容有不盡方得 言誥誥我後言彼心既盡不言誥誥我不發彼必先發二足以字正指出他心曲處然亦不須說做老奸巨猾這此心地不光明而涉乎陰險詭秘之私故曰實穿窬之類乃見君子字夫細審 探探爾汝之稱自外來當下便有無受之實便是舊之發虛心之猜易若言誥不言誥是自已從中發出以為不當為而反以為當為并不知其不義實之最難故以此點醒之 宋公選亡體統

大不違仁則我任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我而後仁可得任體用本相須

言誥善言 此為好道務博者示之準也重近約遠○節論言道之善而歸之君子不即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無君子之善道必無君子之善言也 關因分教統治統說 實指此章重修身而天下平自有任之重謂之守約也善言是引起細讀正文一賓一主語氣甚明按此說亦有理今講一從道說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 說曲禮下天子視不下帶 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最近之處也譽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孟子曰凡屬教統者皆不能無言而諸子百家往往以難深之詞又淺陋之理大詞之類深則言不近理之舉遠是乃善言也凡屬治統者皆不能無道而刑名法術務求其遠求難之事實無無家治國之功夫事而只求遠求難則所守不約功不能齊家治國則所施不博非道之善也有知守其要約而守其其施至約者即至博者明則不心馳於博而約足以該博而約為善道也能此者其君子乎君子之言也此目前人倫之務日用之常初不下於帶帶指是言中含蓄的旨趣施博是言中發出的施為指遠是可謂言近而指下即形上所言實有至道存焉何其善也 言近者言中蓄蓄的旨趣施博是言中發出的施為指遠是

引說施處而字則重下截此處而字縮重上截非謂近約者皆遠博乃謂遠博即在近約也釋此而字只有合而無分指即言之指施即守之施近中便有遠在約中便有博在合二說參之而字之義乃盡 題說善言是垂訓立教之言善道是經世宰物之道一是教人之事一是治人之事 下截兩點君子正理現成的作佐證不下帶應言近而道存應指遠道行只是至理存非高遠存也實如論目前近事君子但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透澈融反之使有不盡之趣便是道存便是指遠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前之一身約其身而天下平其約而施博也 已見見易數者明善以啓

若一物而後飲食不食即令不食... 兼說不諱姓者却在諱父蓋原為不食... 諱不諱之故待下解明此且虛虛稱述

湯章

此見聖人之崇正黜邪所以維道也... 道也克齊以來之常道也唯英才能任道... 原以衝道兩截分說而相關之旨只取其近道而絕其害

孔子

之內言中正之道括中道作信亦不能無議... 節二節敢正答他何思狂士一問... 而連及思稱之實也

孔子

是述言只宜影響較過註解焉章口中所不及也... 疏別各稱便便嘆嘆章亦不消再問也... 解只重下三句孔子未兼在稱孟子引以答何思狂士句

孔子

略概指之詞須得舉似之神如字用有此記法者... 留注法 可以一節一問不可混同上問其人此問且實... 故上數其人以告之此指其實而言之提出其志在嚶嚶

四書題鏡

修身之基誠正者始初以敦於身... 所以處置天下者起於此是天下之平不外修其身也... 以安百姓而天下平不必別為君之憂但要識得君子之守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而務博施之病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此言不守約 舍其田不治己之廢置是不守約也而芸人之田徒欲治人之廢置是務博也

盡心下

不是大節有虧乎考乎字存疑則於舍其高且就其平  
常而考之其解未參其註云不是平不責以過高之意  
只是稍言與行以進善他言行一服高大他都有不恰言  
處(按看節工已盡其善所問之意此又示以問之所未  
及者是因上狂指乎句而究其意也不可得是不得多  
方不碍其強句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在者固中行之  
損者又中行之次也但既又次於中行亦必次於狂矣  
遇我節舊章既得孔子所惡又彼聞孔子所惡狂指趨國  
而勝此過門而絕望敢并及之且狂指以其可進於中  
道而勝原正中道之可取者九則亦有深以勝原為無可  
惡之名也上四句是述言賊德言不可說明其似德非德  
宜渾何如一問只究勝原為人之意高未及賊德下一鄉  
節方問何以賊德也(何以是賊德)狂指流俗行世之  
節不滿者勝原亦從而不足之孟子正從他指世心腸中  
推其至而如何以五句繼狂何為句識狂生斯三句總  
承狂指而自言其志不是單承指一邊可矣以上雖未必  
勝原實有是言俱是正字代推其言如此則然句是五子  
判斷語是勝原句只此上句不承過節以看字勢勢應  
便明(何以是五句)前是明狂之實無欺意此是狂之  
言其不解語又顛倒轉極而謂是夫別古之人二句合說  
須還他兩全在一則字代中又代以別用文(狂者指  
若其孔子存目不特入鄉原口中中方大稱云(行何句  
滿滿是立己嚴嚴淳淳是待人疏薄條其是人不知親厚  
我輩事竟是我不知格何為與工何以俱是怪異而誤之  
口氣(生斯三句)因其甚狂指之言而知其不為狂指之  
志不羣乎古今不度乎今正與賊德勝原相反而也  
字伸情全針狂指可矣二字正與上何以何為相四應  
項借狂指不為新世之非以寫為斯世之妙則不服賊狂  
指來厭而下闡然已在中與出三句語意原有一串  
可套索為斯世來時解分生斯世二句對狂指斯世句  
對狂大作為分析不知渾渾為(問然)不敢一言併人  
不敢一事務為唯這世情以取者格斯云是則則已  
顯然可見而回則則正此處頭端以此使人不得以相世

起見而然也所行者經常之德各異其道而無邪曲自有得緣之理乃大德必得聖人祇自舉其常初非有意於緣故不同也所言者皆  
相心之信則言之必行豈非道義自有正行之行乃聖人之必信自然而後初非預為正行故必信也即此數者而聖德之無不本於性  
具可證此言性者之事不結於齊而身齊在其中首段容觀次段性情三段行事四段言語各上句重所性各下句中申明自然意是賢  
見矣範詞不是推原 勸安周旋玩註意是舉小以該大中禮不是禮在而聖人中之蓋聖人舉動處即是禮禮自性中流出的感德之  
至句若云外之中禮由於內之感德使行推原非是感德自性中流出就是感德之至德也禮即德也性外無德性之斯為德德  
外無禮禮之斯為禮禮字至字須看眼便有一毫勉強則德未成感未至矣前外山德得於內禮得於外禮得於外則禮與心妙乎  
德體比於禮亦真禮之不容己也 哭死而哀如孔子食未嘗飽哭則不歡之類類于見善樂於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致便見其自然  
處為生者有云欲其成我而哀此是世俗心腸實則以擬生安之聖則或生與我有故因君有喪而為之哀或生者顛連可憫因其遭大故  
而哀自是理上事但一從生者起見便是有意于聖人自是哀死絕不計到生者上去此所以為自然而然 經德固是德德固是德  
經大法所在不回只是事事善盡無憾亮邪曲之累將身齊人倫之至安看便明如齊國受責不專指指非以于權若只說無心未  
樣尚是無所為而為意者果大德受命有此德便有此緣非若行法君子侯命而不能必命之能受也聖人祇自盡其常德不回且  
不是有意非以于權是因其得緣後推論如此聖人胸中固不自知也 按陳大士云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此德各有緣之確證又  
經註訓常然必正而後可常教文云經正之德不非有所說而後精也經常之謂正非不好底但多了照管全端性者卻行自正非是正其  
必只是總計而悲觀之意正行正字着力是有意以正之也所說其言之謂正非不好底但多了照管全端性者卻行自正非是正其  
行(約言勸安周旋中禮上半句性反之聖所同感德之至下半句性者之所攝若曰反之之聖勸安周旋非不中禮然他有意求中惟  
性者則感德之至自然而中非有意於中而反之之聖受死豈有不愛然他使有親喪自盡之意便是為生者之禮當如此惟性者則哀  
因死者生非有親喪自盡之意也反之之聖無德豈有或回然他更有其親守天祿之意便是其所云善弟君子求福不回惟性者自  
無回邪并未有保守天祿之心也反之之聖言豈有不信然他使有言願行之意便是以言止其行惟性者自無回邪并未有保守天祿之心  
之意也(說說中禮為感德所性之感儀受死非為生所性  
之痛悼不回非于祿是所性之禮歸己信非正行是所性之誠實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美理當然者也 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至於自然而已非有  
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君子踏其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計其功正此意也 按韓愈論止盜明道而不計功謀利者無所為者也  
非有意而為者 ○ 程子曰勸安周旋中禮者感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夕死可知之意也呂氏曰所謂反之之事何如性中當然  
也此指上節 法由此上命由此出此命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聖人之理為常變不可易又時勢  
所宜通者所謂法也君子之盡其在我也由此而推其性與福禍之而無所求求即由此而推其性與禍福之而無所避避焉是謂勢  
能知性者之自然也非有所為而為矣如此以復其性反之事也學者能反身以復其性安在不可為焉而入允端之遺哉  
此言反之之事不熱湯武而湯武在其中 法者凡古聖賢所制皆是不必拘定上文四項事其中經權常變皆本於天理之當然也行  
是體行有勉強工夫度之意正在此見法不能行者以其感於命故兼謀俟命一層世亦有淺淺情通者亦云俟命命者 以行法  
固以俟命然行法又須俟命命併說求方見反之全相而已矣三字承俟命來是全不計較變遷于志而安焉謂之命步而趨焉謂之  
法性之之聖聖性者也蓋性則至命矣其次則奉行之際不無攝攝攝以言動而所謂不言之喻者豈待於於持之執其由由之頃不無  
藉參合以之始而所謂從容之中者高俟於造論之餘蓋行法以俟之而已云○ 蒙引性者分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  
人有所持循性者聲為度何用行法行法即所謂行仁義也命在聖人則仁義所在即天命所在在為聖人與天為一又曰命不  
足道也故曰命由此出猶豈身又行即是  
法而君子行法法亦命而君子行命

也須明下此則一節有開張 非之附其言故德之人道

說亦黃金者表其上則後而形不制之說也則德之制則亦如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說之勿視其巍巍然說言也說超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說之也

書顯之貌說焉不忠則志意舒展喜得盡也補原曰若不說之則是及其說顯所動則曰孟子曰吾儒道說大人往往言不

耳吾以為說大人者但宜說其視之勿將此說字是說以仁義之正道若顯張之流說先已不是何須更說說 勿視其巍巍然也

之甚也 勸學篇孔子言畏大人孟子亦言言下敬上此獨云說之專為說者言

也說之而 志意舒展得以盡所長哉不曰大人則說之而曰說大人則說之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

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

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椽椽危反題題也也堂高是隨之高史言危附三

制和矣 周禮長檠是檠之在檠下者題檠也 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考一大也此皆其所謂巍巍者前二句是宮室之巍巍則

也檠下之檠頭長數尺則四坐之軒亦亦可知 前二句是食色之巍巍則

二句是愛 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

大人者堂有數仞椽題數尺是宮室之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固有出天下於水火而登之柱席者而在於此堂高數仞椽為也食之

難於當前者方丈之侍於左右者數百是食色之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固有老耆不凍餒民不欺其勇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者

後而於此樂食臣妾不居為此也顯樂以飲食驅騁以田獵後車千乘是愛遊之侈靡然也我若得志固有先天下而憂

相傳理法一定之制也彼不見有餘我不見不足是此正明所以說之之故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是宮室之巍巍然也

何畏彼哉此所以奉於王公之前而自仰其說也 詞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時澤民之樂若此其樂所為顯明宮室之美

可以當巍巍乎哉使必以是當之即所謂巍巍者亦屬之於堂屬之於椽題不屬之於大人也顯欲向數仞之下數尺之妾隨其餘於以

微者固陋巷之人可也顯其高奉卷之履運可以當巍巍乎哉使必以是當之即所謂巍巍者亦屬之於方丈屬之於侍妾不屬之於大

人也顯欲勝方丈之前侍妾之列轉其餘於以人可也顯其高遊玩之侈遂可以當巍巍乎哉使必以是當之即所謂巍巍

者亦屬之於田獵屬之於車馬不屬之於大人也欲從後車之側分其餘餘以侍處尤使今之人可也顯其高 制字最

可味夫宮室食色兩當皆欲顯無則者皆為虛也禮法一定不敢踰越自便放散相和四書則以理之當然有成法乎

以其為古聖賢相傳傳曰古之制也其制字即前章行法字者一皆字一即禮法所制也即古聖賢相傳行法字者一皆字一即禮法所制也

姑之衣冠主言起行嚴奉先王之制且其於古人之制不敢過亦不敢不及也後宗近守不越唐虞三代之書其間行法無非左右六經

之訓其於古人之制有所守亦有所待也則所謂在我者也 未的不曰無畏而曰何畏一何字正從上面說行出來言我足以自重

而彼又無足為我重則此心浩然更有何拘迫而不得以自責者正與說之句相應○張南軒游說之徒亦

入孔子口中 既而論上堂字中說出離邪之術工

夫只在反經正一下都是效法則字斷字便不費力反經

正高對辨原不得認聖端即邪是句離兒得是諸異

端在內正項以辨原為善善揚是之邪惡見而辨原之

邪惡難知東倒西歪顛倒是非只善斯可全無骨力故感

人最深苦世最大至解原之邪惡亦無而楊是之邪惡不

足言矣 庶民可邪可正正異端所易惑者使庶民貪其

興起而合攻之則勢不孤而力不弱須善處庶民二字實

疏庶民邪惡相為消長之故末 反經句君子兼修言

竟論孔子都在內勿專貼在下術道之君子勿品主在

之君子矣孟子自任之意反經兼行及施為二意如孔

子則既有躬行又兼事語類所謂若不明何說就只理

會躬行教他自化如何得化是也 經小註專指夫倫五

品言常道在天地揭於中天昭於大道反經使不明者復

明不行者復行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也就君子身上說下

民與方成人化之而已至是唯此可以勝之 經三二句

此言經正之效則字語勢極緊經原無不止只復之便是

經正與是雖起於善善即般也須要貼大經經正與或

貼在下術道之君子並執辨明學術上說故將正與經就

知一說看此於其是非明白二句并不緊切但經正若只

養心章 此示人養心之要首句提起下四句以行不存相形正見欲為養心之要處 四書通孟子一書三卷字皆切要白養氣曰

心存而性存欲又不必言矣 馬君常以無欲為宗 寡欲其下于處也非究竟善觀不行慎勿自見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

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 此即前而不雖人之所不能無所謂聖人不

不即對聖言貼 未有失其本心者 白文心字來子以本學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雖有所向 孟

曰人之有心具于理而來欲以出入不可以不養也故心者所得所養而養心莫善於寡欲凡耳目口鼻四支之欲皆禁止之不使放縱無

節焉何則天理人欲迭為消長其為人也是寡欲則內明外誘常淡而虛靈之體用自如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若其為人也是多欲則內明外

誘紛矣而虛靈之體用自失雖有存焉者寡矣 人心道心養心是使道心為主而於天理上不工作 欲指口鼻耳目等乃人之所以

為寡欲此養心所以善於寡欲也 心者有性故謂謂欲是使道心為主而於天理上不工作 欲指口鼻耳目等乃人之所以

故須漸漸減少了他則善於寡欲也 心者有性故謂謂欲是使道心為主而於天理上不工作 欲指口鼻耳目等乃人之所以

以推至故其附身也便而為善能便吾心習易而不知 實欲即克己工夫必內外夾持始得察識於內欲之萌而護其所自出檢制

於外欲之文而防其所自入寡欲前有格物致知實欲後當存養擴充 下兩段一正一反發出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人欲欲分數少則天

理分數多人欲分數多則天理分數少自然之理也寡欲則此心不騁遠欲上去便存在腔子裏多欲不必到邪僻上去但心做不得主

便已不存聖賢言行者存即此清明純一之體而有以為應事接物之用存正所以為養也動學錄欲寡則氣清氣清則平且之真心

漸復而心之所為氣所塞 孟子言欲周子言無欲蓋無欲比寡欲更深一層論其意子為初學言周子為成德言故不同 精言

不存言心無不存但云雖有不存時要入漸次克治歸於無欲底意思 陶石言虛者本能空物而及因物之

深淺為去留試即其為主與為役者交相倚伏而心之所關於欲也誠大矣至靜者本足制私

而反欲之私之消長為出入試觀其惟危與惟微者誰為勝負而實欲之有實於養也誠深矣

曾皙章 此發明曾子觸物思親之孝重不忍二字而下即觸字正發明其不忍之故要

曾皙章 此發明曾子觸物思親之孝重不忍二字而下即觸字正發明其不忍之故要

此思敬道統之傳而致之以自任之達明已之得統於孔

子也前云論應敬而來遠重孔子未前云重歸到自家

身上結穴應然有字先待後意 大意謂道統不絕必自

知之之人而已往以信將來孔子之道斷不中絕項一氣

貫連章末二有字 人因下節則亦無有向道預將上三

此思敬道統之傳而致之以自任之達明已之得統於孔

子也前云論應敬而來遠重孔子未前云重歸到自家

身上結穴應然有字先待後意 大意謂道統不絕必自

知之之人而已往以信將來孔子之道斷不中絕項一氣

貫連章末二有字 人因下節則亦無有向道預將上三

此思敬道統之傳而致之以自任之達明已之得統於孔

子也前云論應敬而來遠重孔子未前云重歸到自家

身上結穴應然有字先待後意 大意謂道統不絕必自

知之之人而已往以信將來孔子之道斷不中絕項一氣

貫連章末二有字 人因下節則亦無有向道預將上三

此思敬道統之傳而致之以自任之達明已之得統於孔

子也前云論應敬而來遠重孔子未前云重歸到自家

身上結穴應然有字先待後意 大意謂道統不絕必自

知之之人而已往以信將來孔子之道斷不中絕項一氣

貫連章末二有字 人因下節則亦無有向道預將上三

李空齋曰 若乎說人止惡者 內與三則各字指道言各知字但 就現在思其 所以容欲自 克已持舉求 養心是養其 仁義之心非 徒存其虛虛 之心也

見亦明也見不知上二語其間開性也無由由於 見知是一重見知便得半信意若未即明以見知自任 若乎說人止惡者 內與三則各字指道言各知字但 就現在思其 所以容欲自 克已持舉求 養心是養其 仁義之心非 徒存其虛虛 之心也

同也名所獨也 繼肉而切之為膾炙人口也 公孫丑曰 公孫丑曰 繼肉而切之為膾炙人口也 公孫丑曰 公孫丑曰

則謂子何為 必食膾炙而不及 養乎 孟子曰 膾炙人口也 公孫丑曰 公孫丑曰 則謂子何為 必食膾炙而不及 養乎 孟子曰 膾炙人口也 公孫丑曰

子思氏即也 萬章問曰 孔子在陳曰 孟歸乎來 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 不忘其初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繼蓋何不也 拜聞謂志也 而略於事簡進取謂志也 遺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 此語

與論亦異 子古有中庸焉 曰 繼蓋何不也 拜聞謂志也 而略於事簡進取謂志也 遺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 此語 與論亦異 子古有中庸焉 曰 繼蓋何不也 拜聞謂志也 而略於事簡進取謂志也 遺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 此語





而外狂士亦不常與鄉者也... 中庸為不讓之士而與之是讓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也萬意引孔子之言而問也... 所謂德之賊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也

原與丈夫之骨而有婦人宦者之心 是鄉原也而只承爾然媚於世說玩者字語勢略應便明 蒙引善斯可矣以上都是其言然亦未必鄉原者有此言也孟子推其意何如此故註曰此鄉原之志也東一而是其國其志而如其行 沈無國鄉原是二人不敢得罪者如何卻又說狂狷流俗汙世之所不滿也鄉原亦從而而不滿之孟子正從他媚世心腸中指出隱憂此節曲為鄉原取供直至闢然媚世乃使鄉原底衷現通節離分志與行亦是有此志乃有此行自屬相承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屢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變之 萬章又問曰古者取士於鄉今一鄉皆稱原人焉與說世佞者迥殊

不為原人為字指鄉原自為原意是他好邊 張陽春上文說得如許 明白萬章猶不之有蓋當時不以闢然媚於世為非也故下文極言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言待議

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

似廉潔 孟子曰子亦知鄉原之情狀乎其掩覆善人欲權舉其失而非議之而無可舉也其間藏其善人欲細指其失而刺責之而

之為乎而好名矯揉似之此正其闢然媚於世者世人莫覺其非彼亦自以為是是終無覺其去假存真之 此言賊德之實其鄉原

入堯舜之道大堯舜之道大中至正所謂德也今鄉原稱其似而中止之真反謂孔子以為賊賊是故也 此言賊德之情狀想闢然媚世上

看出 非是說他不是只大舉說刺是攻擊乃細舉其不是而責之此句尤重無非無刺非無不可刺也只是掩護之工人無可難黃

處其作用全在同流合污上蓋其善為彌縫正巧為迎合耳 流俗狃于世間同是不與俗異合是不與世離此中實費俯仰調停與隨

波逐流者不同陰稱善他同流合污又無流與正巧為迎合耳 以此存心處事尚何有忠信廉潔所謂似者即下文似是非

而非也忠信以立心故云居廉潔以制事言故云行忠是蓋已信是術物似有心與事之分舉謂之居者外本于內也 蒙晉悅之止

以流俗汙世不知有忠信廉潔者以其以為者為真而悅之也自以為是固是後來不知回頭然當其環時分明以為彼為不是此為是

了所以終成其為似是而非不可開其迷去其蔽而入堯舜之道此而字亦承說下勿作折轉語 堯舜之道即是中道下而所謂經

也其不可入以假不可為真自然之理 任翼聖堯舜之道非一也信廉潔所能至其忠信其廉潔遠其處便可引而進之今澈底已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言 有 惡 莠 字 又 引 孔 子 之 言 以 明 之 莠 苗 之 草 也 佞 才 智 之 稱 以 其 有 口 其 言 似 義 而 非 義 也 利 口 多 言 而 不 實 者 也 鄭 聲 淫 樂 也 樂 止



據陰隆狂者志高不安於流俗知變之為重覆者守止不為於汗世東  
經而不移造就之皆可以成爲及經之君子以傳道而濟世故孔子思之

**專書**

此經道統相傳而敘實自任之意前三節感叙而承述及孔子玩末即公字歸到自家身上通章結穴在此。四書通講孟嘗言克齊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應敘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應叙其見聞之異。湯雲孫十聖相傳止是一知見知而傳之者此孟子自任意也近紛紛重見知真大謬。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

聞而知之趙氏曰吾嘗而聖人出天道燦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輔慶濟曰天道固有常矣故亦尹氏曰

知謂知其道也朱子曰物物各具一理聞知見知所知者只是理孟子曰斯道賴人以傳而不得當前相與之人既無以傳於一時不得

道道理按此知字深者乃心契神授之謂也。異代相感之文亦無以傳於萬世也。觀往古有應歷具不棄者言道統

者於孔子而學自堯舜由堯舜至湯相去五百有餘歲矣夫雖歷緒於職代之遙置反遠於二書之上。書卦雖始而創書新自

千歷猶具時若欲台之為道經之真則則親見而知之若湯以建中之極授於中之傳則聞而知之焉。唐虞故叙道統自堯舜始

以精一執中實湯世道統之所聲也。五百餘歲不獨見神聖之生每有常期亦正見應世之遠而以道相接見聞都一一不與意。見

知不止一二人每節各舉兩人者只是偶舉以例其餘而四書通有云言萬是言櫻契蓋者之書契契不曰誤而為萬且言誤亦可見

况洪範九疇為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實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按此說亦宜安看方不混同。又云少許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

中中之體也。齊自心上說出性中之確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度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合下三

節看道統之傳續心領神會各知字要深看各字字俱指道。六若字六則字平似來應指出。一傳再傳三傳見

後有關前後又有見和盤打算相水不絕全為自己接統於尼山張本。見知知品無低昂止分同時不同時耳。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

知之趙氏曰聖聖湯賢臣曰伊仲也也為湯左相。陳新安曰伊尹相湯也為左相同時。總湯者文王也而由湯至於文王亦五百

辨之中而道顯或秘之乎於稽其時若伊尹為一德之輔萊朱為建中之。萊朱與伊尹並稱而萊朱無所見萊朱以仲也。仲也之體

散則親見而知之若文王以敬止之貌紹一德之學則聞而知之者矣。書所載伊尹語宏而萊朱與伊尹數言四書通講

言精一而後簡於克一伊尹能發之貌言執中而後建中於民仲也。仲也之貌言不言武不言文不言武不言文王以明道言也。武王所以行聖王言也。易之序也。其

於仲也語中故知萊朱即仲也也。又云論語之不宣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以明道言也。武王所以行聖王言也。易之序也。其

於中古子文王明道之功大矣。又四書通武周亦屬聞知而樂公可以該子。詳說文王無然時接無然欲哉。

即有所領會於湯之不宣聲色不須實利也不顯亦臨無數亦保即有所契悟於湯之我以制事禮以制心。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

則聞而知之敬啟宜生名文王賢臣也。歸來川曰望散可為見知周公不居其下。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本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天子馬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歸來川曰孔子祖述堯舜而述周公。子貢曰文武之道衰於地人在賢者識其

也其時若太公望有丹書之陳其生有異術之述則見而知其若孔子之在也... 并及子之... 四書... 上湯文二句文同而意通別... 外傳又散宜王與閻天南宮造... 傳學於太公望見高書大傳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吾有餘感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所以明其傳之有在... 於此竊謂集註若兼戴氏上中截則誠如後宋諸家專專見知矣... 今節去不截止探其下中截則體貼本文語氣自覺深淺詳說殊詳... 愚按此言難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要復遺失其傳然為所

仍自昔深哉... 無真儒則天下習貿易莫知所之... 道統由克齊而後歷湯文孔子皆必有見知而後有聞知如此而今可知矣夫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不過百有餘歲耳生於真教之內... 而孤處其域擊柝而聲已相聞若此其甚也去世未遠則雖異世不啻同時近居又其則雖異地不啻同堂然則孔子之為聖人固附庸

且玩今字孔子已遠而異學競起... 任又謂顏曾魯賢是當見知何俟孟子不知私淑與見知無異且自家信得過豈因顏曾魯賢而私淑乎蓋自附於顏曾非私也... 且玩今字孔子已遠而異學競起... 國豈私淑通味本文其曰由克齊至湯由湯至文王由

文王至孔子自是聖聖相傳嫡派其兼親見聞若不為語同時有若而人異世有若而人皆得與知之然歷可其其實則見無聞俱主  
身辭湯文而言湯之聞聞於各辭非兼語聞於湯及文之聞聞之於湯非兼語聞於伊萊孔子之聞聞於文王并以聞之於湯於伊萊且  
專持聞於伊萊至末二句亦只就從前大體相提而論見得微無可見知則亦無復有聞知其詞危其語也當此可聞雖遠之文有心者  
不可不思所以自處耳亦非定以見知自任而置諸當於不足數也蓋一結然則語語自出矣 約言兼親聞知公頓見知孟子以見  
知自任責重見上非也試看孔子何嘗仰仗聖散文王何嘗借程伊萊况孔子祖述堯舜即謂得統於文王尚不可謂博學叢斷無孔  
子耶大意只說聞而知者遠而猶難見而知者近而稍易一片博雅履履之意 又強引程云身齊以來見知何生於同時聞知皆出於  
五百歲後以孟子視孔子欲往見知則已晚欲往聞知則太罕乃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且意何者蓋孔子以前運統在上至  
孔子而道統在下矣在上其道行可俟之五百歲在下其道明不可一日無人焉所以時地雖遠而見知聞知之統或失乎有惟恐或墜  
之患然然而則亦字可見此說亦可參○孟子之生距孔子生百八十年其卒距孔子之卒一百  
八年故曰由孔子而來自有餘歲可意孟子考 註是附伊川之說見程子實接孟氏之傳也